

友 文

號九第 卷一第 期九第 · 日五十月九 ·

隨 筆

| | | |
|------------------|-----|----|
| 朋輩之間 | 一 騷 | 2 |
| 聽話雞 | 康 民 | 2 |
| 保證人 | 陳錦榮 | 3 |
| 精談 | 顧 鏞 | 4 |
| 眼鏡 | 吳 恬 | 4 |
| 秦淮河 | 郭 蕪 | 5 |
| 論中國糧食問題 | 仁 林 | 6 |
| 本刊第一次大徵文 | | 8 |
| 中央興華北 | 汪向榮 | 9 |
| 西島戰事結束之後 | 省 三 | 11 |
| 儒家倫理思想的變遷 | 墨 僧 | 12 |
| 治外法權取消後外國人在中國的地位 | 胡道維 | 16 |

畫 刊

| | | |
|---------------|-----|----|
| 「中共」軍內幕之分析(5) | 武 克 | 20 |
| 青年之修養 | 丁福保 | 24 |
| 秋之田野 | | 25 |
| 日本舞鶴海軍機關學校 | | 26 |
| 瑜珈治療 | 高飛譯 | 29 |
| 記文學研究會 | 史 蟬 | 30 |
| 安南的婦女 | | 33 |
| 南方結婚風俗 | | 34 |
| 最年幼之國王 | | 35 |
| 狂熱之歌 | 黃 軍 | 36 |
| 憶西湖 | 陳柱尊 | 38 |
| 金陵名蹟略述 | | 38 |
| 西湖秋色 | | 40 |
| 原上之歌·括風天 | | 40 |
| 生之流浪 | | 41 |
| 魯迅書簡鈔 | | 42 |
| 靜土菴 | | 42 |
| 山岩短簡 | | 44 |
| 英雄 | | 45 |
| 大鐘之歌 | | 46 |
| 鴉聲 | | 47 |
| 編輯室 | | 51 |
| 扉畫(桂花) | | 51 |
| 對面(西湖之秋) | | 51 |
| 門 言 | | 38 |
| 蘇 奇 | | 40 |
| 路 易 士 | | 40 |
| 莎 蕾 | | 41 |
| 人 譯 | | 42 |
| 晚 人 | | 42 |
| 關山笛 | | 44 |
| 東野平 | | 45 |
| 胡 波 | | 46 |
| 悠 然 | | 47 |
| 江 風 | | 51 |
| 近藤吾郎作 | | 51 |





朋輩之間

文

朋友之間，是可以分成若干類別的。

一類屬於「君子之交」，即使全部死亡，也得與我無關。一類是頗覺知己的，但終於不能徹底；這種友誼，往往真會剛萌芽就已經萎縮了。另一類也可算作莫逆，但時常又由一些別人挑撥的不必要的小事，弄得隔閡起來。

實在，我可以算得孤獨的。涉世以來，看見過很多青面獠牙之輩，但終於找不出一個朋友中之強者；又曾見過無數懦弱之徒，也終於未見一個朋輩中之弱者。這批人，永遠平凡得可以；他們的生活，正如在羊虎之間，然而能夠糊塗。這

種安於糊塗的精神，又頗值得佩服。

這就是說：做壞人嫌太好；做好人又嫌太壞。

許多書本在描寫着友情的偉大，這些描寫之句，我從來就頗感肉麻的，實在我至今仍未見過朋友熱情的流露。朋輩之間，大概是永遠這樣平凡的一直要到死才拉倒；他們不會有勇氣做一下叛徒，甚至連「撫哭叛徒的弔客」也沒有。人情的破產，亦不會過於這種時代的。

春秋時代有一種人，以友誼及熱情終其一身；現在有一大批人，便以權謀和手段玩弄一世。只要能說話的人一張嘴，

便說是「牢騷」；倘一舉手，便目為「造反」。憤慨之徒，生於這種人間，倘偶然不能冷酷，真會窒息而死的。

朋友中的「君子之交」者，真也可以全部死光，這種人就是以權謀和手段混過一世的，只有小丑和奴才可以跟他們打成一片。蕭伯納曾經用盡方法譏笑過這批人；他彷彿說過：我們不如我們的父親，我們的父親，又不如我們父親的父親，這樣一直倒數到拍拉圖的時代，應該是怎麼一會事？

「君子之交」者流，也許對自己也未敢信任的，自然不能信任到我。我有過很多小事，都遭到撲空和失望；這批朋友，真是可無而不可有；與其熱鬧，倒還不如孤寂下去。

有過一些時，我拼命花錢於朋友才上，大概很迷戀於交際。然不到幾月，我就對自己的無聊感到可憐。朋友中之一個，也善穿各色洋裝，善說每種新名詞，善寫不滿一二千字的文章，更善於用錢。從前我們一向知己過，然而終未徹底，雙方都會有些苦痛，他是至死也不會瞭解我為什麼窮到無法供給其鈔票的原因的。最近我在南京碰到他，真是「冠蓋滿

京華，斯人獨憔悴」，但我們之間，更加未能徹底，我想以後倘無任何變化，這種友誼就會這樣結束了。

對於朋友，我從來也未想苛求什麼，我還無聊到常去瞭解別人，這自然與權謀和手段愈離愈遠；我近來的冷酷，大概為此而起。近來無書可讀而讀過了幾篇莫利哀的劇本和果戈里的小說後，真會就有反作用，愈加冷酷得厲害。我又很恐怕這種冷酷，也許會引發無可挽救的神經衰弱的。大凡是人，只要神經一遇反常，不能裝出笑臉及手勢，就很難於人間逗留混了。

天下最可羨慕的，真要算具有一大批同志的人，我至今連幾個能夠徹底的朋友也不得。

不論在哪兒，機關，公司，學校，家庭，劇團，會社……祇要是兩個人以上的團體，準會鬧些不大不小的人事問題。幹事業的人，一大半的精力倒不是化費在推進事業上而是化費在應付人事問題上。應付人事難在明瞭人的真意思，說話

幾年來，我常在明瞭朋友，希望朋友會變成同志；但全部期望，幾乎統統宣告撲空。平凡，庸俗，權謀以及手段，就包括了這批朋友的性格。能夠也不傷今，更不懷古的朋友，實在不多見；倘而有二三人，我是十分珍惜的，真如看作比自己的生命一般重要。然而又大都同樣的冷酷，同樣的充作糊塗；活法雖有種種別緻的地步，究竟是不很容易變作知己的。

之後，我想試試沒有朋友的冷酷生活，是否真會引起過份的神經衰弱。倘免不了要如此時，我真想徹底一下，找一些其他東西來作伴，譬如有些很冷酷的書本，就值得反覆誦讀一個長時期。

表達意思最直接清楚的方法；然而聽人說話而懂得真意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老夫子想必也吃過輕信人言的虧。聽話是難的。韓非子的「難

友

聽

話

難

康民

言「說難」全是廢話！說話難？不錯，說話也難；可是人們有的是說話的技巧，如同平劇名角兒的琴師使不完的花腔，這些技巧而且是先天賦有的。不信嗎？四歲的孩子沒人教就有這一套。他會跟爸爸說：「爸爸！要吃餅干嗎？筒裏有！我吃過！不要吃了！」祇等

別瞧一個老媽子什麼事做不來，逢着女太太們給她賞錢，她也會一只手儘往後藏，口裏不住口說：「不要！不要！」如果她另外一只手沒上來接錢，那她準是嫌着少呢！

女學生們這一手也不含糊。你聽她說：「王美珍真會打扮！一天總要去三個鐘點在化妝上面。我，我是馬馬虎虎算了。……張麗珠真用功！常常開夜車。我，我是下了課從來不翻書本的。」好像她在自謙不會打扮和不用功。其實她在告訴你，她是生成的美貌不用打扮，天性聰敏無須用功。你不懂嗎？不礙事，小姐們聽了自然領會得！

，你看他近來營業很好，偶然問起他每月可以賺多少錢？假定是一萬元，普通的商人總會把一萬元三個字化成幾句話說：「苦生意，塞飽一張肚皮，每月不過賺個兩三萬。」不要是聽慣了這一類話的人會替它去皮出核磨出它的真意來，那簡直給聽迷糊了，每月能賺兩三萬還算是苦生意？

保證人

至於足智多謀的大先生們人說話便起招數來，你要是聽了不頭暈，那才怪！聽話難哪！可是人們爲什麼不直率地說真話？如果沒有人不是直率地說真話，人與人之間的隔閡至少除去一半，化費在應付人事問題的精神時間也可省却一半以上。不信咱們就試試！

陳錦榮

大概這也是教育原理吧，學生入學，除了交保證金之外還要有一個保人。保證金可以存在銀行裏生息，保證人有什麼用度，我實在猜不出來，又像家長代表，又像候補家長。

從前我作學生的時候，被人保證過，現在我也有保證學生的資格了——這種資格，在這個年頭兒，也不很容易得到：就是「有正當職業」。被我保證着的學生，截至現在，有兩個之多，「而且」都是女生。我保證的第一個學生是我的朋友的女兒。她是否願意入學，我都不敢保證，雖然她填了入學志願書。我所敢確切保證的是她在該校上學期間決不

「大學」生。

我同她一進校門，就碰到一值送他的孫女兒來入學的「老朋友」——老得連眉毛都白了，按年齡，該稱她前輩，可是我的朋友，不是我的爸爸的朋友。他本着他的「年齡意識」向我打了一句招呼：「你也來「送」學生來啦？」聽了他這句話，我恨後悔沒帶一根手杖——我並不是要跟這位老朋友打架，我是想：帶着手杖可以顯得更老一點，才是「送」學生的「表現」。憑心而論，這位老朋友把我的年齡估得有點兒高；可是，也好，東隅既失，趕快收之桑榆，精神上也可以有所寄託——我聽說有一位三十多歲的老密司自恨「老得太慢」，大概也是這種心理。於是我不得伸手摸鬚髭，可是倒槽，繞口三匝，無老可倚。

第二天遇到一位青年朋友，也好像審問罪人一般的問：「昨天你同着一位漂亮密司往哪兒去來着？」看你們前頭一輛車，後頭一輛車，不像沒關係的。那是誰？」真的，不像沒關係的，這「關係」二字就是昨天大作其難的一項。保證書上有一項頂不容易填的就是「與學生之關係」，我考慮了半

天，才填上一個「友誼」；不知爲什麼，那位註冊課的課員狠狠的瞪了我一眼。我想他未必懷疑這「友誼」二字；他瞪我，大概是嫌我填得太含混，我只得再改詳確一點兒。我這麼想：「學生是保證人朋友的朋友」，念起來不好；「保證人是學生的丈夫的朋友」，更不好；最後改成「學生的丈夫是保證人的朋友」。好容易把句子想好了，拿起保證書來仔細一看，那「已否結婚」一項，她自己填得是個「未字」兒。怪不得那位註冊課員不願讓我跟她有「友誼」呢！

這一份保證書剛填好，交代了，又來了她的一位中國同學，因爲沒攜帶保證人，不得註冊，要想借她的保證人。這在我是惠而不費的事，她同我一起說，我就欣然同意了。可是這「關係」一項就更難填了，只好繞個大灣子「學生的朋友的朋友是保證人的朋友」。詳確倒是詳確了，念起來却比 My Friend's wife's friend Friend 還難得慌。

我希望教育專家們把保證書上的「與學生之關係」一項規定出一個標準來，救救保證人。

清談

清談，似乎是一般生活在養尊處優環境裏的中國人的癖；所謂是有閒階級消磨時間的好法子。

白居易訪陳二詩云：

「曉垂朱綬帶，晚著白綸巾。出去爲朝客，歸來是野人。兩餐聊過日，一榻足容身。此外皆閒事，時時訪老陳。」

因爲太空閒的緣故，所以時時訪老陳，成爲一種習慣，訪老陳的作用，當然是談天，必須談天，才能打破沉寂，才能消磨「閒」的光陰。

客人來訪，如果你是風雅之士，或來客是健談朋友，你不要效法「寒夜客來茶當酒」還得實行「清談對客總如蘭」因爲誰都知道酒能亂性，茶易清心，以酒待客，客醉不歡，更無從談起，倘能以茶待客，則「排燈對坐，談到天明。」也無口渴心燥的弊病了。

路上遇故知，假如三言兩語，一走了事，實在不成事體，即便是不成體統，必須親熱一些，招呼他：「此地非談話之

顧鏢

所。」最好拉上酒樓茶館，於是促膝談心，才見你講交情，夠得到朋友。

蘇州人一早上吳苑，除了吃茶之外，來些可口的點心，杭州人則大都在湖山喜雨台，是一般空閒人的好去處，於是三位仁兄聚在一起，喝上了一口茶，當即「口若懸河」。談得「滔滔不絕」。從天色，時局、商情、甚至昨天半夜如何同老婆開一次神祕的玩笑也得說起，真是天南地北，上下古今，卑鄙齷齪，無所不談，越談越起勁，絕無絲毫倦怠，這一種清談的妙事，精神之佳，實在令人佩服。

李師母遇見張太太，一把給拖到家裏，於是她倆說長道短，李師母的嘴巴擺在張太太耳朵上，說到丈夫如何不體諒妻子的苦楚，懷了八個足月的孕，還是糾纏不休，張太太聽了更發道：「我們這死鬼，比你家先生更……真是……」詳細的情形，經嘴巴播到耳朵裏去了，外人不會清楚，所以清

談也是女人們所歡喜的，有時甚至會把弄小菜煮飯都忘記！

說到老太婆的清談精神，更是令人吃驚，二個老太婆在一起往往談到三四個鐘頭，趙家的五小姐多大的年紀還不出嫁，沈家二少奶奶凶得不成樣子，自己的媳婦不孝，女兒的婆媳快點早死，等等諸如此類，那是唸佛的時候，也不會忘記這些，叨叨絮絮說個不了，原來她們除了唸佛之外，最關心的，便是隣舍人家的一舉一動，把這些毫不相干的事情，記住在心裏，只要逢到對手，便要大談特談。

眼鏡

眼睛「不對光」對我已有了悠長的歷史了。

我開始知道它的「不對光」是在高小時代。寫在黑板上的字和圖別人都能看見，我却是例外。於是，需要寫筆記的和算術演草這類課程上我例外吃了許多虧！倘若你「下位」走攏去看，平時和你「作對」的同學就會藉故呵叱起來：「喂！字震壞了，你看啊！」

這些都是極平常的事，當然不在話下，最令人切齒痛恨的，便是二個人在毛廁裏遇見的

朋友，把屁股擱在坑缸上，燃着香烟，談上個把鐘頭，這情形是隨處可見的，往往不足爲奇，亦有同一宿舍中，在臨睡前別的都已睡着，倒有二三個人，談個不休，基於這種地方看來，中國人的清談精神，簡直有一種不可捉摸的偉大道理在，同時亦有牽制中國民族性的力量，惟其如此，中國之所以成爲中國，一切比不上人家，但這清談精神，却是世界上第一等的！

吳恬

其實我是在用腳尖顛着走！

小偷偷那地；但也無可奈何，上課時「下位」是觸犯教室規則的，我知道。（到我住師範時纔覺得那地板活動的教室也太不合乎教育建設了。目今更莫須談。）

其後經請求，坐次雖稍許改善（因個子長，最大限度得在中间。）每遇雪雨或陰天仍舊一目模糊。

我可以說是生長在沒落的「

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的家庭裏，家人們對於我的（兄弟輩）的所謂家庭教育不會過問，學校裏的生活更不屑顧及了。我之所以求學，完全在個人決斷之下進行的。

直到進初中，眼睛於我痛苦更甚，這時我開始和眼鏡作了不可分離的伴侶。

「當了買辦？你還戴眼鏡！」

第一次把眼鏡拿回來就碰釘子；祖母把嘴嚙起來，意思是我太「講究」了，我只有背地付之一笑。

這時近視的程度就有三百五十度了。因十分不慣，只在課堂上戴，下課放在抽屜裏。當時朋友且也說這麼妥當，他說自己是不得已，並給我說一件故事，有一次在電影院買票，因人過於擁擠，致將鏡片撞破，碎屑險乎落進眼裏去了。

這樣終究還是不妥當，自己健忘，兩三年間先落了兩幅眼鏡；可也不勝其煩，進師範改住讀後，一幅假玢框的克羅克係片的眼鏡從此一天到晚擱在鼻樑上，但已由三百五十度跳到六百五十度了。

據說近視眼多因用功所致，也許是的，從小嗜好小說，在我也算得用功吧？



總為上列標記的各大藥房
均售拜耳良藥
下列為令人最容易聯想到的
拜耳名藥

● 阿司匹靈
ASPIRIN

風傷步獨創
藥良效特熱寒

● 加當
GARDAN

婦女痛
痛即愈
本品服經

● 拜耳健身素
TONICUM BAYER

惟一補腦強身
劑補大標準

● 克利西佛
CRESIVAL

的著效甘味
劑痰化咳止

● 滅疥油膏
MITIGAL OINTMENT

疹濕瘡疥治專
病慮皮等癬痒

友 文

於是朋友們得到個滑稽（我以為）結論，說在學術上事業上有成就的，多半是戴眼鏡的，並舉了不少例。因之西洋人以戴眼鏡為榮，是為「闡明」學者風度不可少之工具也。中國人以戴眼鏡為漂亮，為關，（劣等花其當作別論，）戴半光金銀絲框眼鏡的不是愛漂亮定是表現他「有錢。」無怪乎祖母她老人家覺得太尷尬了。依上面兩種說來，我都不夠資格，貨色雖不好，而追附驥尾之譏當在所不免呢。

日子久了，讓太陽、灰塵、汗垢所浸蝕的這幅眼鏡，片子毛起來，螺絲關節也早爛斷了，現在用細鉛絲縛着，不捨丟，實也不能丟。

初夏時，我從我的家鄉，飄泊到繁華的古城。憧憬歷史的記載，父老的傳聞：六朝金粉所粧飾的秦淮，是值得留戀的。

秦淮河

郭蕪

一個雨後的夏晚，地面還留着積水；我帶着輕鬆的心，去瞻仰秦淮感人的豐采。天空亂散着黑雲，我逗留在河邊，俯伏在橋欄上，我感到悲哀：這瘦瘦的身影，死一般的平靜，

托力克的片子（最劣等吧）至少也得一兩百元一幅，聽說還要加倍的漲。那麼至多我也只能勉強叫一聲：「壞眼鏡萬歲！」

沉沉的一溪污水，浮着七八隻書舫，偶然飄來一兩陣靡靡的樂音，千載滿頁盛名的秦淮，是這樣。我疑心我是在黑黑的竟晚上。

晴明的一個午後，我又去看她了：一條綠而帶黑的水，風吹來一陣陣惡心的臭味，水是死板的動不起一點漣淪。狹窄的身影，亂泛著浮漚，拘戀多少人的心靈，含繫多少人的

情感，陶醉了多少人。這令人迷戀的情影，竟像一個瀕死的老婦，露出了枯槁的容顏，快到了生命的盡頭。

渲染古代的歷史，像一棵粉紅色的花，我從污濁的河中，看透了古代歷史的罪惡：麻醉了多少人，漿聲燈影；瘋狂了多少人，曼舞輕歌，擊起了生命之杯，獻給了紅脣；浪擲了一代的豪華，棄諸綠水。一代、兩代、一朝、兩朝，六朝，八代。一代代的罪惡與荒淫，混凝住波心。她的生命，沒有淚只有笑，沒有悲歌，只有荒吟與無比的邪笑。

秦淮像一條醜惡的帶，纏繞住金陵。

秦淮像一條醜惡的帶，曾束繫住過六朝。

我熱視秦淮污濁的身影。張望西北的雲天，我遙憶古代的英雄豪傑，偉大崇高的理想，抱着赤子之心，為民族，為國家艱巨地造成莊嚴偉壯的工程。秦淮古代英雄的手蹟，現在竟成這樣孱弱的身影，生命充滿了罪惡與荒淫。

古代的英雄心碎了。

那捍禦漠地的風砂，巍峨矗立在朔風裏，綿互了千里萬里，塗滿了鮮紅的血迹，那才是英雄的手蹟。那才是英雄生命所繫念的長城。

秦淮失去了生命，快要毀滅了，湮塞了。沒有一點使得人留戀低迴，而不忍離別的媚力了。

我走了，再不迷戀她的形骸了。



論中國糧食問題

仁林

一 前言

現代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經濟力的重要，已不下於武力。在經濟力中，尤以食糧為要。「民以食為天」，與民食軍需，至關巨大。在上次世界大戰中，已給予我人以極大的教訓，在戰時期間，食糧如若發生恐慌，足以削弱戰鬥力，易使民生動搖，戰時經濟混亂。戰時經濟混亂，足以被迫放棄武器而投降。戰時糧食問題的重要，由此便可知了。是以此次世界大戰中的參戰各國，對糧食的統制，較諸其他物資尤為重視，則由充足的食糧，以安定民生，充實軍需，而利戰時經濟的展開。

糧食在戰時的重要，已如上述，乃觀我國，則為何如？糧食問題自事變以來，日趨嚴重，迄至今日，已達極點，現今國府業已參戰，食糧恐慌，已不容存在，是以糧食問題的解決，已成當務之急。

一一 糧產不足的因素

糧食問題，原起頗早，不自今日始，不過過去有洋米供給，差額彌補，缺乏恐慌未為暴發，因而未為人所重視，然一般有識之士，亦已早慮及此。在事變以後，受戰事的影響，糧產更為減退，不足差額，亦因

而更為擴大，其在洋米輸入的激增上，足以為證了。迨至大東亞戰爭爆發後，海運停頓，洋米來源斷絕，於是此不足的差額，無法彌補，糧食恐慌，遂告暴發，因而擾亂民生，為害匪淺，致糧食問題遂成爲經濟問題的重心了。當局有鑒於斯，亦施以對策，加以統制，現爲確立戰時體制起見，亦在加緊強化之中。但爲研究其對策，對糧產不足的起因，當先有明確的認識，否則，無以探知其根本的癥結，則其對策何能適合實際，收獲實效呢？茲將糧產不足的根本因素，先爲論述於次：

(一) 英美帝國主義經濟勢力的榨取。
(二) 國內封建殘餘勢力的摧殘。

而此二者，相互利用的向農民壓榨，極盡其破壞的能力，終至農村被迫破產而後已。然此二者對農村如何的壓迫呢？

(一) 英美的金融資金，經行莊之手，流入地主，富農和高利貸者等之殘餘的封建勢力，此輩得此資金，即加強其對農民的榨取力，因而高利貸的榨取，盛行於各地。

(二) 自英美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侵入以後，我國的生產事業被摧殘無餘，而消費程度反趨奢侈之途，於是此輩殘餘的封建勢力，爲滿足此奢侈的慾望，遂

加緊對農民的榨取，如提高地租和加強高利貸等。

(三) 在此二者交織之下，還產生民元以來的軍閥割據，內亂不休，更兼水旱相繼，於是農民流離失所，荒土日增，糧產自亦日減。同時，軍閥更利用增加田賦和預征租賦等手段，加緊對農民的榨取，以遂其私慾。

(四) 自英美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侵入以後，促使農產商品化，以供彼等原料之榨取，並米麥的大量進口，廉價傾銷，打擊我國的糧食自給基礎，誠匪淺鮮。

基此四因，於是農民不堪壓迫，離鄉日衆；負債日甚，貧窮加深；資金枯竭，生產技術無法改善；生活不安定，當亦不能盡力於耕種。終至生產減退，供不應求，在豐稔之年，已不能自給，更何況在荒年哉？我國爲一農業的國家，糧產不足，不能自給，誠爲一大缺陷。

過去當局雖亦屢思改進，並施以對策，但因未能尋求根本癥結，僅屬表面措置，終被此二項根本病因所破壞，而至失敗，無能收效。是以事變前的復興農村，無補於糧產的增加。

二 過去統制失敗的因素

糧產的不足，在事變前已然，更何況受戰事影響的事變後乎？據前年調查蘇浙皖三省食糧生產量，大爲減低，其減少率米爲三〇%，小麥爲二〇%。由此觀之，生產不足的擴大，民生艱難的加深，自不待多贅矣。迨至大東亞戰爭後，洋米來源斷絕，軍米又爲殷切，糧食恐慌，遂至一發不可收拾之勢。當局爲安定民生，充實軍需起見，乃實施統制，但統制爲一極繁複之事，在初創之際，欲其完善，實所不能，而流弊發生，亦所難免，更因措置的未能適合國情，流弊之甚，無容否認。

然則統制措置如何的未合國情？茲分述於次：

(一)我國的農村組織，極爲散漫，驟加以全面的統制，欲其立奏其效，不亦難乎？致獲相反的結果，非但不能助於農村的復興，糧產的增加，尙反有害於農村的摧殘，糧產的減退。週密之全面統制的實施，必先具有健全的條件，和堅強的基礎，是以在日本能收宏效，在我國則爲失敗，即由此也。更因社會組織的不同，模倣的統制措置，是不能適合國情的；過去的糧食統制，由友邦日方辦理，因民情閥隔，上下未通，致未能獲人民的協助；以及統制機構，中日兩方具有，致複雜而不統一，且我方的機構，脆弱異常，極不健全。由此三因，全面統制的失效，便可無疑了。

友

(二)在統制措置未合國情之下，又加糧食收購方法的不善，更促使統制的失效了。糧食統制，原在調劑糧食的供需，力謀均衡，以求戰爭時軍需的充實，民生的安定。並利用有計劃的收購，使糧食能大量的集中，而能充分的發揮其在戰時的力量。但是收購的方法，在糧食統制上，很爲重要。過去所採的收購方法，已失統制的原意，致人民對統制任務，有所誤解。

(三)價格統制未能合理的運用，致限價制度，有所失效。限價的決定，未爲審慎，致爲過低，非但犧牲了農民的生產利潤，而且有時尙須虧蝕農民的生產成本，限價的不善，足以妨礙農業生產的繼續。統制下的不良反響，目前已有很多的出現。例如，農民爲彌補虧損起見，不得不將米穀出售於黑市，是以限價愈嚴，暗盤愈高，黑市不滅，則我國糧食統制決難以奏效。

(7)

華中一帶，糧食的生產和消費，以米穀爲主，所以統制措置，也側重於米的方面。因而在此便有重大的流弊發生了。因爲米有限價，且須被強迫收購，而雜糧非但沒有限價，尙可自由買賣，並且在最近時期，

和平區內雜糧暴漲，竟遠高於米價，於是農民爲利潤起見，咸有改種雜糧的趨勢，於是米的生產勢必將更爲減退，則目前的米糧恐慌亦將更難解決了。

同時，又因移動限制的嚴格，統制措置的未善，都市米糧奇缺，米價飛漲，竟使都市米價與產地米價相差遠殊。尤以上海的米價，竟倍增於產地的。米價如是的相差，究爲不良的現象，於都市人民和農村農民，都交其害。都市人民爲高米價所壓迫，致生活不安定，產地農民亦能直接售米於高價，而反受了因都市米價高漲而刺激日用品漲價之害，徒增重農民的負擔，加深生活的惡化。

諸如數點的弊害，都宜從速的矯正，否則，流弊所至，必將爲害無窮，糧食問題行將不堪設想。

四 今後糧食統制上所應改進之點

糧食統制的失效，問題依然嚴重，已如上述。然聽其自然，究非得計，是以在國府參戰後，即鑒於過去的失敗，並爲適應參戰後的新環境，建立戰時體制起見，即改造統制機構，強化統制措置。將過去的糧食管理委員會改組爲糧食部，擴張其範圍，加強其職權，在地方的糧管局亦改組爲糧食局；同時，對米的方面，特爲重視，另建一強有力的統制機構，在糧食部下成立米糧總管理處，又將產地劃區設米糧採銷辦事處，在各地設立米糧聯營社，成一直線的系统，而作統制的籌劃；對於粉、麥、油、糧等，在商統會下亦分設專門委員會，以執行統制的事宜。至於統制措置的改善，有如商人地位的尊重，商人活動的約束，探銷的統制，價格的合理等。諸如數端的改進，確極適當，而極必要，但在改造之際，極爲需時，決非短的期間所能完成的，是以目前糧食問題上的畸形狀態，仍在層出不窮，然此亦適爲此青黃不接所促成的。及

至他日新穀登場，統制改造完成之時，當能漸上正軌，一切問題而得合理的解決。近據報載，對於米糧統制，機構暫不再改，行將有新政策和計劃的展開，自爲華中人民之幸，請拭目以待之可也。

糧食統制，異常重要，無可再忽，況今當局已有新的計劃，我人更宜密切注視而通力合作，以輔其成。因而我人對於新計劃的期待，亦更爲殷切。在今之時，感此重要，爰就見聞所及，謹提意見數端於此，以供當局的參考。

(一)今後的統制，宜重視於生產增加。糧產如能增加，不足恐慌即能解除，使糧食統制亦能易於收效了。但是增加糧產，雖爲最澈底的辦法，然爲時很長，決難濟燃眉之急，在目前最要者，還是先採維持米產的措置，使不再減退，這是最適合實際需要的對策。維持米產，實爲增加米產的初步，如能維持，則將來的增產，即易於推進，而其措置，亦約相同，都是不外乎開墾荒地，改良稻種，改進耕種技術和灌溉方法，以及改善目前的統制措置，和保障農民的生產利潤等等。米糧生產得以維持，則米糧恐慌即能緩和不少。然後再求生產的增加，糧食問題遂可獲澈底的解決。

(二)統制機構的健全與否，在統制工作的能否完成上，爲一重大的決定力，故其爲人重視，即由於此。現今的粉、麥、油、糧之統制，直接由民間商業自治團體辦理。就是米糧，雖有糧食部的直線系統的統制機構，但其基層機構的聯營社，亦爲米業的自治團體。由此可知，我國現今的糧食統制，亦本「經濟屬於民」的原則，由商人自辦，而建立自治統制制度。由這些商民的自治機關和政府的協力，以完成統制的任務，這原是極適合國情的唯一之辦法。但即有問題在焉，就是此項自治機關的組織，是否能達預期的目的。在過去數月之間，已有許多缺陷的發現，其宜從速的改善。其一，各地組織的米糧聯營社，由於理監

人選的不審慎，致仍未能獲得人民的理解，和同業的協力，因而米糧統制，亦已時起頓挫。其二，我國商人，智識淺薄，又慣於自由放任，對於統制制度，更無準備和經驗，是以各地的米糧聯營社，組織以來，業已數月，鮮有成效，都未上正軌。是以今後於人事的慎選，和人才的收羅，都宜積極的注意。並於統制機構，宜力求統一而簡單，以免事權分散，徒起矛盾和衝突，對於此點，也有若干處宜加商榷的必要。

(三) 價格問題，實為今後糧食統制的主要課題。過去統制的所以失效，價格統制的不當，誠為一主要的因素。對此烏可再忽的呢？過去的統制，僅重視於米，而忽於小麥、雜糧等，因而限價也僅屬於米，致糧價倒懸的不良現象，於今年出現，更加甚米糧的恐慌。現今的糧食統制既已及於糧食的各類，則價格統制也應有下列的改進：其一，限價宜普遍建立；其二，米價與麥和雜糧的價格的比率，急宜調整，並提高米價，以刺激米的增產。其三，糧食價格與一般物價，也須從速作一合理的調整，以改善農民的生活。其四，糧食限價的決定，須以農民的生產成本和合法利潤為前提。

(四) 履行配給和限制消費，也屬當務之急，這雖為恢復供需均衡上的消極措施，然在戰時期間，為求糧食的安定上，也頗重要。在消費巨大的都市，如上海，宜強化配給制度，使其合理化，在過去的配給措施上，有若干點宜急求改進。總之，配給數量宜以適合各個人的需要為原則。至於產地，也宜施以較輕的配給方法，自由買賣，總不應再任其存在。米糧的不足，為實在的事實，為彌補此缺額，則應積極的提倡麵食，現今麵食的提倡，雖已盛行於各地，但收效仍為很微，今後亦宜採強迫的手段，使人民的米糧消耗，縮小至最小限度，並提高麵粉的消费，以緩和米糧在青黃不接時的缺乏恐慌。至於米和麵粉的搭食，產地和上海，應作一樣的措置，不宜有所區別。現今青黃不接，漸將渡過，在此期內，米糧恐慌已不可謂不重，米價之高，亦為空前，在將來穀出新之時，豈可不再妥為籌劃，而得合理的解決，這是全國人民所熱切期望的。現今新的統制機構次第告成後，對於米和麵粉的盈虧相濟，各地的流通，已作通盤的進行，對於過去的由價格高低來決定流動方向之弊，已能盡革，這誠是一良好的現象。至於上述數端，都是糧食統制上所不可缺的，也宜積極的推進，以充實軍需安定民食為目標，當能收益匪鮮。此等統制措置的推進，非但能安定戰時的糧食問題，尚能建立健全糧食自給基礎。其中以增產為治本，其他為治標，在求供需的均衡，如能同時並進，必能速獲實效。

第一 次 大 徵 文

論 文

小 說

漫 畫

題目：一、新東亞的建設與中國。
二、論戰時國民生活。

字數：六千字左右。

入選：各題正選與副選各一篇。

酬金：正選壹仟元，副選六百元。

題目：自定。

內容：須具有新時代精神。

字數：一萬字左右。

入選：正選一篇副選二篇。

酬金：正選一千六百元，副選每篇一千元。

題材自定，惟以現實為主體。

格式：單幅。

入選：十幅。

酬金：每幅六十元。

應 徵 規 則

一、文稿須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一、文稿限用方格原稿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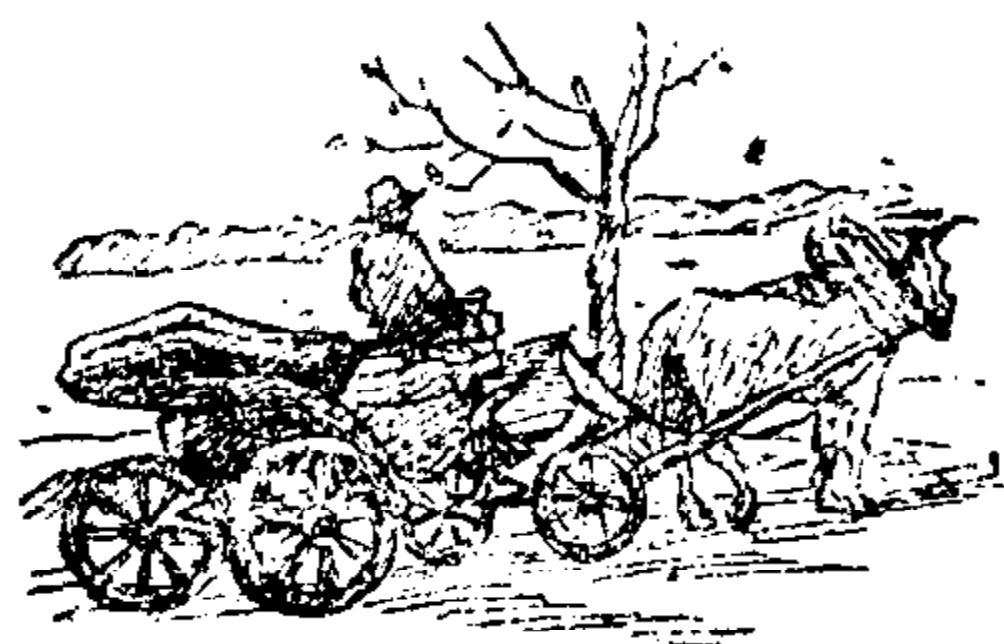
一、稿後須註明真實姓名，年齡，性別，職業及詳細通訊處，發表時筆名聽便。

一、應徵之稿概不退還，請勿附郵票。

一、截止日期：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以郵戳為準）。

一、發表：十二月一日號本刊順序發表。

一、稿寄上海威海衛路二五五號文友社編輯部，函外註明「應徵稿件」字樣。



中央與華北

汪向榮

在新中國的建設中，在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中，華北的問題，始終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所在。特別是華北與中央間關係之變遷，足以影響到整個中華民族的復興，新中國的發展的；所以，不久以前，「華北中央化」的問題，曾為南北與論界所注意，而紛紛集中討論。

中央與華北的問題，在我們看來，是十分簡單的；然而事實上，所以如此複雜的緣故，武斷的說一聲：在人而不在事。

華北是中央的華北，中華民國是整個的，而並不是幾個小國家的集合，這是每一個中國人民所知道的。華北的同胞，雖然其生於北，長於北，但彼等也並未忘却其本身為中華民國之人民，這一點是我們所必需知道的。

當然，我們也不否認，過去三十年中，我們國家，由於種種關係，特別是有相當之距離存在。這種距離，到事變以後，更擴大而成為所謂之特殊化。對於這一種距離，我們以歷史的眼光來看，

認為這是一個國家發展，統一過程中所必然發生的現象，並不足以阻礙中國之統一和發展的。舉例來說：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初，也會有各藩間的對立情況之存在，可是這種對立，非但沒有滅弱日本國民對維新，統一的決心和勇氣，反而更增強了其信念。所以，過去，我們對於華北與中央間之有距離這一點，認為是一個國家發展過程中，所必然發生的現象，而並不為之擔憂。

中國的事，十之八九敗於人，而非敗於事。我們看，有很多在其他各國行之，極有成績，結果良好的；可是一到中國，即一敗塗地，非但無益，而且有害，這原因不在於事物本身之不合中國，而是在人的問題。事的本身根本無善惡之可言，而施用方法之善惡，却足以影響其結果。中國的人事，一則因襲過去，再則敷衍習俗，以致只知以保存個人勢力為原則，而不知有團體，致使事之八九，功成而垂敗。小者如個人團體之事若此，大者如民族國家之事，亦莫

不如此。所以，我們對中國之事而欲以事論事，以決定其成敗，殆無可能，而必須由人事出發，加以觀察，始解決其前途。這一點，也許是中國所特有的現象。其在華北與中央間之問題上，亦不能不作如是觀。

我們相信，大多數的在華北的同胞，他們並沒有想到，也沒有希望華北與中央的關係，是會成問題，而為人所討論的。他們也決沒有想到，一種在國家由分裂到統一途中的現象，會引之而成新中國發展，建設中之大問題的。在這裏，我們敢相信，在華北，除了極少數的人以外，他們沒有一個想做一個華北的人民，而否認其為中華民國的國民的。我們也敢相信，沒有一個華北的同胞，不希望中央的權力滲透到地方之間的。所以，由事的本身而論，由大多數的民衆觀點而論，華北與中央的問題，是根本不成問題的。華北是中央的華北，中央是華北的中央。整個的中華民國，是無分南北東西的，特別是在這一個舉國協力，完成決戰體制的時候，我們那裏還有餘情來自相分裂。老實說，整個的中華民國團結一致以後所得的力量，還不足以與日本分擔大東亞的建設；何況四分五裂了以後呢？所以，我們由事和問題的本身而論，這根本是一個不成問題的事。可是，上面說過，中國的事，並不純粹是事的問題，而大半還是人的關係。因為有人的問題滲入，所以事態就複雜了，以致使一個根本不成問題的事，也成了一個相當嚴重而為舉國輿

論所集中的問題了。

我們並不否認，人與人之間的結合，是有其歷史關係的。不過，我們也要坦白的指出，人間的關係，其結合和發展，應該是以整個民族國家之發展為其最大的目標和前提的。「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歷史上的陳迹，雖不是為我們前車之鑒，但至少也應引之為戒。我們縱不為自己身後之令譽想，也當為子孫之福利計；以個人瞬息之歡樂，而貽子孫代之遺憾，則雖至愚亦不為也。當然。我們並不欲十分淺薄的去忽視這種歷史的關係，這種人事上的結合；不過我們認為：在這舉國協力以謀大東亞之建設時，一切人事的發展，其目標應該放得久遠一些，而不必斤斤於個人之得失。我們佩服日本的政治家的風度與操守，只要事能成，於國有利，則雖殺身亦所不惜。當然，這種政治上的操守，決不是能僥致，而是多年教育所造成的。可是我們也不信，中國竟沒有一個偉大的政治家，竟沒有一個能以公而忘私的人。

對於華北與中央間之距離的存在，我們並不諱言，也根本不承認其為一問題，可是對於華北與中央間在人事上的距離，我們却不能不為整個的民族國家前途，引為隱憂；而不能不予以指摘。我們相信，華北與中央間，根本就無需要成爲問題的，有之，也只有人事的問題而已。人事上距離之消滅，也即中央與地方間距離消滅之時。這或許是有些武斷，但由事實而論，則我們也不能不承

認其爲一事實。

上面，我們曾經指出，中華民國是整個的，所以在人事上，也沒有南北東西之分；有之也只是私人集團間的結集，而與政府無關。當然，我們也不能不承認，也不容諱言，在某一局部方面，歷史和鄉土觀念是依然佔有相當的勢力的。可是由整個而論，則我們敢這樣說：北伐成功以來，國民政府之人事任用，是從沒有東南西北之分的。本來，每一個中國國民，都有爲其國家効勞之義務，地域的分別，存在是最不合理的。這情形，在最近十年以來，更見厲害，因爲中國不但本身有了一個自覺，而且因爲種種事實的教訓，使執政者的法度，也開豁了不少。到事變以後，國府還都，更因戰燹之收拾，建設之復興，而更趨向於人才集中的一點去做。在這方針之下，我們找不到一點有岐視某一部分人士的痕跡在。可是很遺憾的，在華北方面人事的關係上，我們曾經聽到有這樣的風傳，所謂：「華北人的華北」也會聽到，某一巨頭曾爲阻止「南人北來」，而不惜以其老軀週遊列國，効孔子之故事的。這個風傳，我們不知其是否正確，不過就幾年以來之事實而論，則有令人不能不信的可能在。

每一個華北的同胞，並不會否認或忘記其爲中國的同胞，也並沒有承認其爲「華北人」，可是現在竟有這個口號存在，不能不令人駭怪。我似願站在中國同胞的立場上，這樣說幾句：中華民國是整個的，在新中國復興的建設中，在

大東亞建設的協力中，整個的中國都應該團結一致，以舉其全力來協助友邦日本的大事業，在這時候而再自分南北，不能不說是蔑視現實，忽視大東亞戰爭的重要性，而更蔑視東亞民族解放的必需要，這實在是一件相當遺憾的事。

事實上，所謂華北的中央化，並不是即由中央派「南人」到北方就算了事的；我們在這裏必須嚴格的指摘，一般人所犯的共同錯誤，即以爲華北中央化，就是「南人北來」，就是中央派幾個親信大員到華北擔任要職，就算了事的；換一句話說，華北的中央化，是事的問題，而不是人的問題；非但不是排擠某一私人，或某一私人間組織之事，而是收容各方人材，共同爲國家之建設，民族之復興而努力的一着。對於這一點，中央方面看得很清楚。最近，日本報紙上發表行政院副院長周佛海氏答覆某日本記者，對於華北中央化之問題中，曾經很明白的說過：「所謂華北的中央化者，乃指中央之政治力能滲透入華北而言。而政治力之滲透入華北，並不是一定要中央派員北上，只要在華北的執政者，能充分的理解中央在戰時對日本所取之協力量針，而予體貼實行就在於了。」（手邊無原文，只記其大意。）這一段談話中，充分的表現了在新中國的建設前途中，是應以「事」爲重，而「人」的問題，在中央看來，是根本不成問題的。當然，我們也很相信，中央一定也不希望有某一部份的人，以割據爲業，而破壞民族之復興，國家之建設以及

對大東亞之協力的；可是，對於肯爲國家民族而努力的人，也不一定會不加吟域之分而表示歡迎的。實在的，在整個大東亞的建設中，中華民國無論何人，在事上，都沒有再自相分割的理由存在了。

我們再回顧事實，自從國府參戰以來，華北方面不但在理論上，即在事實上，也逐漸受中央政治力的滲透了；特別是華北方面唯一民衆團體新民會的易職，表示協力這一點，我們作爲中國民衆的，是沒有一個不表示歡忻，也沒有一個不對新民會當局的大英斷，表示非常的感動的。此後，華北禁毒暫行辦法，華北經濟統制辦法之公佈，實施等，沒有一件不表示華北與中央是一體的，不可分的。這一種事實的表現，使華北更強力其爲大東亞戰爭後方兵站基地的任務，而充分發揮其效能。

最近王叔魯先生，再度出任華北政務委員長之前，先飛京向主席請示，到任後，又發表談話，闡明中央與華北之關係說：

「最後一言，凡我華北官民，尤須認清現階段下華北之重大使命，上下一心，戮力以赴，務期中央與華北，結爲一體，步趨一致。」

這一種坦白的瀝陳，在我們看來，除

了慶幸新華北指導之得人而外，更覺得大政治家之風度，畢竟與一般日以個人爲計之政客不同。我們，在這裏願以中華民國一份子的立場，對王新華北政務委員長之就職，表示無限的期待，更希望在王氏努力之下，使中央與華北的關係達到完成不可分的地步，不但在事的方面不可分，即人的方面也如此；不但在原則上步趨完全一致，即在方法上，也應該完全一致。華北是中華民國的一部，華北的民衆，也是中華民國同胞的一部；中央沒有忘了華北，也希望華北不要以特殊自居。中央是全中華民國同胞的中央；華北也是全中華民國的華北，而不是某一部分人的。這一點更希望王氏，能以其過去之努力來貫徹這一個決戰時的新使命。

中華民國雖然時常在苦難中，度其生涯；但其前途還是光明的。只要我們同胞，都能認清一個國家，一個政府和一個領袖。

最後，我們還希望華北的同胞，能在賢明的長官領導之下，以事實來表現與中央不可分離的完全一致的新華北；更希望能與其他地域中的同胞，共舉全力來完成整個中華民族，對大東亞建設的努力。

西島戰事結束之後

省 三

據德當局發表，軸心軍於八月十七日，依預定計劃，全軍秩序整然，自西西里島撤至義國本土之加拉布利亞州。

軸心軍撤退時，除携回受傷的將士及俘獲之敵軍外，其他武器如重坦克車，火炮，數千輛的運輸車等，也都同時帶回義國本土。由此可見軸心軍的撤退，是依照預定計劃而撤退的。此次德軍撤退與英軍在鄧扣克戰役中狼狽撤退情形，實不能同時而語。從西西里島整裝撤退的軸心軍強大軍隊，不過撤離歐洲的突出點而已。

西西里島戰爭結束之後，歐洲大陸的本格作戰即將開始。關於長期戰的誰勝誰負，並非決定於一地一城的得失，乃決定於本格化的決戰。這不過為歐洲大陸決戰的序幕，英美實不能遽抱樂觀。

英美佔領西西里島以後，究竟將在歐洲何處發動新攻勢呢？這雖尚難以預測，但英美將以西西里島為據點，強渡急流的墨西拿海峽對軸心陣線最脆弱的一環的義國本土，發動攻勢，實無疑問。

英美之目標是要進攻義國本土，促進義國屈服，使軸心陣線的一角先行崩潰。然而義國本土的登陸作戰，却不是這樣簡單容易的。英美想預定着的登陸地點

，雖為南部薩爾齊尼亞，但西西里島和義國本土間的墨西拿海峽，却有萬馬奔騰的急流，若想使用舟艇實行登陸作戰，確非一件容易的事。某中立國軍事消息靈通人士，也認為英美軍欲在義國本土實行登陸作戰，極為困難，而發表以下很興趣的觀測：

「從軍事上來觀察，若想佔領義國本土，至少須有裝備極優秀的軍隊三十師，再加以運輸及其他軍事行動上必需人員，最低限度須令百萬人員向義國本土登陸，然而英美的人力動員，早已達到最高限度，假如從西西里島，北非及近東方面抽調，而使百萬人員釘住於義國本土，這是損失非常的大。縱令英美有發動百萬人員，實行登陸的決心，但要將這批大軍運到義國本土，必須船舶三百萬噸。……困難還不止此。向來德國供給義國的煤，石油及其他直接軍需物資，非常的多，而英美軍又必須立即設法從別的地方運到這些必要軍需品。……而且假使要運輸這些物資，也需要相當船隻。現在德國每日須用X×輛的貨車運載各種物資，以補給義國。由此可以很容易知道，在反軸心方面，自必需相當船舶運輸這些物資。食糧問題，

更為深刻，登陸後的這百萬大軍，以及X×師的義國軍隊和義國國民的食糧，如何供應，恐怕又是一件毫無把握的事吧。」

從上述中立國方面的觀測，可知英美欲侵入義國本土，不僅在軍事上非易事，即在經濟上和運輸關係上，也困難重重。

我們再從德國的軍力來觀察一下吧。然則德國在歐陸的軍力，究竟如何？倫敦每日電訊報稱，「德軍仍擁有極大之作戰能力，以蘇軍每進一步即須付出極大代價觀之，則繼續將有極困難之軍事鬭爭也。」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也稱着「並無絲毫之根據，足以證明德軍作戰轉趨脆弱也。且德國並無受有特別之損害。」我們再觀邱吉爾於七月二十八日在議院說過：「德國之國力，仍甚龐大，且係完整無缺。國社黨的統率者，尚有德軍三百餘師團，此外尚有其盟國之軍隊，此項德軍，有四分之三可以動員，其中大多數配備極為精良。」這僅就德國的軍力而言，至於德國的政情及其資源，邱吉爾又說：「德國中央政府之權力，可透達德國各層生活，德國又有十餘國之龐大資源可資運用。」德國既有這樣的雄厚的兵力物力，又有完整的組織和鞏固的機構，其必能據守歐陸，殆無疑問。且德軍自退出非州和西西里島之後，已縮短許多防線，集中兵力於大陸，建立以逸待勞的長期作戰基礎。英美軍欲以勞師遠征的疲旅，冒險進攻義國本土，實在不容易。英美縱令能

，其作戰也頗不易。英美進攻義國本土雖困難重重，但對她們的實際準備工作觀之，新的進攻行動，即從開始。英美軍在此及西島的港口船隻的集中，及東地中海空軍的轉移，都是證明她們對於地中海將有的新行動。惟蘇聯所希望的所謂第二戰線，却不是義國本土，而是法國南部，蘇聯認為直接攻入法國南部，而直達柏林，才是真正的第二戰線。由此可見英美與蘇聯對於戰略上的意見，仍然互相對立。英美為什麼反對在法國本土登陸，這雖是由於英美戰力不足，但同時我們不能忽視英美與蘇聯之間矛盾的存在。英國作戰目標，在於維持其在世界各地的帝國主義的霸權。美國則除與英國共有相同的目標外，還企圖擴展其帝國主義的權利並奪取英國的殖民地權利。英美兩國的共同敵人不僅是軸心國，還有自己的夥伴蘇聯。英美不願德國獨霸全歐，但也不欲蘇聯的勢力侵入歐洲本部。所以自德蘇戰爭以來，英美的戰略，始終是保全自己的實力，僅用微力援助蘇聯，使德蘇兩敗俱傷，再出來收拾大局。

但我們如果把英美與蘇聯之間的矛盾，看得過分嚴重，而認為她們決不能結成共同戰線，這實在是根本的錯誤。她們的目標，還是在合力打倒德國。三國間糾葛的總清算，應在逼使德國屈服之後。英美蘇之間雖根本不能相容，因而發生種種糾葛，但我們以為英美蘇在打倒希特勒政權之前，將取共同作戰的態度而邁進。所以對於英美蘇三國間的意見擊柄作過大評價者，是非常危險的。

儒家倫理思想的變遷

墨 僧

一 儒家倫理的中心思想

儒家倫理，集成於周公，發揚於孔子，推源其所始，則本於堯舜的「克明俊德」與「允執厥中」兩端道理。所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見尚書堯典）便成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據；（見大學）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見尚書大禹謨）（註：大禹謨雖爲偽古文尚書的一篇，言不足據，然而此所謂十六字之心傳，在論語堯曰篇中曾引其語，認爲是堯舜相承的重要道理。）便成爲「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中庸之道的根據。（見中庸）所以儒家倫理學說的演成，據一般儒家的意見，都承認是根源於堯舜，子思說過「仲尼祖述堯舜」，（見中庸）昌黎亦說「堯以是傳諸舜，舜以是傳諸禹，禹以是傳諸湯，湯以是傳諸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諸孔子」，（見原道篇）以爲孔子的學說，不過是繼承堯舜周公的道統而已。孔子自己也會稱美堯舜，說：「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舜其大智也與！執其兩端

，用其中於民」。其言大學之道，首重「明明德」，言中庸之義，本於「天命之謂性」，由此可見孔子在倫理上的主張，乃是純粹的動機論，由內在的先天善德，擴充到自身的行爲，以至治國平天下，在政治上成爲德化主義的哲學，這便是儒家倫理的中心思想。

二 儒家的論性

孔子承認人本天之性以生，所以他讀到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的話，而嘆作詩者的知道，（見論語）由此可見孔子雖不明言性的善惡，然却是明指人性是善的。考他生平對於性的討論，只有這樣的幾句話：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見論語）這裏好像是把人類分成爲三等：有上智，有下愚，有不智不愚的中人，這樣的分別，不免有些含糊，使後世言性者發生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見，都自以爲是折衷於孔子。如同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韓愈言性有三品，朱熹言有天命氣質之分，皆假孔子之

說以行。其實孔子對性的觀念，未嘗不是承認絕對的善的，我們一看他所討論的仁，便可以明白。因爲他承認「仁」乃是先天所同具的善德，他說：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同上）

仁既不待外求，而是蘊藏在人的內心的，這不是承認人性是善的明證麼？他以為人能發揮這內在的仁以待人，便是愛人，所以說：「仁者愛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明明說仁是內在的動機，是統攝各種道德的：本此動機以待父母，便是孝；本此動機以待兄長，便是弟；於國家則爲忠，於朋友則爲信，推之於一切行爲，便成爲各種道德，故由內德言之則爲仁，而從行爲方面言，即是孝弟忠信的諸德，這不是明明指出性是善的麼？

三 儒家的孝道

儒家倫理中，以孝道爲人生行爲的第一義，以爲盡孝的人，一切行爲，皆能成道德，所以孝經說：「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能爲孝子，便能爲忠臣，大學說：「孝者，所以事君也」，「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這些話雖帶點封建色彩，然而我們現在把這個君字改成國字，不能不說也有相當價值。我們知道曾子是孔門中特別發揮孝道的人，大戴禮記中的曾子十篇與孝經中所講的孝道，比較孔子所講的更加廣大，可以說孔子所講的是狹義的，而曾子所講的却是廣義的。孔子只說到如何事奉父母，他回答門弟子們的問

孝，只說「無違」、「色難」、「父母唯其疾之憂」、「事父母能竭其力」、一類的話，專注重兒子在家庭中的如何承歡，如何體諒的行爲；而曾子在孝經及大戴禮中所說的，範圍却廣大了許多。因爲他不單是指陳如何奉養父母，竟把一切行動都包括在孝的範圍內。在禮記祭義裏說：

「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

上面說仁是諸德之綱，乃指內在的動機而言；這裏說孝是百行之原，乃指外表的行爲而言。孝的範圍裏，包括了仁義忠信等種種道德，所以說：「仁者仁此者也，義者義此者也，忠者忠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簡直把事父母的行爲，擴大到整個的人生。且看孝經中言天子之孝，則曰「德教加於百姓」；言諸侯之孝，則曰「保其社稷，和其人民」；言卿大夫之孝，則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言士之孝，則曰「忠順不失其事其上」；言庶人之孝，則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不是把各階級整個的人生道德，都包括在內麼？

孟子是繼承曾子子思的，所以他也把孝的範圍看得很廣大，這是從消極方面說明一切不良的行爲，都是不孝，正是前述的另一面。不過在孟子的意思裏，還是注重到父母之養，如何養法？不只是養體，還是要養志，他不是說過這樣一段故事麼？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

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會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會子則可謂「養志也」。(見孟子)

只養口體而不能養志，算不得盡孝，這也是廣義的孝道。及至漢儒出來提倡三綱之說，離開孔子原始的意義更加遠了，他們簡直把儒家變成了儒教，把孝道變成了教義，使孔子所講的孝道，成為父權專制的片面道德，一般不知道原委的人，往往把漢人的謬說，一筆寫在孔子賬上，以為孔子是提倡父權專制的始作俑者，乃至發生了反動，要打「孔家店」去，其實孔子何嘗有過這種極端的話？不信，請看韓詩外傳中所記的故事：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蹶然而起，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曰：『……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說苑中有同樣記載)

在會子只知道順受父擊，以絕對服從為孝，並沒有想到有陷父不義的罪名；不料孔子竟以這種行為為不孝，正是出乎會子意料之外的。但是會子從受了這次教訓之後，他的觀念，也就有極大的轉變，我們從禮記中看見：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歟！是何

言歟！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參直能養者也，安能為孝乎？』(見祭義篇)

請注意這裏所說「論父母於道」這句話，不是與上文所記順受杖擊的態度完全相反了麼？為什麼要「論父母於道」？不是為了父母有不合於道的事，兒子就有勸戒父母的責任麼？這才與孔子「事父母幾諫」的道理相合。荀子也記過一段故事：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

孝經中亦說：「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既曰「諫」，曰「論」，曰「爭」，則可知孔子所主張的孝，決不是無理性的絕對服從，所以大戴禮中更明白地說：

「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從而諫，非孝也」。

從上面這些記載看，知道儒家所提倡的孝道，至少有三種變遷，一為孔子所說的，二為曾子所說的，三為漢儒所說的。起初不過是狹義的奉養，繼則擴展為廣義的人生道德，終則成為父權專制。後世不明此種變遷情形，誤以專制的孝道為孔子所倡導，而產生出非孝主張並罪及孔子，豈不冤枉？查非孝之說，起源於漢末孔融，路粹述孔融之言說：「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

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這或者是路粹虛構誣詔的話。及至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時，一般維新的人，公然揭發非孝主義，雖然近於偏激，要亦不為無因。

四 儒家的人格論

在一種倫理學的主張上，必立一最高人格做修養的標準，好像佛教中的佛菩薩，基督教中的耶穌，道教中的神人至人。而儒家的理想人格，則為聖人，其次則有君子、善人、士。孟子說：「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孔子雖沒有指出聖人的資格，却承認聖人是極難能的人，曾經說：

「聖人，我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見論語)

有人疑心孔子的多能為聖，而他自己則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究竟怎樣才可以算得是聖人呢？孟子却有過一番解釋，說道：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見孟子盡心篇)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同上)

這可以說是孟子為聖人所立的定義，一則曰「大而化之」，一則曰「踐形天性」，朱子解釋其義，則說：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

，惟聖人有是形而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而無歉也。」

朱熹這種抽象的解釋，仍使讀者不能十分了解，其意以為聖人者，即在一舉一動上，莫不合乎自然之理，正如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的情形。換句話說，聖人便是在道德上最完全的人。孟子論聖人時，則曰：

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同上)

他又推論到子夏子游子張，說他們「皆有聖人之一體」，不過是「具體而微」罷了。伯夷柳下惠這些人，是不是可以算得完全的人呢？他曾批評過「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也批評過「師也過，商也不及」，那末，這些人怎能當得起聖人之稱呢？可見孟子論人，不像孔子那樣嚴格，孔子說博施濟眾，堯舜猶病，而孟子卻以為一個人只要有一方面的長處，就可以算他是聖。意見雖不同，而認聖人為最高的人格，卻是一樣的。

次於聖人的，便是君子，論語一書中提到君子有九十多次，原來君子這個名稱，在詩禮易春秋等書中已經數見不鮮，不過原是指有爵位的人，並不是專指道德而言，以為有爵位的人必須要有道德才可以相稱，及至時勢改變，有爵位的人未必有道德，有道德的人未必有爵位，於是君子這個名稱，便成為有道德的人的專稱了。所以朱子解釋他的意義，則曰：「君子，成德之名」，「君

子，才德出眾之稱。」單從論語中所提到的君子，便可以見得君子在道德上的情形，如曰：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君子義以為尚」，「君子喻於義。」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

此外如「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君子學以致其道」，「君子謀道不謀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等等，見得君子在待人律己的各方面，都有極完備的道德，所以孔子的教育，是欲人勉為君子。

文

再次則有善人，善人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士，士是初學道的人，是人格的第一級，由士而進一級則為君子，由君子而進一級則為聖人，故曰「士希賢，賢希聖」。士既然是學道的人，故必專心於道，不當分心於衣食等問題，所以說：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孔子曾答子貢之問說：「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其次則必「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言必信，行必果」，這便是士所應具有的資格。有此資格，便可以算為成人，「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這可以說是儒家中起碼的人格。

友

非功利，乃是儒家最有價值的道德主張，我們翻開孔孟的書，見有許多非功利的話，如曰：

「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矣。」（論語）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大學）

在義利之辨上，何等嚴格！特別是孟子，他一開口就反對利，對梁惠王一再曰「何必曰利」，對宋牼說「懷利以相接」，又以為舜蹠之分，就在這一點上：

「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見孟子）

他非常崇拜伊尹，以為伊尹是一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的人，他自己也是抱着這種精神，不肯遷就，不肯「枉尺直尋」的非利主義者。後來董仲舒有兩句名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乃是要人「窮不失義，達不離道」，所以在消極方面言之，則為非利，而在積極方面言之，則為唯義，非利唯義，實為儒家的根本精神。從表面上看，它與墨家思想不同，墨子不諱言利，嘗曰：「兼相愛，交相利」，承認愛是從利上表出的，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不同，只是觀點不同罷了，孟子是從利己方面看，墨子是從利人方面看，都是站在非功利的基礎上。就是道家的思想，亦何獨不然，老子的「謙虛不爭」，莊子的「忘名忘功」，也是極端的非功利的，不過道

五 非功利的主張

家的態度，不免帶點消極色彩，與儒家有些不同，因為儒家一方面不求自利，一方面卻欲唯義，所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就是這個道理。

六 儒家倫理上的兩大派

上面所說的，是儒家倫理上的共同目的，然而達到這目的的方法，卻有兩派不同的意見，即是一屬於純理論，一屬於經驗論。何謂純理論？即承認人類都具有先天的道德根性，要成一個有道德的聖人君子，必須從內心上發揮固有的本性。何謂經驗論？即以為要做一個聖人君子，必須從學習而成。這兩派的對峙，在儒家的倫理史上，有很顯著的兩個時期：一為孟荀二子的對立，一為程朱與陸王二派的對立。且分說之：

孟子是主性善的，他以為人心本有道德根性，曾說：「仁義禮智根於心」，只要把這種根性擴充出來，便可以成為君子聖人。而擴充的方法，要從養氣寡欲兩方面做起，寡欲是消極的方法，養氣是積極的方法。因為「欲」是戕賊善性的斧斤，曾說：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見孟子告子篇）

「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不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見又盡心篇）

這裏所說的存，即是存其本性中的善，意思就是說：欲與善性是互相消長的

，要保存善性，必須克制私欲，能克制私欲，便可以使善性不受戕賊。

他又嘗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什麼叫浩然之氣？他自己解釋：「其為氣也，配義與道」，換句話說，這氣就是人稟於天的精神，要使這精神合於天理，全在於養，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又曰：「養其大者為大人」，所謂養，就是保持其先天善性，此種見解，完全承認道德為先天所固有，不假外求的。

而荀子則恰恰與之相反，他以為人性是惡的，說道：「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偽」是人為，就是要用人為的力量，才可以矯正人性，所以說：「桀紂性也，堯舜偽也」。因為桀紂是順性的，故成為惡人，堯舜是矯性的，故成為善人。但是怎樣證明人性是惡的呢？他曾說：

「人之性，生而好利，生而有耳目之欲，從人之性，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荀子性惡篇）

所以必須用人的力量去矯正它，欲矯正人性，「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所以禮義是矯性的工具。他以為「人生而有欲，順欲則奸惡生而辭讓亡」，故必矯情逆性以制欲，制欲必藉禮，禮是人為的，人為之極，可以成聖人，故曰「聖人者偽之極」。故荀子是經驗論者。

孟荀的對立以後，則有程朱與陸王的對立。程即程頤，主張集義致知，何謂集義致知？即實踐倫理學上所講的經驗

，他的方法，便是（一）讀書講明義理，（二）論古今人物分其是非，（三）應事物而處其當。朱熹祖述其說，主張「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如何窮理？全在讀書，讀書尤須循序漸進，取古人的嘉言懿行，做我的人生模範，由此而達到作聖之路，這與程頤的見解相同，重在經驗的一方面。

與朱熹同時有陸九淵，普通稱為象山先生的，他的主張，與朱熹恰相反。他以「心即理」為主旨，嘗曰：「心一理也」，人心就是天理，作聖之道，只要發揮內在的「心」，心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所以主張「尊心」，主張「先立乎其大者」。若是不先把心弄好，則讀書不但無用，反而增加人作惡力量，他曾用比方說：「田地不淨潔，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所以他以為朱熹注重讀書，乃是舍本而逐末，因為學問之道，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古人的文字而在其精神。王陽明祖述其說，也主張「心即理」的學說，這個理，在宇宙間叫做天理，在人的心裏就是良知，良知也就是具有完全道德的先天本性。人的修為，只在發揮這個內在的良知，把良知中具有的道德，施之於行為，便成他「知行合一」的主張。這種主張，與孟子的思想相同，所以是純理論者，與程朱的經驗論站在對峙的地位。

七 漢以後儒家倫理思想的變遷

漢以後的儒家倫理思想，可以說有三種變遷：第一、是漢代的天人合一思想

；第二、是六朝的儒道混合；第三、是宋元明的儒佛混合。茲且分別地加以說明：

古代神權思想發達的時候，無論何種學術，莫不牽合天意，及至孔子出來，把天道與人事截然劃分，「子不語：怪力亂神」，顯然是只重人事，不言天道。不意漢代儒家，受着方士陰陽家學說的影響，使當時的倫理思想，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而可以代表當時思想的，莫如董仲舒與楊雄等人。

董仲舒的倫理思想，本折衷孔孟的非功利主義，不過他因受了陰陽家與方士派的影響，乃有天人合一的主張，充滿着古代的神權色彩。他以為人之生乃本於天，天不獨是理法的標準，也是人類思想的淵源，曾經說：「天覆育萬物，化生而養成之，察天之意，無窮之仁也」。這思想有點與墨子相仿。他又以為人之理與天無二，所以天是一大天地，人是一小天地，天地間一切自然的變異，莫不與人相感應，人的一切行動，亦莫不與天相感應，樣樣事體，都牽合到陰陽五行上去，便成了漢代迷信的濫觴。但他的論性，則否認孟子性善情惡的意見，以為性可以為善而非即善也，說道：「人之有性情，猶天之有陰陽，性之中有仁貪，不能以一名之。」其論仁義，亦以人我分之：「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仁之法在愛人，義之法在正我，必先正我然後能愛人。」故其倫理學說，則為二元的動機論，為後世宋儒們言倫理的根據。

揚子著太玄與法言，太玄仿易，法言仿論語，自以為是折衷於孔子，實則其學說乃近於道家，稱宇宙本體為太玄，與老子稱宇宙本體為道相同，以為玄含陰陽，與董子的思想異流同歸。他以玄含陰陽，推到他性混善惡，「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亦以為天地為一太玄，人乃一小玄，故人當法天；人的修為，貴在得師，故曰：「勤學不若得師，所師莫如天道。」

董揚二子，每以天為模範，而產生天人感應的觀念，雖非自我作古，要不可謂非開漢以後的新說。然在漢代學者中，對儒家倫理取反抗態度的，則莫如王充，他主張自然主義，雖有點像荀子，實則淵源於老子。不信天人感應之說，力破迷信，與老子所主張的機械觀念沒有兩樣。他把人性分為三等，中人以上之性是善的，中人以下的性是惡的，中人的性是可善可惡，全視其稟氣的厚薄而定，稟氣厚則性善，性善則恬淡無為，又與老子以無為為上德之意相仿，這些思想，很受漢末一般學者所歡迎，於是道家思想漸漸抬頭，而演成了儒道混合的時期。

第二時期的特徵，可以替代清談派為代表，清談派產生的原因，一以因時局的混亂，使人生陷於厭世，一以因漢人重禮的結果，發生了反動，於是探道家清淨無為思想，走入厭世消極之路，對於儒家所主張的倫理與固有道德，往往取一種反抗態度，視儒家所倡導的禮法為人生桎梏，力求解放而得自由，成為浪漫主義的人生。飲酒便為當時一般人的嗜好，像劉伶舉世一流人，只知道從醉鄉中去尋快樂，列子一書中所表現的揚朱主義，主張極端的縱樂自由，便可以為當時一般思想的代表。（列子一書

，為六朝偽作。）揚朱一篇中所表現的人生觀，以守法為迂闊，以講禮為束縛，阮籍嘗曰：「禮豈為我輩設哉！」從他所著的大人先生傳中，更充分表現着當時的人生觀，這分明是受道家思想影響使然。及至隋王通等出來主張復興儒學，與唐韓愈排斥佛老，方始轉變了風氣，但是又受到佛學的影響，而成為儒佛混合的倫理。

第三個時期，便為宋元明理學，雖以發揚儒理為號召，而在骨子裏，卻是充滿着禪家的氣味，而為純粹的動機論；當時的理學，雖有「尊德性」與「道問學」的兩派，而其為動機論卻是一樣的。尊德性的陸王派，他們所揭櫫的「心即理」理論，固與佛教十分相近，就是主張道問學的程朱派，他們所說的「涵養須用敬」，「敬以直內」，與明道「學者必先識仁」有同樣的意味。敬就是識仁的工夫，朱子解釋這個仁字，則曰：「仁者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乃是從形而上方面解釋仁的意義，正是孟子「仁義禮智根於心」的道理。所以他們在道德修養上主張慎獨，主張誠敬，主張靜慮，主張感通，與佛教的參禪懺悔初無二致，仁義禮智孝弟忠信這些道德名稱雖然沒有改變，而意義卻大大地不同了，這是一個很顯著的大轉變。直到最近二三十年來，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使千餘年所服膺的儒家倫理，將重新估定其價值，而走入了「一種新道路，就是從玄想的轉到實用的方面，從個人的轉到社會的方面，宗法的道德變成為社會的道德，動機論變成行為論了！」上面所略舉的儒家倫理，實際上也可以說是中國倫理，因為數千年來的中國倫理思想，都以儒家為骨幹，所以研究儒家倫理，也就是研究中國倫理。

治外法權取消後

外人在中國的地位 (下)

胡道維

恢復審理有領事裁判權國人民之法權而設立之特別法院(國民政府公報,第七六四號,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但是此等律師之執行業務,僅限於牽連上海工部局在內之案件,或涉及外國人爲一方當事人之案件。

外國律師應呈請司法行政部發給律師證書,受中國取締律師的一切法規之管轄(包括關於律師綱紀或懲戒之一切法規在內),并爲執業當地律師公會之會員(司法院致江蘇省政府之公函,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司法院編纂之法規文獻彙編,一三四一頁)。

另有若干種類之職業,外國人却被禁止執行。外人不能執行會計師業務(會計師取締條例,一九三〇年正月二十五日公布,第三條;司法院編纂之法規文獻彙編,一三九五頁以下各頁);不能充當股票交易所之經紀人或所員(股票交易法,一九二九年十月三日公布,第十條;法規文獻彙編,六九二頁以下各頁);不能充任中國江河與領海上之領港或航行職員,不能充任中國航空公司之職員,以及領受政府津貼之中國船隻之職員(經中國政府特許者例外)(領港考試條例,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公布;交通部公報,第二三一號,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一九頁以下各頁)。

江海航行員管理條例,一九三一年三月七日公布;交通部公報,第二三四號,一九三一年四月四日,一五頁以下各頁);不能充任商會之代理人或代表(商會法,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五日公布第,

乙:民法與外人地位

在中國民法(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公佈,同年十月十日施行;司法院編纂之法規文獻彙編,第一編,五二一頁及以下各頁)的總則上面,外國人在中國法令所規定之限制內,與中國人有同樣之權利(民法總則施行法,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公布,同年十月十日施行,第二條;司法院編纂之法規文獻彙編,第一編,六一一頁)。此處所指的權利,當然是一切民法上之權利,即所謂私權的權利;而一切公權自不能參與其列。

外人之觸犯刑事罪者,不受懲治盜匪暫行條例(後改「辦法」)之制裁(司法院訓令第九五五號,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司法院編纂之法規文獻彙編,一〇一五頁)。

牽涉外人在內的民刑訴訟案件,享有司法行政部的特別注意。關於下列三種案件,每月必須向司法行政部提供報告

(涉外人案件每月呈報辦法)——司法行政部訓令第七五〇號,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又訓令第二〇八號,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司法院編纂之法規文獻彙編,一五二四至一五二六頁)。

(1) 如訴訟案雙方當事人,皆爲非治外法權外人或爲無條約關係國人,或爲與我國條約已於最近予以取消之國家之人民。

(2) 如訴訟案當事人之一方,爲非治外法權人,或爲無條約關係國人。

(3) 如訴訟案當事人之一方,爲一治外法權人,或爲與我國條約已於最近予以取消之國家之人民。

依中國國內法之規定,外國人經許可得執行若干種類之職業。外國醫師曾經取得其本國政府之醫師執照者,如有中國外交部之證明,得向中國政府請求頒發執行醫師業務之證書,與中國醫師同

手續。證書取得後,并應向執行業務之地方之主管官廳登記(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公布之修正取締醫師規程,第三條,第三款)——法規文獻彙編,一二八〇頁;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七日多加修正,法規總集,第六編,二四九頁以下各頁)。

外國藥劑師,如已向其本國政府領得藥劑師之執照,得向中國政府請求同一之證書(修正取締藥劑師暫行規程,第三款,第三款;法規總集,一二八二頁以下各頁)。

外國專門技士之執行業務於中華民國境內者,必須依照專門技士登記法施行條例之規定,向實業部登記(一九二九年十月五日公布之專門技士登記法施行條例;法規總集,八八九頁)。

外國合格之律師,經許可得執行業務於上海公共租界之中國法院(關於上海公共租界內中國法院之協定,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七日;司法院編纂之法規文獻彙編,一八三一頁以下各頁),并於爲

恢復審理有領事裁判權國人民之法權而設立之特別法院(國民政府公報,第七六四號,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但是此等律師之執行業務,僅限於牽連上海工部局在內之案件,或涉及外國人爲一方當事人之案件。

十條：一九三〇年三月三日修正：司法院編纂之法規文獻彙編，六七八頁以下各頁。外人於中國水域內，亦不得享有漁業權利（漁業法，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公布，第三條：法規總集，三五頁以下各頁）；亦不得享有獎勵工藝製造品條例之利益（工藝製造品獎勵條例暫行實施細則，工商部一九二八年七月二日公布，一九三〇年一月改訂：司法院編纂之法規文獻彙編，七三二頁以下各頁）；亦不得領取政府給予航行船業之津貼（航業津貼法第一條，根據前交通部供給作者之草案）。

丙：公司法與外人地位

中國之公司法，條文內不曾特別提到外人設立之公司（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布；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施行：法規總集，第四編，二五一頁以下各頁）。

照通常情形而言，外國政府註冊之公司，享有與自然人同樣之地位；但如所涉及之權利與義務，在性質只能為自然人所有者，自屬另一問題。

公司必須於通過公司組織章程後十五日內，向其總公司所在地之地方政府請求登記。外國公司一經登記，便取得中國國籍。

登記權限於在互惠上對中國公司給有同樣權利之各國公司享有之；惟法律特予規定者，則不在此限（公司登記暫行章程，工商部公布，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日）（公司登記規則，一九三一年六月三十日實業部公布，同年七月一日施行）。

登記手續有如下述：公司應向其總公司所在地之省市政府請求登記。上開地方政府管理商務之廳局，應為公司登記之分機關。省市政府或其管理商務之廳局，應將此項呈請書轉呈於中央之工商部（後併入實業部），該部則為公司登記之總機關。實業部於核准呈請以後，應即頒發登記證，且於政府公報中公布之。另一方法，公司於向省市政府呈遞原本呈請書後，得直接向實業部呈遞副本呈請書，從而逕由該部頒發登記證。公司分機關之登記，手續一如公司總機關之登記。但如公司總機關係設立於中華民國領土圈外者，則其分機關之登記，應即由該分機關之經理或代理人呈請之。再如該經理或代理人係一外國人，則其呈請書應附以國籍證明書；此項國籍證明書應由其分機關所在地之領事館發給之。公司總機關如係設於中國境外者，則公司之登記呈請書，除應附以適當領事館所發給之國籍證明書外，更應說明原來登記之地方，以及辦理此項登記之政府機關。

因登記之結果，外國法人——在中國法規所規定之限制內——即得享有與同樣中國法人相同之權利與資格，并須對中國法律履行相同之義務與責任（民法總則施行法，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公布，同年十月十日施行，第二條：司法院編纂之法規文獻彙編，六一一頁）。

依照中國法規設立之一切公司之機關，如經發現有違背法律或公共秩序或善良道德之目的或活動時，得因有權官憲或檢察官或任何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由中國法院予以封閉或取消之處分（民法總則第三十六條，民法總則施行法第十四條）。

丁：土地法與外人地位

在土地保有權上，外人受有相當的限制。外國人——無論以購買，或以租借——均不能取有下列幾種之土地（土地法，一九三〇年六月三十日公布，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施行，第十七條：政府印刷局印行之國民政府法規總集，一九三〇年十月，第六編，五七頁以下各頁）：

- (1) 農地。
- (2) 林地。
- (3) 牧地。
- (4) 漁地。
- (5) 鹽地。
- (6) 鑛地。
- (7) 要塞，軍備區域，及領域邊境之土地。

戊：鑛業法與外人地位

在探鑛權方面，外人亦受有相當的限制（鑛業法，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布：法規總集，第六編，二一五頁以下各頁）。鐵，煤油，銅，適用於鍊金的焦煤：這些資源的探鑛業，均已宣布為國營實業。在國家政府對於此類鑛產

查無自行經營開採之必要時，政府即可租借或租賃與別人經營開採，惟此項租借或租賃之承租人，限於中國本國國民。

上列諸鑛出產品之輸出量與輸出期，必須經過國民政府主管機關之許可，然後規定此類事項之契約，方得發生效力。國民政府於必要時，得規定限制（第九條）。

除上述諸鑛為國營實業，以及國家政府特別保留之鑛區（第十條）而外，其他諸鑛一概可由私人依法取得開採權；惟取得開採權之權利，亦僅限於中國國民得享有之，且受有地方政府的優先權之限制。

為開鑛而組織之公司，僅限於責任有限公司之公司。

在此種公司以及國家政府所組織之公司（第五十條）內，法律許可外國人具有股票，但須受下列之限制（第五條）：

- (1) 在全數股票之中，中國人必須佔有大多數。
- (2) 董事會（現改為理事會）之大多數董事，必須為中國人。
- (3) 董事長（現改為理事長），總經理，以及其他職員，必須為中國人。

在範圍較小之探鑛企業方面，外人資本則在絕對禁止之列（第六十一條）。探鑛權如有被售賣，被抵押，或被讓渡外人之情事，則此項探鑛權得受撤消或停止之處置。

己：海商法與外人地位

根據中國之海商法（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公布，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施行；國民政府法規總集，第四編，三〇七頁以下各頁）及海商法施行法（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公布，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施行），外人在中國亦享有一定範圍之海商權利。

若干列強之國民或臣民，在中國享有內河航行及沿海貿易之特權：此則或係根據條約明文之規定，或係由於最惠國條款之效力（外人之航行於中國水域，為中國方面之一重大國際問題，此地不便細論，容當另為文以述之）。

但是無治外法權國之國民或臣民，依國際關係之通常辦法，即均為中國而拒絕，而不能享有此項特權。我們且以中國與捷克之友好通商條約（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二日）為一例證，其第十五條便有的確之規定：

「兩締約國每一國領域內之內河與沿海航行，對於另一國之國民及其船舶，應不開放；惟國際條約關於國際公河之規定，則不受本條之影響」。

一切船隻，無論其為中國人者，抑或為外國人者，均須登記并取得國籍證明書，方得實行航行權（海商法第五條）；其經特別法令豁免者，則為例外。僅下列各類船隻，得認為中國船舶（第三條）：

(1) 中國政府機關所有者。

(2) 中國國民所有者。

(3) 在中國境內依中國法律設立其總辦事處（即總公司）之公司所有者。此種公司又可分為三類：

(甲)：無限公司，其股東全體為中國人者。

(乙)：兩合公司或股份兩合公司，其無限責任股東，全體為中國人者。

(丙)：股份有限公司，其董事三分之二以上為中國人，並其資本三分之二以上為中國人所有者。

一切非中國船舶之船隻，均不得停泊於中國之港灣商埠及口岸。惟滿足下列條件之一者，不在此列（船舶管理法，第三條，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四日公布；交通部公報，第二〇七號，五五頁以下各頁）：

(1) 中國法規所特許者。

(2) 享有中國政府之許可者。

(3) 因天氣惡劣或海洋不可航行之故而來躲避或求庇護者。

在航行開始之時，或在許可航行時期終了之時，或在許可航行期間而經發見有重行檢查之必要時，一切船舶——無論其為中國船舶，抑為外國船舶——均應受設立於各港灣商埠及口岸之航務港務管理局之檢查（船舶管理法第九條）。

外國船舶之自中國港口埠岸駛行者，其船長應向設立於開行港口埠岸之航務

港務管理局呈報，請其驗明檢查證與噸位證。如經發見該項檢查證已逾越許可之時期，或該項噸位證含有不確或不符之處，該管理局應即實行其檢查與測量之職權（船舶管理法，第十七條與第二十二條）。

船舶所有人於領得檢查證與噸位證之後，應自行指定登記之港埠；然後依照船舶登記法之規定，呈請該船舶財產權之登記（船舶管理法，第二十四條）。航務港務管理局應即發給登記證，並代為呈請交通部頒發國籍證（船舶管理法，第二十五條）。

結 論

綜而論之，一個外國人在中國境內所享有的地位，大體上與任何一個外國人在任何一個所在國所享有的地位，並沒有多大軒輊。他的地位不外（一）根據國際公法與慣例而來的地位，這可以說是一般的地位；（二）根據中國與他自已國家所訂的條約而來的地位，這可以說是條約的地位；（三）根據中國國內法規而來的地位，這可以說是法律的地位。每一重外人地位，都附帶有一定的權利，也都附帶有一定的限制。就權利方面言，一個外國人在中國的地位，不亞於他在任何外國的地位，大致也不亞於中國人在中國的地位。就限制方面言，一個外國人在中國的地位，大概也等於他在任何外國或任何外人在中國的地位。換句話說，一個外國人在中國所享的權利，大抵都是普通外人通常所享的權利。

輪運船舶·業入出輸·具用績紡·物織·穀雜

三 光 洋 行 會 社 株 式

上海四川路三〇二號安利大樓 電話一七九七七一·一六九三一

支店：鎮江新街五號·南京朱雀一路九號·燕湖下街一五五號
張店：安慶國貨街八號·九江大馬路二八號·漢口民權路樹德里三號
南昌興亞街四〇六號

三 光 洋 行 船 部

上海百老匯路三〇〇號 電話四四四五六·四六三五五·一七九七七一番

；一個外國人在中國所受的限制，大抵也都是普通外人通常所受的限制。

一個外國人在中國必然的享有一般的地位，那是千篇一律而且毫無問題的。一個外國人在中國必然的享有法律的地位，那也是千篇一律而且毫無問題的。一個外國人在中國必然的享有條約的地位，那固然也是毫無問題，但却不是千篇一律；因為條約的地位，乃隨外人性質而發生差別，外人與外人間有着相當的距離。

一個有治外法權國家的國民，在中國所有的地位，是治外法權外人的地位。一個無治外法權國家的國民，在中國所有的地位，是非治外法權外人的地位。一個外國的傳教士，在中國所有的地位，是傳教士的地位。治外法權外人不能非治外法權外人的地位。非治外法權外人不能非治外法權外人的地位。但是，一個傳教士却不同，他除了本身所有的傳教士地位以外，還有着治外法權外人的地位，或有着非治外法權外人的地位；他假如是一個有治外法權的國家的國民，便除了傳教士地位以外，還有着治外法權外人的地位；他假如是一個無治外法權的國家國民，便除了傳教士地位以外，還有着非治外法權外人的地位。用下列公式表示出來：

(1) 治外法權外人在中國的地位
一般地位 + 法律地位 + 治外法權外人條約地位。

(2) 非治外法權外人在中國的地位
一般地位 + 法律地位 + 非治外法權外人條約地位。

(3) 治外法權外人傳教士在中國的地位
一般地位 + 法律地位 + 傳教士條約地位。

(4) 非治外法權外人傳教士在中國的地位
一般地位 + 法律地位 + 非治外法權外人條約地位 + 傳教士地位。

最後，我們來稍稍檢討治外法權的取消，對於外人地位的影響。治外法權的取消，對於非治外法權外人的地位，絕對沒有影響。對於非治外法權外人傳教士的地位，也絕對沒有影響。治外法權的取消，對於治外法權外人的地位，當然有影響；但只影響其治外法權外人條約地位，而不影響其一般地位及法律地位。對於治外法權外人傳教士的地位，也當然有影響；但亦只影響其治外法權外人條約地位，而不影響其一般地位及法律地位及傳教士條約地位。換句話說：治外法權的取消，所影響的外人，只是治外法權外人；所影響的地位，只是治外法權外人條約地位；其他一切外人，其他一切地位，全都絲毫不受影響——這當然是淺近明顯的事實而勿需我們費詞的了。

傳教士條約地位。

廢具體的影響呢？我在文中已經說過，治外法權外人條約地位一面附帶有真正的治外法權，那便是受有自國法官與法律之審判的權利（普通稱為領事裁判權），以及住宅不受所在國官憲之搜查或侵犯的權利（有人稱為居住自由權），一面也附帶有許多不與治外法權相干的尋常權利，諸如商標權著作權等等。因為治外法權的取消，前者必歸取消，後者却仍可保存；這也可以說是一件不言可喻的事情了。同時，治外法權外人條約地位上所附帶的與治外法權有密切關聯的限制，其最著者便是治外法權外人的一切活動必須在商埠內進行而不能在內地商埠的限制，也自然要歸於取消。所以，治外法權外人條約地位所受的影響是雙方面的：不但其特別權利要受影響，而且其特殊限制也要受影響；這是頗值注意的一點。如果將他們得失兩面權衡一下，恐怕還是得者多而失者少。

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

資本金五千萬元



華興商業銀行

各種公積金四千八百拾萬圓

總行 上海

分支行 南京，蘇州，杭州，蚌埠，無錫
辦事處 鎮江，蕪湖，南通，嘉興

中共軍內幕之分析 5

武克

依據上列各節所述，我們可以判定，只有共軍的主力部隊是真正的武力，尤以十二萬人的基幹為不可侮的勁敵，那許多地方團隊直等於花果山上的小猢猻，除了妨礙阻撓還有什麼其他作用呢？至於民兵，限於組織，訓練及給養的關係，區以上的集結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不能把區以上的統計數字當作真「實有其事」看待，是在不同時間不同地區的數字之總和，是「有若無」，幻相。我們不可為共軍的宣傳所迷惑，不可為煇奇的龐大數字所迷惑，當從量探討到質，然後加以判斷而得有正確之認識。

三 策略

共黨的目的在赤化中國乃至全世界，黨、政、軍各方面向北目標而盡最大之努力。軍隊是作為一種工具或手段而存在的，其任務是保證並遂行黨的策略。所以，共軍的軍事方略與行動，是依然黨的總方針而定趨向。他是把「友」「敵」的界限劃分得很清楚，但又是隨着自己的意志而很巧妙地加以變更。昨天還站在同一戰線的，今日為了利益不相一致，就立刻當作敵人看待而斷然出之

以無情的攻擊。反之，今天尚在拼個你死我活的仇敵，也許明天為了某種需求而竟至於握手言歡。例如在北伐以前，共產黨是反對着國民黨的。其原因在於攫取革命領導權。但當他看到國民黨軍順遂推進，就想借着軍事發展的便利來發展自己的勢力。於是自願以個別黨員參加國民黨從事於軍政工作，甘願處於附從地位。後來國民黨為了自身的前途，不再做他的傀儡了，雙方對就立在一起的戰線上相鬥了十年之久。然後，共黨又在借「抗日」幌子向各戰區發展的陰謀策動下，聲明取消蘇維埃政權，奉行三民主義，軍隊接受改編，聽從中央指揮。但不多時，雙方在利害衝突下，不斷的磨擦，終於爆發了「蘇北」「皖南」兩大事變，兩黨幾次決裂。又如新四軍初次侵入蘇北，為李明揚包圍於郭村。當時宣稱：決不北犯泰州，一意東進黃橋，於是「擁護李總指揮」「擁護韓主席的標語到處貼滿，而蘇省保安第四路指揮何克謙的罪狀則遍地皆是。打進了黃橋，目的已經達到，方向自當變更。於是念頭一轉，韓德勤就變成了罪人，李明揚陳泰運則被捧上九霄雲。乃集中全力，與「省政府」爭地盤，向

東向北擴張。黃橋之戰，李守維陣亡，（八十九軍軍長），八路軍南北夾攻，連下海安東台鹽城阜寧，又將通如海啓收入「版圖」。於是舉首四顧，曹甸與化急切難攻，李明揚的泰州城很是繁華，大軍乃回轉西向，沿鹽運河直取泰州。結果是李明揚落荒而逃，李長江率部投效和運。後來何克謙以作戰不力，輕棄要地，執行死刑，共軍居然說是韓德勤「殘害忠良」。後來的「忠良」便是以前的「罪人」。這不是滑稽，是充分的說明了，證明了共軍的策略。當他有所求於你或奈何你不得的時候，和你是友人；若是你不能滿足他的要求或有隙可乘，就成了他的仇敵。

一 政略之達成

共軍自感本身軍力單薄，不足以與強敵相週旋，在軍事上就採用特殊的方策，來達成他攻擊對方的目的而完成政略上的要求。他度量本身的力量，審察客觀形勢，依據內在的要求，選擇最有利的機會，然後巧妙的，靈活的，變化莫測的，而又極其慎重的運用着。同時，這所為的一切決定，不全基於軍事的觀點，而是從政治立場出發。例如「曹甸之戰」，新四軍不惜一切犧牲，動員近乎全部的力量，經過的激戰，終因彈盡援絕，傷亡過重而解圍。就共軍一貫的方略講，對於築有堅固工事的據點側面攻擊，戰役延長到一週以上，傷亡七八十八，這是違背「不攻堅、不打硬仗」的戰術原則的。但由於曹甸是「省

在蘇北的最後根據地，八十九軍軍部所在地，攻佔了以後就可使得韓德勤無處立足，逼使「中央」的政權從蘇北撤退；嗣後便可以從橫江淮之間，為所欲為。這一戰局的勝負，在政治上具有決定的意義，所以就冒軍上的大忌而斷然出之以「決鬥」了。至於結果的成敗，那另是一會事；但動機的基於政治上的要求，却為不可否認之事實。

共軍向所運用着的「游擊戰」，一般人把他認作是一種作戰方術，是並不十分高明的見解。根本上「游擊戰」的成為軍事性的，毋寧說是政治性的較為合理。在共軍所有最精采的理論，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周恩來的政略與戰略，朱德的論游擊戰之中，沒有一人是從軍事觀點來立論的。相反的，每一個共軍理論家，把游擊戰看成一種政略的遂行手段，從事於政治鬥爭的一種軍事化的行動。他的外相是軍事的，本質却是政治性的。共軍總參謀長葉劍英就曾講過：「純由軍事的立場來批評游擊戰的成果是會失去他真正的價值的。游擊戰不在於戰局的成敗，他的功能是一種行動（游擊戰）所生的政治上的效應」紅軍大學（現稱抗大）校長林彪也會有類似的意見，他認為：「游擊戰是一種全能的鬥爭，是藉軍事行動完成政治上的任務。他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綜合體，他的使命是給予敵人以打擊，制止一切對立政權的樹立，掌握經濟源泉，並抓緊了文化的各部門。所以他是多面的綜合的鬥爭，不可過分側

友 文

重軍事而忽略了他方面的進行」。這一個原則，所有的共軍幹部，（抗大緊員生）是一體奉行的。今日共軍勢力所及之地普遍建立着的所謂「抗日民主根據地」，便是這種理論之實踐。毛澤東（共軍最高領導者——中共「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歷年來在多次對部屬的訓示，文告及公開演講中，他每次都明白的指出：「軍事當服從於政治，不能迷惑於勝利的誇耀，忘記了本身所負有的使命。能完成一定任務者方算得成功，否則一些外表，虛榮有什麼用呢？」這意思就是說：不要只顧目前，要作久遠的打算。遊擊隊就是這樣的，不是拚，不是對打，他所要做到的是：「不許你動，這是我的」。並且真的霸佔住了，不讓旁的人下手。試看六年來各戰區的共軍，不全是這個樣兒嗎？不是擴張了很大的地區嗎？雖沒有軍事上的勝利，却是政治的成功！

一 以退為進——小處讓步，大處

猛進

在一些無關得失的地方，共軍是十分計較的。一來藉以「表示好感」，麻痺對方的感覺，使防範鬆懈，然後可以「攻其不備」。在對外講起來，又是「寬厚」「大方」，甚至於說是「顧全大局」，用以爭取「同情」，孤立對方。這一種虛偽的「謙讓」，全是假仁假義。反正無大損失，到可以「釣名沽譽」，又「何樂而不為」呢？他們自己深知

共產主義的理論與任何其他主義永不能調協，為求其實現，便只有推翻現有的制度，由己黨取而代之。即在同一社會主義領域之內，就連比較溫和的一派——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所倡導的政見，也一概在排斥之列。環繞在周圍的全是政敵，他的主張與行動，均將隨時與任何其他黨派發生衝突而起爭鬥。可是本身的力量又不足以多面作，必須設法脫出這種圍陣。沒有別的路，要解除對方的敵視便只有讓步。可是，環境雖得顧慮，勢力的擴展更來得重要。地盤的擴大，部隊的擴充，經濟來源的開發，組織的蔓延與推廣，一概有關於前途，有關於將來，沒有一處可以放鬆的。在如此矛盾的局勢下，既得應付客觀的環境，不能任興而為招致更多的敵人，又須找尋出路，奠定成「大事」的基礎。於是就定下了「小地方讓步，大處所猛進」的策略。在不必要的地方盡力隱藏鋒芒，節約兵力，不輕於一試，一遇有重大的出入，則非常的頑強與固執，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必要時，且不顧一切，作孤注之一擲。舉如國共摩擦中的「平江慘案」，新四軍後方留守處人員概遭慘殺，本可小題大做，大興問罪之師，引為藉口打回江西老家去。然而，後方佈滿的是「中央軍」，且路途亦復遙遠，進行起來實在沒有把握。看對方，審量自己，既非敵手，何必自惹麻煩。終於只有呈訴、通電、呼冤喊屈，未曾出之以行動。但後來的蘇北事件，新四軍即自是禍魂戎首，毫無理由

的渡江侵犯。置「中央」電令於不顧，直殺得韓德勤人仰馬翻，以至於演出皖南事變的慘劇，取消了番號。表面看來是得不償失，骨子裏却占了莫大的便宜。皖南局促一隅，四面楚歌。既有「中央」大軍的監視難以發展，復在猛烈的掃蕩之下損失慘重。而且地區狹小，交通發達，本非優良遊擊環境。蘇北幅員廣大，河道縱橫，（如高郵、寶應與化泰縣等地）地曠人稀，交通阻滯，（如鹽城阜甯睢寧宿遷等地）在平時就是盜匪出沒無常，難以防剿，這於竄擾的共軍是再適合沒有了。並且是，有着豐富的物產，米、麥、豆、棉、牲畜、食鹽各色俱備，物質是不會感到缺乏的。而衆多的人口，又大半是是窮困的農民，他們生長在文化落後的江北，是那樣的愚蒙無知，最容易受人的誘惑做出自己不知其所以然的事來。這一些條件，對於擴充兵員，發展組織，經濟供應，沒一樣不吻合。何況乎由此北可以接連山東，與八路軍呼應一氣，脈絡一貫，形成堅強的環節。所以共軍雖明知這一種動作將引起莫大的糾紛，韓德勤、顧祝同以至重慶當局必出全力阻止，事件必定會得擴大開來，形成嚴重的局勢，大的流血在所不免。這一切都在預計之中，並且是早有準備。所以就集中最精銳的一、二兩支隊，以及「江抗」「挺進」縱隊全部萬人以上的兵力，斷然作「孤注之一擲」。而北方八路軍的南進支隊，也同時呼應。試問地方的摩擦事件，何以遠隕的兩部隊竟會一致行動呢？

麵粉製造販賣

三興麵粉公司

專務理事 牧彥次郎

上海四川路一八五號（三井洋行內）

電話（代表）二八〇九番

除去「預謀」二字，沒有其他再確切的解答了。由此，我們可從國、共歷次摩擦真相（前因後果）之中，可以得到如下的線索：所退讓的盡屬虛名，所爭取的全是實利。此種策略在共軍的行動方針上佔有最重要的地位，依據了這一原則來設想「敵」「友」，來控制「友」「敵」關係的變換轉移，決定作戰的對象、時間與地點。這是策動戰鬥的「羅盤針」，他的針尖所指：一是讓步，一是猛進。軍事行動即依此而定其方向。而他的磁性感應便是黨的策略，黨的要求，黨的發展與擴大。

文

二 輕緩重急——爭取矛盾小的，打擊危害大的

友

「孤立敵人，加強自己」，這是制勝的秘訣。古今來成大事業的，都懂得運用外交手腕，拉攏一些盟友，瓦解對敵的陣營。然後挨次「收拾」，各個擊破。雖然略有先後之分，總歸遲早難逃魔掌。共軍更是深悉個中奧妙，發揮得淋漓盡致。對於環繞周圍「異己」的對手，究竟認那些做朋友，和那一個對敵？對誰讓步，對誰下手呢？就是說，決鬥的程序當如何排列方最爲有利？當共軍意圖侵擾蘇北的時候，在韓德勤勢力圈內的局面異常複雜而紊亂。沿江一帶，各保安旅團把持地盤，儼然割據一方的小軍閥暗中此傾彼軋，勾心鬥角。這其中，李明揚的「魯蘇皖邊區遊擊總指揮部」轄有十個縱隊，自成一個系統。北和韓德勤李守維對立，泰州以及毗連江

都的地區統是他的「防地」，不容他人侵犯。稍東如泰靖邊境何克謙在那兒「稱孤道寡」，轄境內沒有「雜色」部隊。夾在中間而稍偏北的是保安九旅張少華的姜塹，與省方有密切關係，背後站着稅警總團——蘇北遊擊指揮部的四個實力充足的主力團。西北方高郵、興化方面，張星炳的保安三旅是「省政府」的外衛，他是八十九軍的前哨。擺在共軍一面是這樣三個勢力，韓系，李系，與徘徊兩大之間的何克謙。韓李各均受命於重慶中央，各擁有萬以上的部隊，暫時未便妄動，且待以後再說。何克謙隸韓親李而兩不靠，不妨先拿來開刀，想來似易得手。這時正當新四軍的江北支隊陳玉生（隱匿於李明揚所部之第三縱隊之內編爲第八支隊）爲何部逐走，這對於他的向江北發展是不小的打擊，阻礙了他赤化蘇北的陰謀。這就政略上講，是危害他發展的敵人，必得予以消除。所以在宜陵與保安三旅張星炳的摩擦適可而止，郭村事件也容忍退讓。對韓對李高呼擁戴，泰州興化兩地信使往還，絡繹不絕。乃集中渡江部隊的全部，通過李部防線外圍而「東進」與隨泰連南下部隊取得「諒解」，一週之內解決了何克謙，佔領了泰興靖江如皋及泰縣的東南角。初步成功，便思及其次。李明揚陳泰運僅是一武夫，除去保持防地籌餉以外，對於政治不大干預。韓德勤以「江蘇省政府主席」而兼「魯蘇戰區副總司令」，同時又是國民黨蘇北的負責人。（韓曾兼江蘇省黨部主任委員及三

民主義青年團蘇北直屬區團籌備處的指導員）黨、政、軍首領，可算是唯一勁敵。而且在解決何克謙的當兒，八十九軍與獨立六旅大軍源源南下，雖失時效未能挽救黃橋的失敗無補於大局，但存心對敵，實在是心腹大患。這時對「省政府」是批評與謾罵並出，姜曲海的當面，鹽運河以南，大軍雲集，戒備森嚴。向李陳則盡力獻媚，直捧上了九霄雲。等到連絡工作完畢，立即向韓系軍隊猛攻。黃橋之戰，八十九軍與獨立六旅聲勢浩大，本可將新四軍壓向江濱而加以殲滅，就由於李陳的按兵不動，以至於情勢逆轉，反勝爲敗。直到後來的「曹甸之戰」，鹽阜淮淮湯泗的爭奪，新四軍同樣的連絡東北系五十七軍的一百十二師霍守義使之中立，專和「省府」以及八十九軍作戰。北方的八路軍也是這樣。他知道圍錫山頭腦簡單，不但不會對於他各地的羣衆組織工作有何妨礙，並且還可以打他的部隊裏面去發展勢力。因此就極力接近，拉攏合作。而對於「中央軍」在山西部隊，認定他的政治作用，視同死仇，針鋒相對的抗爭，一點不留餘地。他很明白，晉軍不是他的對手，遲早是「囊中之物」，此時犯不着擒之過急。衛立煌蔣鼎文都是反共健將，對於自己的擴展處處在監視並且限制，妨害。不打開這局面是沒有出路的。於是對閻老總畢恭畢敬，萬事皆可商酌辦理，一付笑嘻嘻的臉，滿嘴的花言巧語，真是天下第一號的好人。但和「中央軍」起了交涉，則做了再說，

先占上風，然後慢慢的「打官司」。「生米已成熟飯」，常常造成「既成事實」而「牽延不決」作爲懸案。尤其是在河北省，共軍「冀中軍區司令」呂正操與「河北省政府行政督察專員」張蔭梧的不斷摩擦，就正是爲了張是共黨政治上的對手，妨害到他赤化的陰謀。就各次共軍摩擦的對象來看，全是兼握軍政大權的與行政有關的部長官。在魯南，很少與于學忠有衝突，倒是跟沈鴻烈常起糾紛。在安徽，何柱國經常扮演着和事老，李品仙則是生死冤家。龐炳勳防地雖接近太行山共軍總部，居然能相安無事，各奔「前程」，而對於遠在西安的蔣鼎文（現已調任）反而是「恨如切骨」。何以故？前者側重於軍事，保全自己的實力，其他不聞不問，後者「封疆大吏」，「守土有責」，地區之內，防範甚嚴。前者僅是系統各別，矛盾尚小，後者軍而且政，有了他的就不容共黨插足。一句話，國民黨的政權鞏固了，共產黨是無從染指的。這是一「危害」到共軍策略之推進的，而且危害性是很大的，當然是必得「力爭」的了。所以共軍對於此等樣的隣接軍隊，對任務單純不干涉他擴展的，則連絡、拉攏、縱有小矛盾也容忍、退讓，使不與己爲敵。然後是集中火力，認定一個目標——政治上的勁敵，作決死的搏鬥。皖南、蘇北、皖東、魯西、冀中、晉南……所有的國共摩擦，軍事衝突，在共軍方面，他是依據這一原則而發動的。就是對於華北的治安軍與華中的和平軍，凡

是經常進剿，出擊的，共軍也報之以翼擊。反之，反共不激烈的部隊，到也可以「相安無事」。這就是說，假如你駐在據點裏面，或僅在交通線上流動，妨害不到他的工作——組織羣衆與搜括物資，那你就絕對不會來惹你的。共軍雖然捐着「抗日」的招牌，但他對日本軍隊並不會發動過一次大規模的攻擊，只在無從逃避時才稍加抵抗，一邊打一邊逃跑，像皖南曹甸那樣猛烈的戰鬥，就連十分之一也比不上。這不是「勇於內戰，怯於對外」，因為他了解到：外來的壓力遠不及國內政敵的更威脅到他的前途。

三 先弱後強——打弱的，拉強的「媚強湊弱」，由來已久。而且「光棍不吃眼前虧」，共軍以權術著稱，自更爲機警。新四軍的進入蘇北，他首先解決各保安旅團，然後及於八十九軍。對於訓練有素，武器精良的稅警總團，與久經大敵，充力實足的五十七軍，則始終是拉攏，「打了耳光賠笑臉」，縱然吃了小虧，仍然忍氣吞聲。共軍是能勝不能敗的。勝了固可以增加實力，敗了則無從補充。所以他是「能下手處方下手」，不勉強，不硬拚，採用「吞食」方法，逐漸併吞來肥胖自己。然而，這所謂強弱之分又是相對的，隨着時間而消長。此時縱然力有所不敵，但「聚

沙或塔」，消受了許多弱的，就可以變得強壯起來了。例如新四軍初到蘇北，尚不敢與「省府」爲敵，待後併吞了保安四、六、九旅及如泰泰靖等事方團隊，實力驟增，「水漲船高」，韓德勤的省政府以及八十九軍就不在他眼下了。又如如江南，新四軍初時也不過與「忠義救國軍」及「挺進軍」相摩擦，後來就竟至於和四十師衝突起來了。

在各戰區，共軍首先是收繳民間槍枝，進而併吞地方武裝，然後胃口大了，就圖謀保安團隊。在可能範圍內，總是避免與正規軍起正面衝突。對強大的部隊，是恭而且敬的循規蹈矩，很少有激起對方怒怒的舉動。而於勢單力薄的小部隊，則視同掌中之物，常無原無故的突加襲擊。這不須任何理由來加以說明，「弱肉強食」，不拚吞小部隊共軍如何能擴大呢？同樣的，對於和平區域的武力，共軍也出之以同一的手段。他派遣政工人員交際副官向編師的大部隊連絡，聲請互不侵犯，而那些縣、區、所屬的保衛團、警察隊，就常成爲他的「口糧」。數年來共軍從不曾進攻大城市，小據點則「常蒙光顧」。這一策略的運用，共軍就「有益無損」，「有增無減」。由於「強取巧奪」的行之得法，竟然「蒸蒸日上」制人而不受制於人。

東亞諸國入黎明 電波綿綿與日與

本公司專營華中電報及電話事業

電報：通達大東亞各埠及國內各地暨歐洲南米諸國
 電話：長途電話通達上海南京杭州蘇州無錫與日本內地各埠
 及朝鮮京城暨滿洲國（新奉、奉天、大連、甘井子）
 全已通達

傳影電報：華中與日本間舉凡照相、圖案、文書等皆可傳遞（欲知詳情請向電報局或電話局接洽）

● 電報局
 ○ 電話局
 ○ 電話

華中電氣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南京路一六〇號 電話(〇二) 八四五〇一

青年之修養

丁福保

危矣哉，青年之時期也，年齡之修短係焉，身體之強弱係焉，事業之興廢又係焉。願爲一言，爲芻蕘之獻。

青年之皮膚，宜多得日光空氣，每日宜以冷水摩擦全身，宜少著衣服，學耐冷之習慣。

青年之筋骨，宜習勞，宜學各種運動法，宜不使脊骨之彎曲。

青年之肺臟，宜習深呼吸。在日光下潔淨之空氣中，挺身直立。緊閉其口，將肺內之濁氣，從鼻孔盡力呼出，呼至不能再呼。於是將外面之清空氣，從鼻孔用力吸入，吸至不能再吸，第一次行完後，休息片時，再行第二次，每日朝午暮可作三回，每回可作廿餘次。預防肺病之法，莫妙於此，室中門窗亦宜常開。

青年之消化器，宜預習一種良好之習慣，每朝夕各刷牙，食物宜細細咀嚼，以盡齒牙之職務。大便必須每日一次，且有一定之時刻。若便秘則多食香蕉生梨及他種水果蔬菜等物，以通利之。

青年宜習素食，素食則嗜慾淡，血液清潔，腦力敏捷，體力能持久，胃腸病

亦少。而肉食者則反是。福保素食，至今已卅年，而舊疾盡除，體力加重。聞蘭亭先生亦然，此其明證也。古人云，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此語尤爲青年之藥石。

青年宜戒煙酒，煙酒之毒，能侵入腦髓心肝胃腑肝臟血液等，而麻木其功用，變壞其體質，故宜戒絕。

青年宜戒賭博，看戲唱戲等。逢場作戲，偶一爲之，似覺無害。然惡例既開，漸成習慣，俾晝作夜，晨昏顛倒，大背攝生之規則。青年學子，與其悔之於後，孰若絕之於初乎。

青年之舉動，不宜過於奢侈，今之青年，大抵見他人坐汽車，住洋房，買一切奢侈品者，無一不生其艷羨。艷羨既深，往往自慚形穢。凡舊有之住宅服食器具等無一不覺其可厭，甚至見父母則譏其頑固，對髮妻則嫌其村氣，遇鄉黨中父老親戚故舊，皆嫌其寒儉而藐視之。而自己則揮霍無度，則繼之以借貸，借貸既窮，則濫之以欺騙。迨信用既失，舉足皆成荆棘，在家固非，在校亦百無聊賴，鬱鬱不樂，有因此而喪其生

命者，此皆舉動過奢之一念爲之厲階也。青年之生殖慾最旺盛，其外腎所生之精液中，有所謂斯不爾明者（SPERMATIN），非僅爲蕃衍人類之用，亦欲藉此發達其腦力體力以及心肺胃腸肝腎等內臟之用也。然青年往往不知精液中斯不爾明之可貴而搖動之，而耗費之，而枯竭之。不數年間，以肥滿豐美之軀，鬱而爲枯臘矣。其大要分爲三類：

（一）意淫 青年偶逢彼美，善觸懷思，或投之以書函，或贈之以珍品，往往虛構一雲雨巫山之幻境而描摹之。其事雖子虛烏有，其情則心猿意馬，以致坐立無定，寢饋不安，其精神之耗費，意淫者爲不少矣。

（二）手淫 青年犯手淫者，其害約有三端：（1）全身倦怠，作事無精神，皮膚蒼白，不喜運動，行步疲乏。（2）神經衰弱，似患憂鬱症，易於悲哀忿怒，或心跳不眠，甫交睫即夢驚，失記憶力與判斷力，喜潛居暗室，不樂與人聚談，易生厭世觀念。甚有因此而自殺者。（3）生殖器發生障礙，如陽痿遺精早漏等症。其重症無生育子女之望。其輕症雖能生育子女，大抵體質孱弱，有蘭摧玉折之虞，又間有畸形及白痴者，則爲社會之蠢矣。

（三）過淫 青年不知精液爲腦與神經之滋養分，又爲興奮狀態之主要成分，其可貴過於血液數十倍，往往恣情縱慾，直類無羈野馬，絕足奔馳，不受羈勒，久之則日形消瘦，遂露疲勞不堪之現象。其爲害亦與手淫相等。案婦人月經未淨，誤犯房事，其月經即行閉止，腹痛極劇，有因此而患重病者。又月經沾入男子尿道內，尿道因此發炎而起淋病者亦不少也。又產婦未滿三個月者，其子宮尚未完全復元，若犯房事，有因此喪生或患終身之痼疾者，此皆青年時不可不知也。總之夫婦不可終歲同牀，蓋同牀則易於動情，不知不覺，房事自然過度。古人云，上士別牀，洵篤論也。

青年欲除以上三種之病，第一宜獎勵運動，使血液不積聚於生殖器，而暢行於四肢。運動已倦，故入夜尤能酣睡，醒來已天明矣。第二宜多讀正當書籍，稍知修己衛生讀書之大要，使此心有所寄託，即爲室慾之要件也。

吾觀海上有一部分之青年子弟大抵厭棄運動，喜讀言情小說，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既嗜煙酒，又喜賭博，未寒而衣裘，皮膚之腠理疏矣。未飢而肉食，肥臙之蘊毒深矣。出入乘車，筋骨委解，手足惰窳矣。又加之以意淫手淫過淫等事，積十餘年之斷喪，未有不因此而竟天年者，亦有身體素強，雖且且伐之，尚能帶病延年，纏綿牀席，而終身犧牲其健康者。又有身體雖能行動，而體力腦力不足，不能在社會上服務，而一生無事業可做者。凡此種種，皆青年時期不知修養之所致也。吾故曰年齡之修短，身體之強弱，事業之興廢，皆與青年時期之修養，有莫大之關係焉。未知青年學子果以吾言爲然否耶。

野田之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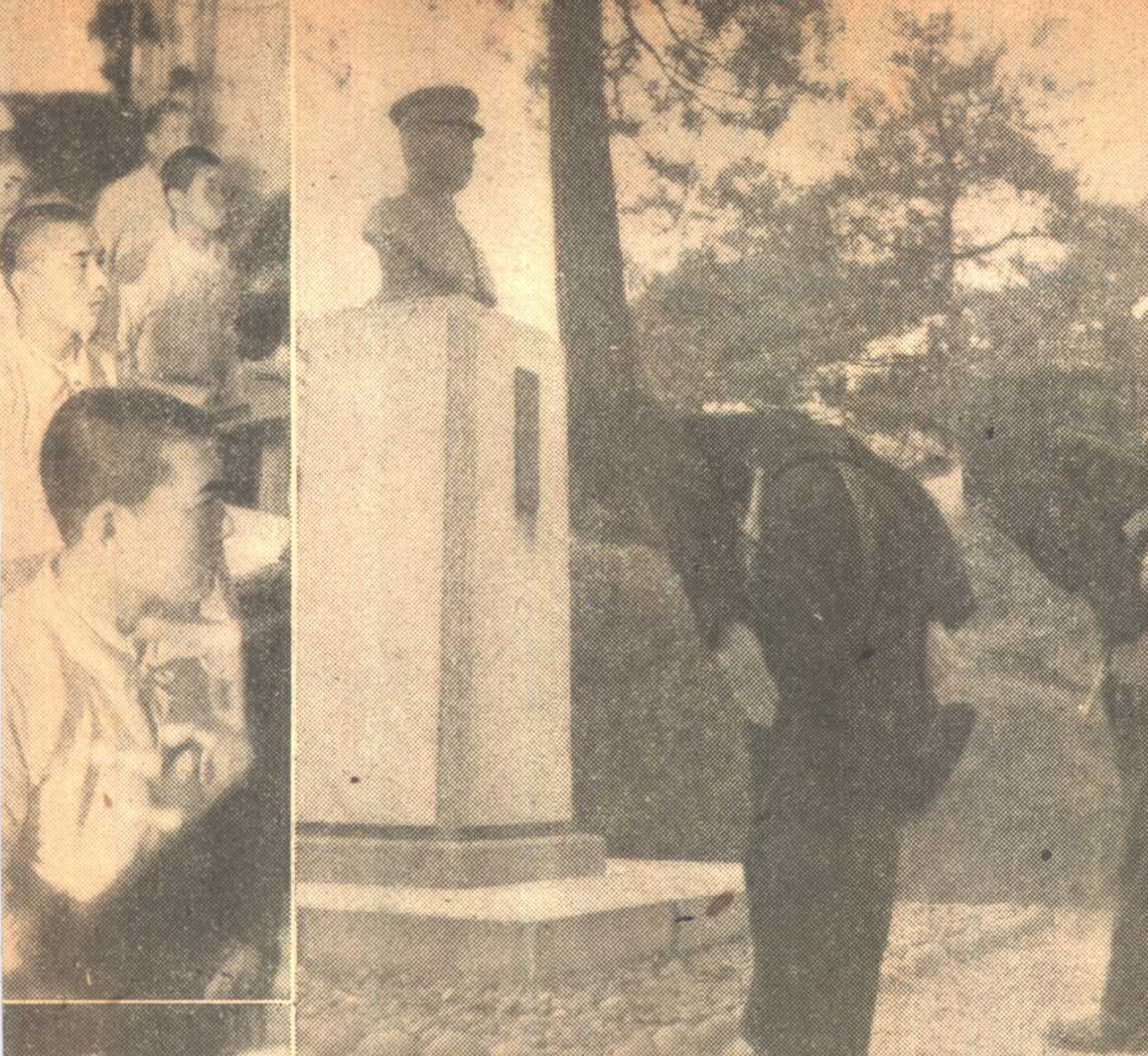
，勤辛年一們婦農，悅喜與呼歡滿充處到，村鄉的裏收秋
豆大，禾稻，集高的色黃金中野田，藉恩得獲，中習習風秋在
夾，們子孩真天那無罕一，笑臉的功成出露吐的身向欣欣：麥蕎，
禾的色綠黃着嚼嚼，下樹柳在風靜安牛水，着跳，着叫，中人的忙在雜
陣一。愛可人叫，天要比得顯熱極大，着的面又扁又那着動復返的慢慢，身
歌山的也收陣陣一來飄處從從，鬆鬆和鬆鬆的來出不說人使得盡，氣氣的草乾陣
。了前眼的們我在開展又，收秋的意思有富度一年一倍着和，展聲厚渾撲擊的樣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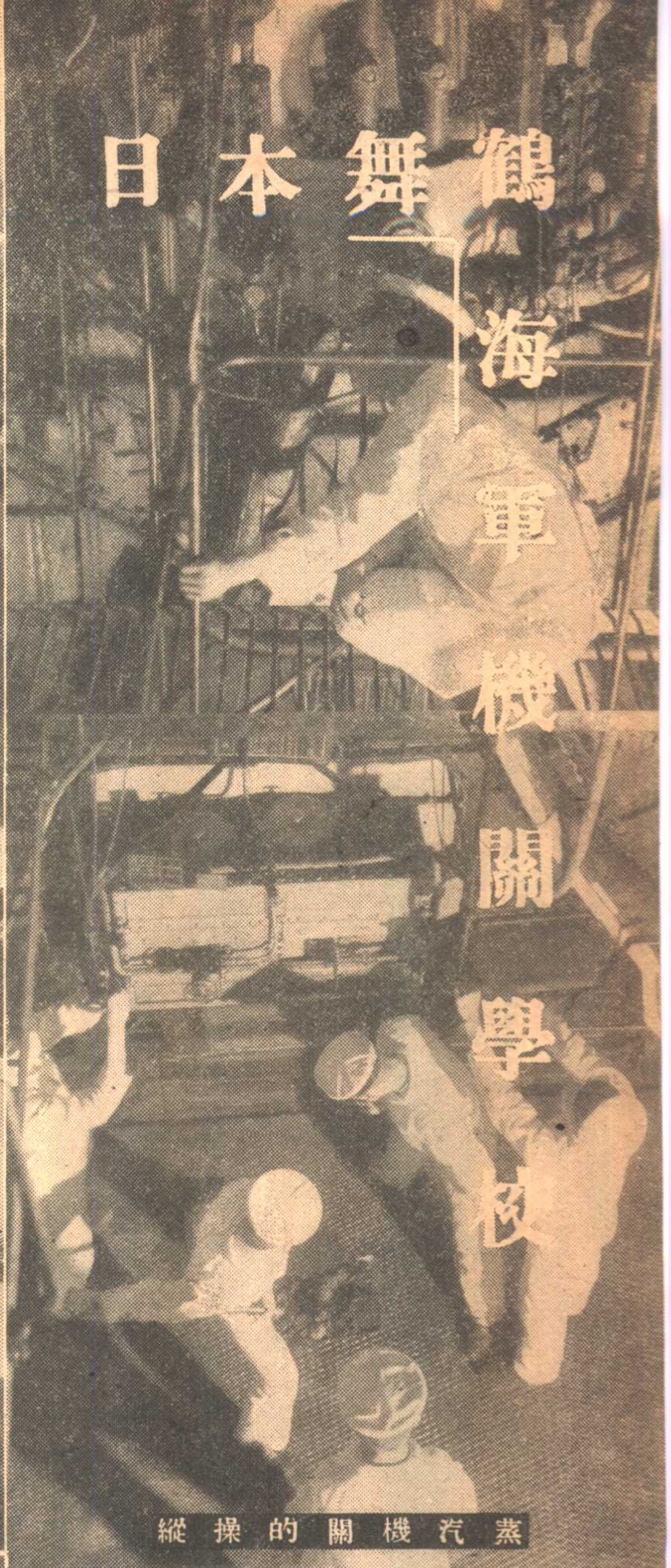
日本舞鶴海

軍機

關學校



像遺之學同保久大拜參



縱操的關機汽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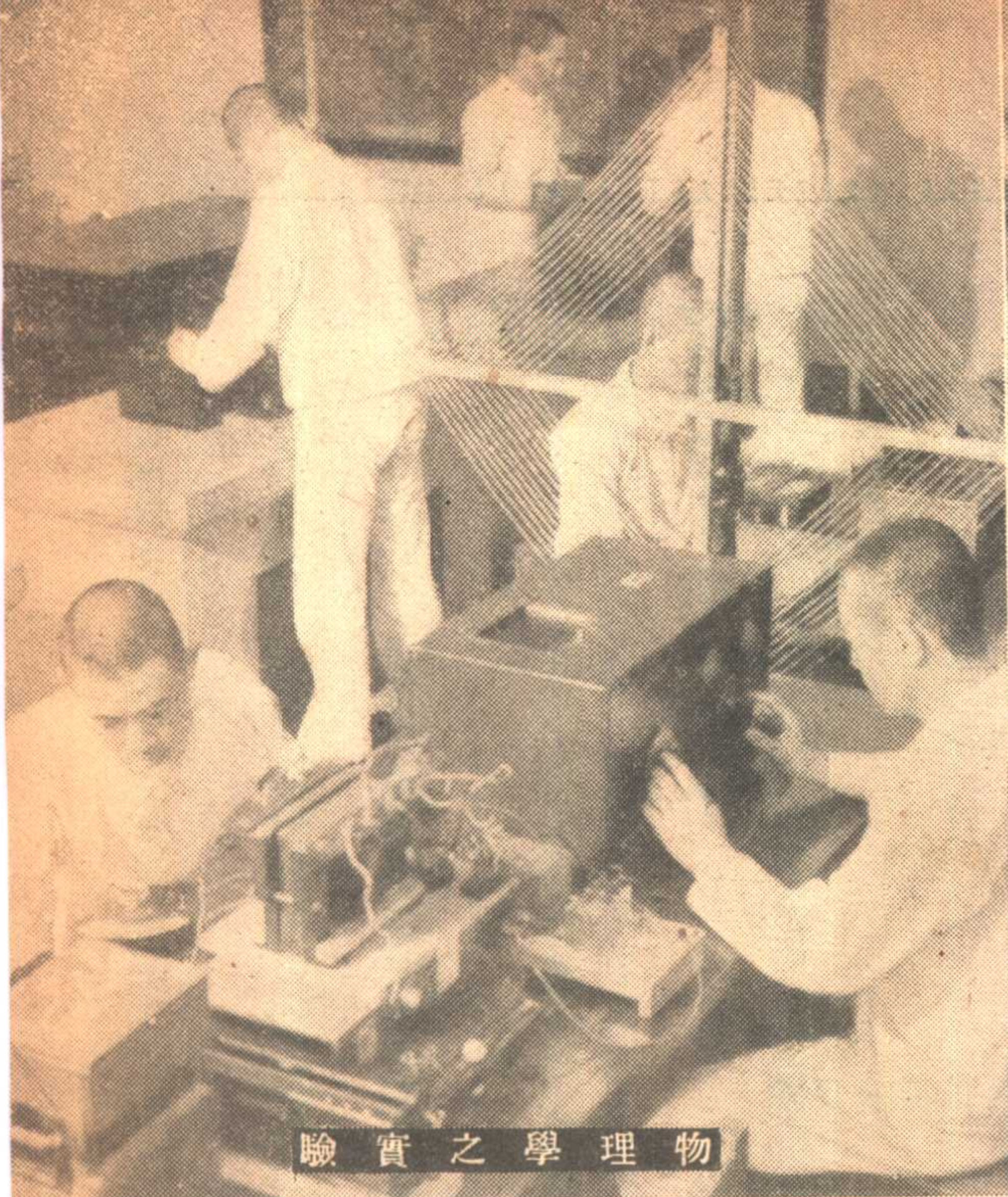
習實之間關機內船



練訓之術刀軍



羽實之機動發機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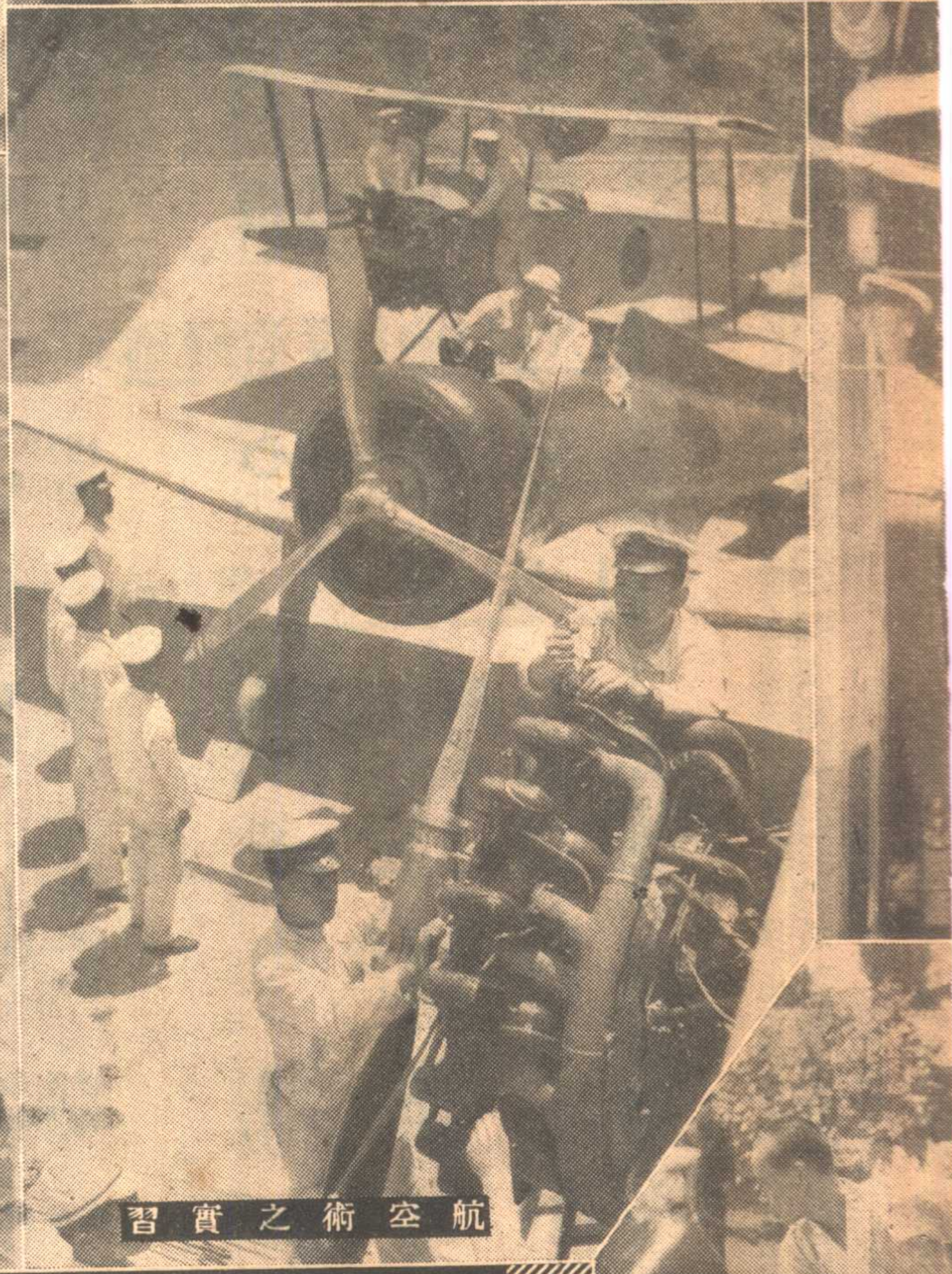
驗實之學理物



究研之科學



練實之術水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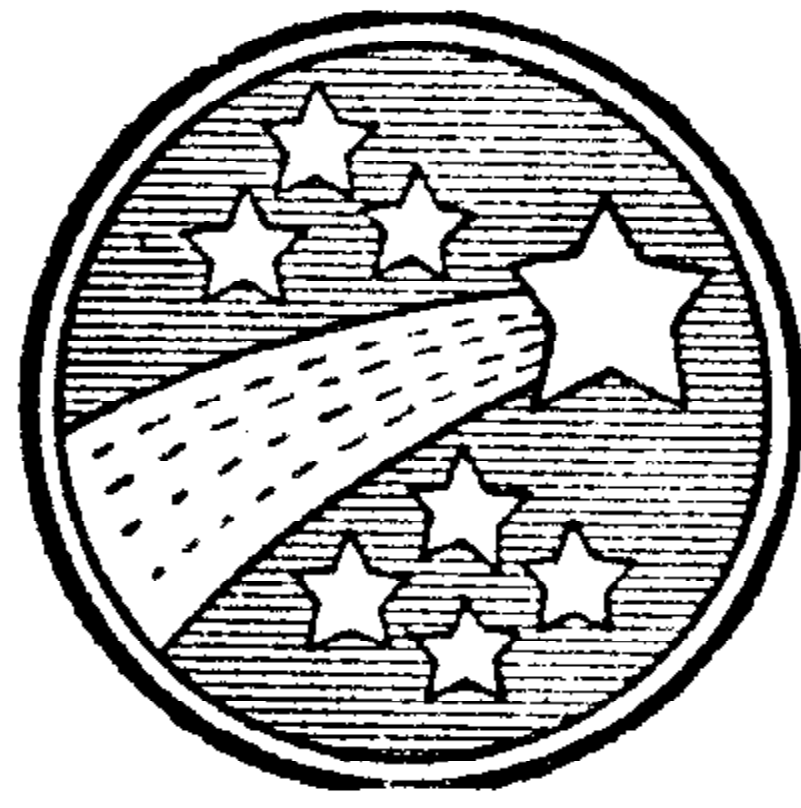


習實之術空航

介紹日本舞鶴 海軍機關學校

海國之日本，爲了確保帷握制海權，在產業上必得保持造船業的優秀記錄外，尙有就是培養駕駛人員，本期所介紹的，是日本有名之舞鶴海軍機關學校之學生生活，他們在「當在戰場，」一見敵必殺，」的訓練下，時時和海潮猛浪大風大雨搏鬥之外，並且還不斷的細心潛研一切專門航海之學術，和修身成仁的德行，俾將來繼承先輩們輝跡，完遂獻身海洋之宿願，所以在他們的全部生活中都充滿了青春潑刺的朝氣，渾身熱血在沸騰，生氣的充沛，來學習潛水術和植基航空術，發揮海空一體之偉大新戰術，過去在輝煌的夏威夷大海戰中，已顯露了他們崢嶸之頭角了。

可
美
德
牌



藥
界
權
威

全化膿性疾患

抹 殺 淋
MU SO LIN

尿道疾患特效良藥。

新苟膿斯他跟
NEO GONO STAA GEN

尿道殺菌一切特效之注射液。

阿片嗎啡中毒治療劑

安 其 毛 心
AN TI MO HIN

阿片、嗎啡、海洛因、巴寧那兒、樂得本等
麻醉藥之中毒患者最佳良藥。

男 性 賀 爾 蒙 劑

丁 斯 體 隆
TE S TI NON

男子的一般衰老及發育期內各種障礙奏效。

維 他 命 製 劑

維 他 命 B₁
VI TA MIN

惟一準確國際單位維他命B₁注射液而因維他命
B₁缺乏而起之諸症奏效極迅速確實。

嘉 米 增
THIA MI DIN

維他命 B₁ 結晶片及胃腸弛緩 疲勞，食慾不
振奏效。

皮 造 路
PI SO L

各型脚氣卓效最佳之內服藥。

上海福州路89號 黑田製藥株式會社

瑜珈治療

Leo Crocchero
高 飛譯

印度常常是，並且現在仍舊繼續是，各種精神教育及瑜珈 (Yoga) 的產地。瑜珈的意義就是精神的磨練，規律和統率。瑜珈有許多種，而我們以為瑜珈治療是最值得注意的。歐洲科學家一向不瞭解東方的瑜珈科學，直至最近二十年來，他們才注意到瑜珈的研究。現在他們得到的結論是：古代印度的治療科學，的確是值得研究的。在這一篇短文裏，我們將陳述瑜珈治療，或即目下被稱為「心靈會通」(Psychosynthesis) 的主要原理 (Synthesis) 是連貫，合一的意思，所以 (Psychosynthesis) 就是指「心靈能量」的貫合，亦即是「神經反應」及「神經流」的貫合。瑜珈在醫治各種神經疾病的時候並不用任何藥物。瑜珈治療與現代歐洲的科學完全不同，可是瑜珈治療本身却是十分科學化，意思就是說，它完全是根據科學的，實驗的，並且是證實的智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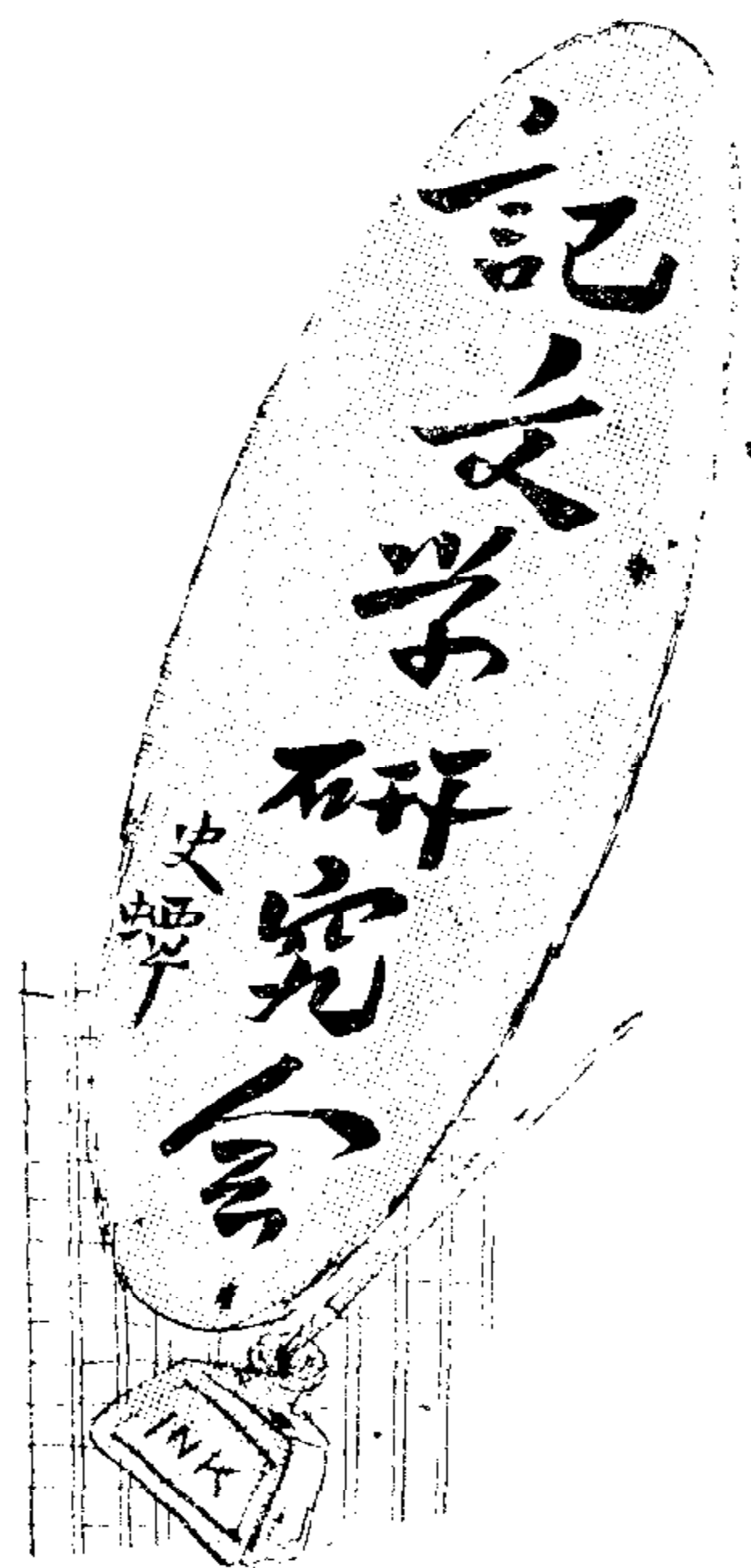
根據歐洲的科學，醫生醫治病人的時候當應用各種機械，如 X 光線或其他用機械產生的「能量」。相反地，在瑜珈治療中，除醫士自己的身體以外，並不用任何工具。他祇用他自己的神經系，他自己的兩手，跟他自己的能量。瑜珈治療的原理就是：把醫士自身神經系內的神經「能」，傳送給病人，病人就以這個外來的能量克服體內的神經失常或疾病，例如：恐怖，失眠，歇私的里亞，肺，心，胸等局部的官能失常，婦女性機能衰弱，癲狂及其他普通憂鬱症等；很明顯的，一個瑜珈醫士當然必須是體格與精神同是很健康的。一個精神沮喪或是體格有缺陷的人，沒有健全的神經系，他就決不能成爲一個瑜珈醫士。要做一個瑜珈醫士，必須學習二點。第一他必須學習如何在他的體內產生足夠應用的「神經能」，第二他必須知道如何把這些能量，傳送給病人的

神經系。醫士必須用下面的方法，在他自己體內積聚必需的神經或心靈「能」：他必須先學習有節奏的呼吸。慢慢地將空氣吸入在肺內，大約停留四十五至八十秒鐘以後再慢慢地將它呼出，這樣有節奏的呼吸中，他從空氣中吸收多量的氧氣，這些過量的氧氣加強刺激體內所有的官能，特別是神經系的官能，因此，各個神經細胞就立時產生了較多的神經能。進一步當醫士在舉行這種有節奏的呼吸時，他必須將其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左右腦子中間的 (Glandula pinealis) 與 Hypophysis 大約是在兩眉中間鼻樑後三四厘米的一個小點。將注意力集中在這一點，意思就是說將自己的肉體忘却而想像自身就祇是這個小點，這樣可使這一點附近的血液循環加速，同時也刺激這一部份的腦子，因而積聚較多的神經能。

然後醫士必須在他的想像中，推壓這些集中的能量，沿着腦子的後部，下注到脊椎骨，到肩膀，再由肩膀到手掌，最後進入指尖。起初，這個工作似乎非常困難，可是以後這就成爲一個不期然而然的動作。假使整個的步驟已正確地做到，他就會立刻覺得有一種能流在他的指尖，很快地流動，好像血液在指頭很快的循環，或者他能得到一個微痛的感覺，好像有許多小螞蟻在他手指的表皮底上爬動似的。現在醫士已經預備好，可以把這個能量傳送給病人了。普通他就用姆指及食指的指尖揉壓病人沿脊椎骨的各個筋鞘瘤 (Ganglion)。沿着脊椎骨的兩旁，有許多反應神經系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的神經中樞，叫做筋鞘瘤，他們都聯於主腦，並且每一個筋鞘瘤在主腦中就有一個相應的神經中樞。如是把醫士所積聚的能量傳送給病人的某一個筋鞘瘤，他就得到一種活的神經能，直接流入腦中，因而就刺激了整個的神經系統。

在這篇短文中，我們不能詳述其他種種的細節。除非有醫士的指導之外，我們不希望讀者試驗上述的步驟。因爲這些步驟如果做得不對，也許會損傷自己的神經系統。這裏無非是想說明瑜珈是什麼而已。現在我們必須把「瑜珈科學」解釋一下。大家都知道，在自然中有陰性及陽性的「電能」存在。同樣，在人體內也有相當數量的電能的存在。這種能量平常稱爲「動物磁性」。不過，這個名詞太舊，並且又是不準確的。實際上，「神經能量」也有陰性，陽性乃至中性的。人體的右側大多是陽性，左側大多是陰性而中線則常爲中性。從物理學上的智識，我們知道：同性相吸，異性相斥。這就是爲什麼醫士必須用右手來治理病人的左腦，用右手來治理病人的左腦。再者上面所說的節奏呼吸，祇是爲積聚「陽性能量」而言。如果要想積聚陰性的神經能，那末，就不可把空氣吸入而必須把它呼出，使肺部空虛約四十五至六十秒鐘。可是，我們也不希望讀者去實行這個步驟，因爲這個步驟比較上面的那一個更爲複雜，更爲困難得多了。不過無論如何我們已經指出了瑜珈治療中科學根據的概念。

希望把瑜珈的科學詳細地說明必需好幾本書，如果有人對於這一種科學有興趣的話，第一步他必須先學習人體的解剖學及人體的神經系統，然後他才能開始學習瑜珈治療。本文的目的無非是想指出在亞洲，很有些特別的科學，實在比西方的高明得多。許多中國的和尚跟哲學家多知道瑜珈治療。可是他們並不把他們的智識傳流給一般的人，因爲一個人如果對於這個方法不會十分精通，他可能反而損傷病人的身體。況且在從前科學是絕對沒有大眾化，也沒有各種的科學上的專門名詞可應用，所以要想傳授這一類的智識，實在是非常困難。現在普通人已經有了物理派化學的智識，所以現在再向一般的人解說瑜珈的科學就比較容易得多了。



中國新文壇上成立得最早的文藝團體是文學研究會，消滅得最遲的文藝團體也是文學研究會，牠於五四運動後一年的民國九年十一月成立於北京，但牠工作的展開地點却是在上海，當其他幾個文藝團體如創造社，語絲社等尚在醞釀或者還未具雛形的時期，牠已經在發宣言，訂章程，組織各地分會，出版機關雜誌似的定期刊物了。由於牠的打進了中國最大的文化機關商務印書館，把原來由鴛鴦蝴蝶派主持的小說月報加以革新，使之成爲純粹新文藝化的刊物，竟把牠的壽命延長至十餘年之久，遠非其他文藝團體所能望其項背。不但如此，凡是文學研究會會員的作品，發表在小說月報上時可以拿稿費，集成單行本列入文學研究會叢書時又可以拿版稅，有這樣的雙重收入，所以

小說月報編輯鄭振鐸等還曾在這上面發了一筆小財。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是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郭紹虞、朱希祖、瞿世英、蔣百重、孫伏園、耿濟之、王統照、葉紹鈞、許地山（卽落華生）等十二個，但其中朱希祖、蔣百里、孫伏園三人不過是列名而已，根本未曾出過什麼力；周作人，瞿世英，耿濟之、郭紹虞四人也僅在小說月報革新之初略有著譯發表，所以和文學研究會最有關係的發起人，只有沈雁冰、鄭振鐸、葉紹鈞、王統照、許地山等五個，其中尤以鄭振鐸的關係最爲密切，他是商務元老之一的高鳳池（夢旦）的女婿，小說月報從十四卷起，直至終刊爲止，都是由他出面主編的。其次便是沈雁冰，他是小說月報革新以後的首任編輯，後來又以幻滅、

動搖、追求三部曲在小說月報發表，提高了小說月報在文壇上的地位。至於葉紹鈞、王統照、許地山三人，則在革新初期的小說月報中，發表了不少創作小說，是文學研究會和小說月報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其中葉紹鈞且曾在鄭振鐸於民國十六年夏季請假出國赴歐的時期中，代理編輯過一年半的小說月報。

文學研究會成立之初，曾發表一篇言簡意賅的宣言，說是我們發起這個會，有三種意思：第一是聯絡感情，因爲當時不但新舊兩派不能調和，便是治新文學的人裏面也因國別派別的主張，常常發生界限，所以發起這個會，希望大家時常聚會，交換意見，互相理解，結成一個文學中心的團體。第二是增進知識，因爲一個人的見聞及經濟力總是有限，而在中國要蒐集外國的書籍，更不容易的事，所以發起這個會，希望漸漸造成一個公共的圖書館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個人及國民文學的進步。第三是建立著作公會的基礎，因爲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於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治文學的人也當以這事爲終身事業，正同勞農一樣，將文藝當

做是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所以發起這個會，希望不但成爲普通的一個文學會，還是著作同業聯合的基本，謀文學工作的發達與鞏固。

但事實上，以上這三點都沒有作到。文學研究會最大的功績，只是出了一套文學研究會叢書，發刊了小說月報，文學週報，詩，三個文藝定期刊物而已。

文學研究會是被文壇上目爲「爲人生而藝術」(Art for Life's sake)的人生派的，與被目爲「爲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藝術派的創造社正處於相對的地位，雖然在小說月報的改革宣言中曾說：

「同人以爲今日譚革新文學，非徒模倣西洋而已，實將創造中國之新文藝，對世界盡貢獻之責任。夫將欲取遠大之規模盡貢獻之責任，則預備研究，愈久愈博愈廣，結果愈佳，即不論如何相反之主義，咸有研究之必要。故對於爲藝術的藝術與爲人生的藝術，兩無所袒，必將忠實介紹，以爲研究之資料。」

這裏面雖然說對爲藝術的藝術與爲人生的藝術，兩無所袒，但事實上即是有所袒的，這所袒便是爲人生的藝術，也就是文學上的寫實主義。

大家都可以明白文學研究會的主張「爲人生而藝術」的人生派了。儘管茅盾在「關於文學研究會」一文中拼命否認說：「文學研究會是一個非常散漫的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發起諸人，什麼企圖，什麼野心，都沒有的；對於文藝的意見，大家也不一致——並且未嘗求其一致。」可是事實具在，決非否認所能有濟於事的啊！文學研究會在成立之初，規模是相當大的，茅盾稱爲「鋒銳畢露」，決非過譽，牠在北京廣州等地都設有分會，廣州文學研究會出有文學週刊，北京文學研究會出有文學旬刊，上海文學研究會除擁有機關雜誌小說月報外，更在時事新報內附出文學旬刊，（後來獨立發行，改名文學週報）在中華書局出版詩月刊，（僅出七期即停）再加上文學研究會叢書，小說月報號外等等，在新文學運動還在萌芽時期的當時，產量之豐，實在可說是足以雄視貧弱的文壇的了。

文學研究會的主要刊物當然就是小說月報，小說月報自民國十年第十二卷起開始革新，至

民國二十年出滿二十二卷停刊。前後共歷時十一年。最初兩卷由沈雁冰（即茅盾）主編，後來九卷則全由鄭振鐸主編，內容在前幾卷沒有什麼特色，自十八卷以後，一卷較一卷進步，可惜出至最後一卷時，因政治壓力的關係，又顯得懶懶無生氣起來，不過因為當時創造月刊和語絲等都已相繼停刊，所以牠仍不失為國內唯一的大型文藝雜誌。

文學研究會雖不像創造社那樣，有前期後期之分，但就牠所表現於小說月報上的來看，却也可以分為兩個時期：自小說月報開始革新起，至十八卷後半卷止為第一期，自十八卷後半卷起至二十二卷停刊止為第二期。第一期可說是文學研究會諸作家自己努力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功績是奠定了寫實主義文學的基礎，第二期則是努力提拔新作家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功績是介紹了許多優秀的新作家，在文壇上盡了繼往開來的任務。

現在高中學生的文藝習作，也要比當時沈心廬隱的作品好得多，這話決非過分。所以這一時期的成績，還得推翻譯方面，特別是弱小民族文學的介紹，長篇小說方面，耿濟之譯的俄國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和魯迅譯的俄國阿志巴綏夫的「工人綏惠略夫」，也都不愧是兩部扛鼎的力作，把創作長篇方面僅有的一部王統照的「黃昏」來相對照，是遠及不上的。

但在這一期的後半，創作方面也大有起色，葉紹鈞的技巧愈寫愈臻圓熟，再加上幾個寫得很好的新作家如許傑、許欽文、羅黑芷、王魯彥、王以仁、張聞天等的參與，使得小說月報的內容更見精彩，尤其是老舍，以他新穎的北平土語寫成的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發表於第十七卷的小說月報，更使得讀者的耳目為之一新。

把他的三部曲發表於小說月報，使得小說月報的內容光芒萬丈，第十二期更介紹了一個最偉大的女作家丁玲，她的處女作「夢珂」一發表出來，便博得當時文壇一致的贊許，使沈心廬隱為之黯然失色，專寫短篇小說的沈從文和胡也頻在文壇上的地位，也是這一時期奠定的，施蛰存的處女作「絹子」也發表在十九卷一期的小說月報上面。

鄭振鐸於民國十八年春由歐返國，小說月報自二十卷起仍由他負責主編，由於新文學界本身的進步，他接編後倒也頗能繼續葉紹鈞編輯時的精神，竭力提拔新人，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個是巴金，他的長篇處女作「滅亡」就發表在二十卷的小說月報，此外如孫席珍、祝秀俠、姚蓬子、戴望舒、沈櫻、靳以、何家槐、穆時英、張天翼等，他們的成名，也差不多是由小說月報提拔起來的。

版，有時一月號的雜誌竟會遲三四日始出，所以小說月報二十三卷一期的被燬，也正是無足深異的事。

文學研究會的定期刊物，除了小說月報以外，便得推文學週報。文學週報初名文學旬刊，附在時事新報內發行，創刊於民國十年五月十日，最初的編輯是鄭振鐸，實際上擔任撰稿的僅有沈雁冰、胡愈之、王統照、唐性天、耿濟之、瞿菊農等幾個人，因為篇幅狹小的關係，不能容納較長的作品，所載都是短小精悍的文藝雜論散文小品詩歌和外國文學家的介紹。當時正是「禮拜六」復活的時期，文學週報會和牠筆戰了許久，後來南京的學術派倡導復古的言論，文學週報也會和牠辯論過多次。文學研究會雖以商務印書館為後台，但商務當局素抱穩健主義，不許在牠所出的雜誌上發表和其他刊物筆戰的文字，所以文學研究會諸人不能利用小說月報以與反對者相對壘，於是文學週報遂成了他們手裏最有力的武器。

十二個人輪流負責編輯，並與報館當局商妥，自八十一期起改為週刊。這樣又出了兩年光景，自一七二期起開始獨立發行，第四卷起，版式改為三十二開小冊子式，歸開明書店出版，編輯一職也改由趙景深擔任。

開明書店是由商務編譯所一部分同人脫離了商務出來創辦的。他們和文學研究會諸作家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文學研究會不但可以把文學週報交他們去發行，還可以把未能通過商務列入文學研究會叢書的單行本書籍移交開明書店出版，列為文學週報社叢書。例如茅盾的幻滅動搖追求三部曲，在商務出版，後商務因遭黨部警告，不敢發售，便改交開明去出，此外如丁玲的在黑暗中，巴金的滅亡，都是先發表在小說月報然後由開明出版的。商務所不敢出的書，都由開明照單全收，開明不啻是商務的尾閘，總之，自從開明書店成立以後，文學研究會所擁有的出版機關，便不祇一個，而有了兩個了，開明書店也全賴文學研究會諸作家的支持，營業始得永久立於不敗之地。

文學週報在開明書店出至第七卷止，為時約達三年，第八

卷起，改由遠東圖書公司出版，仍由趙景深編輯。出了不滿一年光景，就因遠東圖書公司的停辦而告休刊，時間是民國十八年。

另外還有一本詩月刊，也是由文學研究會同人編的，創刊於民國十一年一月一日，由中華書局發行，作者有俞平伯、劉復、徐玉諾、朱自清、王統照、鄭振鐸、汪靜之、葉紹鈞、周作人、郭紹虞、馮文炳、劉延陵、沈雁冰、胡適之、顧頡剛等，人才很盛，但內容却並不見得怎樣好，這因為新詩在當時還屬啓蒙時期，沒有好的作品發現，讀者也不大注意，所以出到二卷二期，便不能維持下去了。這刊物後來在外面也很少發見，大概早就當做廢紙賣了。

小說月報還出有三種號外增刊：第十二卷的號外是俄國文學研究，分論文和譯叢兩欄，論文有俄國文學的啓源時代，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背景，近代俄羅斯文學的主潮，俄國四大文學家合傳等，譯叢則介紹了普希金、果戈理、萊芒托夫、屠格涅夫、杜思妥夫斯基、柴霍甫、高爾基、阿志巴綏夫、梭羅古勃、安特列夫、柯羅林科、蒲寧、庫布林等的小說

，內容非常豐富。第十五卷的號外是法國文學研究，也分論文和譯叢兩欄，論文方面介紹了法國的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寫實派戲劇和近代文學，譯叢方面則介紹了巴爾扎克、喬治桑特、莫泊桑、菲利普、法朗士、繆塞、包爾都等的小說，內容似較俄國文學研究稍弱。第十七卷的號外是中國文學研究，共有兩巨冊，內容從詩經楚辭起，所有魏晉六朝文學、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以及民間的通俗文學，無不擇尤介紹，實在是研究中國文學的要籍，可惜隨着小說月報的停刊，此書也告絕版，真是很可惜的。此外還有小說月報叢刊五集六十冊，完全是把小說月報十二卷起至十五卷止所載的短篇作品收集起來另外印成小冊子，即便讀者保存，沒有什麼意義。

文學研究會叢書分創作和翻譯兩類，創作除極少數外，都是先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過然後收集起來的，內容很少精彩。翻譯也少佳作，只有李清崖譯的莫泊桑小說集和佛羅貝爾的波華嘉夫人傳，還比較可以一讀，其餘往往譯錯，被人指摘，鬧成笑話。這就是第一期的情形而說的。第二期起，較有

起色，創作方面，如茅盾的三部曲，翻譯方面，如屠格涅夫的六大名著，都是不可多得的力作。後來不知什麼緣故，停頓了六七年之久沒有出書，到小說月報停刊文學研究會事實上已經瀕於消滅的時期，却忽然又有兩批文學研究會叢書在商務出版，每批創作翻譯各佔十冊，版式改用三十二開燙銀精裝，非常精緻美觀，作者也多半不是文學研究會的舊人，而是後起的新作家了。

文學研究會不但歷史悠久，而且影響非常深遠，其他文藝團體如創造社語絲社等，一經消滅以後，作家便告星散，再不能集合在一起，重振過去的規模，盡繼往開來的任務，惟有文學研究會却不然，且不必說近代中國新文學界幾個最活躍的角色如茅盾、丁玲、巴金等，都和文學研究會有關，就是在小說月報已經停刊文學研究會已經不再存在以後，屬於文學研究會系的作家也並沒有忘記他們在文學上的任務，他們一方面分頭活動，另出文藝刊物，一方面盡力提拔新作家來接他們的後隊。小說月報停刊後不久，便有三種大型文藝刊物緊接着出版，一是丁玲主編的北斗，二是施蛰存主編的

現代，三是姚蓬子主編的文學月報，這三人都是屬於文學研究會系的作家。尤其是後來傅東華主編的文學，和當初的小說月報非常相像，簡直可說是小說月報的後身，此外如巴金主編的文學季刊、文學月刊、文叢等，也都屬於小說月報型的。這種盛況，決非創造社和語絲社所能企及。創造社雖然在當時很受青年的歡迎，語絲社雖倚魯迅為台柱，但牠們的根基却是浮而不實的。惟有文學研究會才算植基深厚，蔚為文壇唯一重鎮。中國古語說：「其始作也簡，其將畢也鉅。」之移贈於文學研究會，允可當之無愧。

八一三事變以後，各種文藝刊物有的停刊，有的遷移到內地去出版，文學研究會各作家也都散處各地，他們的行蹤諒必為讀者所關心。據我所知，除了盧隱和落華生已作古人外，鄭振鐸、夏丏尊、王統照、趙景深、李健吾，都還留在上海，過着蟄居的生活。傅東華會譯過「亂世佳人」，現已赴浙。謝冰心和她的丈夫吳文藻在重慶歌樂山度着安定的家庭生活。葉紹鈞也在重慶。丁玲和張聞天在陝北，茅盾起初在香港編文藝陣地，後來去新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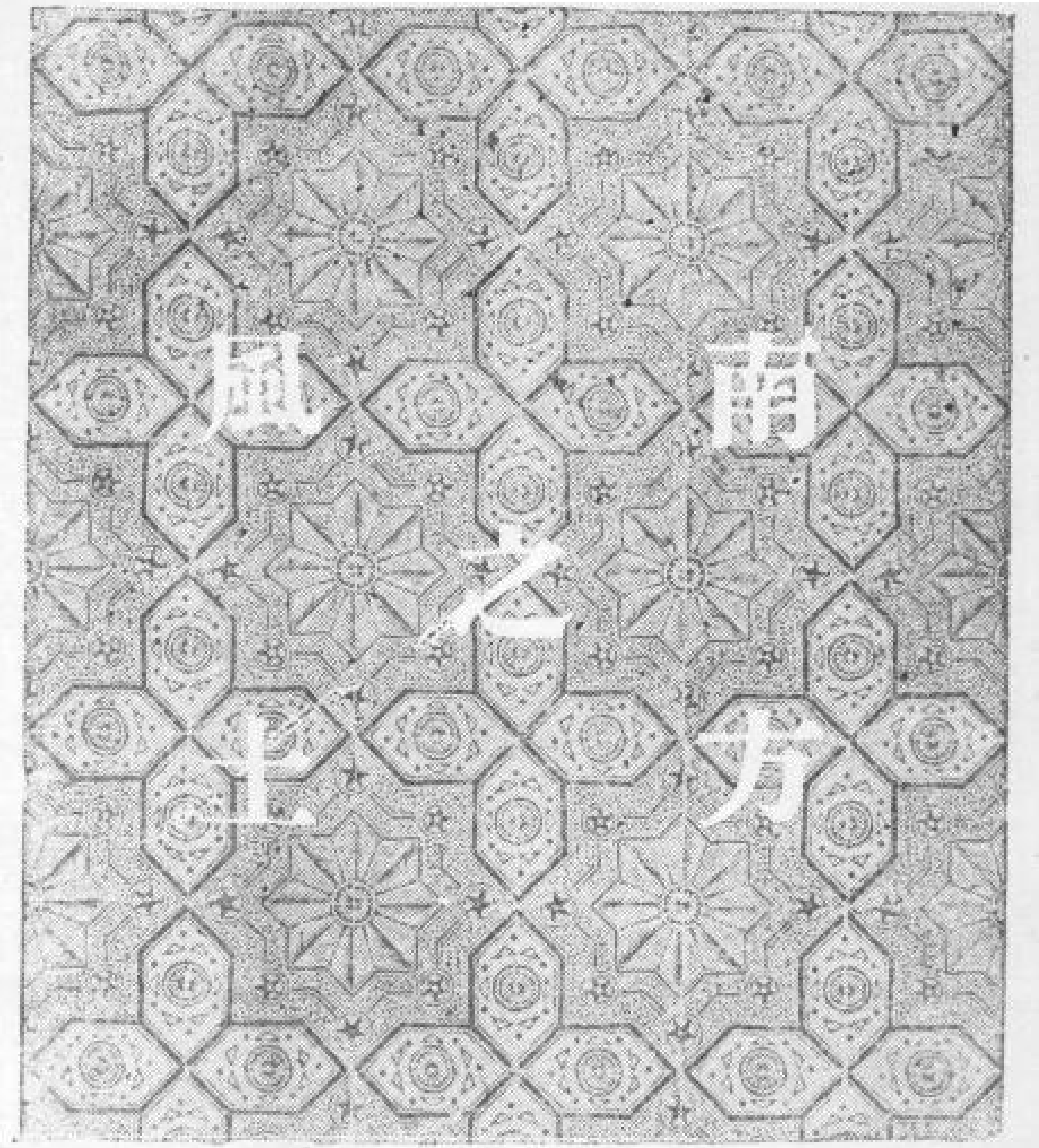
任教，不久又返香港，太平洋事變後，曾一度有海外東坡之謠，現已證明在桂。巴金和靳以先去廣州，復活文叢，廣州陷落後亦遷居桂林。豐子愷在廣西宜山，沈從文在昆明，謝六逸在貴陽，黎烈文在福建，張天翼在湖南，何家槐在韶關，其餘如王魯彥、許傑、王任叔、汪靜之、瞿世英、郭紹虞、李青崖等，多半行蹤不明，不知到那裏去了。

黃昏 瑞亭

一道殘霞，
悄悄地在伏在水裏；
幾隻歸鴉，
喳喳地奏着晚歌。

× × × × × ×
疲倦的夕陽，
傍着青山喘息；
花兒羞怯的閉着眼兒，
偎在牠媽媽的懷裏。

× × × × × ×
大地沉沉，
我靜坐在湖濱；
默憶着太戈爾的詩，
凝視着湖裏的魚影。
我以為：
宇宙是善美的，
唯在這一刹那的黃昏。



安南的婦女

在安南的旅途上，最惹人注目的便是安南的婦女。船靠近海防的碼頭，我吃惊地就看到了安南的婦女在搬運貨物，一般國家，碼頭上的苦力，差不多無條件地都限定着男子，可是海防的碼頭上却是例外。安南婦女的工作，不僅在港灣，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如果說：把農作物運往市場的是婦女

，在河岸晒魚的是婦女，宰割牛肉的亦是婦女，那就不難想像到婦女工作的範圍是如何廣闊了。

安南的男子是怎樣呢？我決不說，安南的男子都已懶惰成性，我聽說自古以來，安南便實行着一夫多妻主義，作成了目下女子勞動者發達的原因。幾個女子，愛着一個丈夫，

爲了要買一些丈夫喜歡的東西，自然使用全力，努力工作。結果，成爲了女子占領勞動地域的情勢。

可是，近年以來，安南政廳獎勵一夫一婦制度，爲要使男子工作，若干方面已有改變，不過，長年間的傳統，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正。安南的男子，所以很少有七十，八十歲那麼高齡，據說原因亦在於此。

本來，這僅在從安南本國到北部東京的區域內。法國的文化雖然在誘惑，可是，她們中間除了幾個時代尖端的女性外，仍然穿着由中國服裝變化而來的，行動不便的衣服。不塗唇膏，不擦香粉，結着具有歷史性的腰帶。絕不想偷學一些袒胸露背的法國裝束。

反之，住在安南南部的一部份女性和北部的她們，恰巧兩相不同，學着法國的一切，這是因爲法國經濟的力量和安南的富豪階級集中在西貢的緣故，她們和法國人獲得了交際的機會。最摩登的小姐們，單身開着流線型的汽車，法國人也祇能自愧勿如。

從西貢出發，坐公共汽車約三小時，便到東浦塞地方，以國境的一塊石碑，顯然地劃出了住民不同的姿態。東浦塞地方本來住着古眉爾民族，後來幾經兵燹天禍，人種便非常混雜。聽說現在已經沒有古眉爾族存在了。

我們從她的鄰國是泰國這一點來觀察，誰都覺得奇怪，實在住在東浦塞地方的大部是泰國人，房屋的構造和宗教是

同樣，尤其第一寺的建築更和泰國的廟宇分不出一些差異來。

東浦塞的女性全部都已經剪短了頭髮，有的讓它蓬鬆鬆鬆的，有的用布把它緊緊紮在頭上，總之，她們不知道甚麼是衛生。有時還赤着腳在路上走。

安南的婦女，嚼着檳榔，想染黑她們的牙齒，東浦塞的女子也是同樣，嚼着檳榔，吐出了紅色的唾液。從事勞動的女子也像安南見到的一樣，奪去了男子的工作，作成了安南的特色。

由安南北方南下的安南山脈的西北，分佈着老撾族，苗族，黑泰，白泰族，莫夷族等各種，營着各色各樣的生活。

本來，那裏住着的全是老撾族，可是住在山頂的比較住在平地的文化發達尤遲，並且過着原始的生活，因此學問上的分別，非常困難。例如，從臺灣山地的生蕃，海南島的苗族，安南的泰族的生活和習慣上，可以發見一貫的民族線，恰巧和南洋的印度內西亞民族一般，分不出他們的種別來。

安南的土着，沒有溫水浴，全部都是灌水浴（雨中洗澡）和冷水浴。沒有充分的衛生設



法國化之安南小姐

備過着不衛生的生活。可是不可思議的大自然的力量，不問山岳，平地，使每個女性，仍然擁有她們的美點。

在安南的旅程中，很少見到客子，和東浦塞，安南人的酒排間。西貢的蓄龍和浦諾並地



南方結婚風俗

方，雖然有着中國人開的妓院，可是去報效的，祇有中國人，沒有安南和東浦塞人。

河內和西貢有安南人經營的加姆金，那裏是備有歌妓的酒樓，不過，這僅是陪酒和歌唱而已。

南洋雜居着各種民族，被稱為「世界人種陳列所」或「古代文化博物館」。其結婚風俗亦頗多光怪陸離之處，茲介紹較有趣味之土著結婚風俗一二于後：

馬來的結婚

馬來半島土著的結婚與其他土著的結婚，絕不相同，即較繁文俗套的中國舊式結婚，亦有過之而無不及。青年男女把花朵或彩色紙包裹檳榔作禮物，送給女宅父母，為婚姻證據，再把檳榔葉包裹金戒指套在新娘手指上時，新郎的母親便熱吻新娘，此後，男女兩家到場親友彼此高聲放歌。飲茶後，訂婚儀式便告完成。

一星期後，新郎往女家請安

，是時得偷視新娘，容顏一飽。婚禮為兩方交換禮物，儀式達七日之久。前三日內新娘和新郎把脚指，手指染成紅色。四日新郎新娘全身遍加裝飾，五日，六日招待親友舉行宴會，行見觀禮，七日新夫婦同入浴池中洗澡，經過數日之後，在此始舉行正式典禮，而結婚儀式，於此，亦宣告終結。

如果發生三角戀愛時，則在婚禮進行中會有大活劇之演出。是時，男子為爭奪女子由流血而將生命作賭，俟一方屈服後事情才告平靜。

緬甸的結婚

緬甸的氣候非常炎熱，因此男女的發育特別早，十四五歲便舉行結婚。男女戀愛非常自

由，要是男女雙方情投意合，則男子可至女宅直接進行談判。一俟時機成熟，獲得父母同意後，即可舉行結婚儀式，媒人聘禮均非必需，而儀式亦非常簡單，祇需由女宅請出區長或長老向雙方接洽。婚禮則在親友相會下舉行，念佛後便告結束。

中國古來的習慣「重男輕女

中國古來的習慣「重男輕女

蘇門答臘的土著，巴達克族的男女關係非常混亂，無男女之別，長幼之序。或簡直可說男女無倫理觀念。青年男女在選擇配偶時，均為自由戀愛。平時和年青異性攜手歡歌，父母亦不加干涉。然而，一旦結婚之後，女子之異性交際限制甚嚴，有犯不貞嫌疑者，不論男女，即使被殺，亦無辯白餘



白泰族之裝飾

。女子結婚後住在男宅。緬甸則反之，女尊男卑男子入贅於女宅。緬甸女子和漂亮男子私奔之例甚多，法律對此無禁止條例，兩親亦不加勸阻，出奔三日後，可央人徵求父母同意，得允許後，便算正式結婚。

蘇門答臘的結婚

蘇門答臘的胡椒產地蘭本，住着信奉回教的土著，該處婚姻最為自由，且實行着賣買婚姻，女子身價頗高，普通一千緬甸金（合中國儲備券一三七五〇元）。設男宅貧困者，可分期繳付。

新婚之夜，賀客雲集，其中未婚之男女彼此若情意相投，

女子即能住在男子家中。而有同居相當月日後，彼此愛情冷淡時，結婚無效等，外人難以想像的習慣。結婚年齡大概在二十歲以上，未滿二十歲者甚少。女子在未嫁時，不從事勞作。然於結婚後即毫不以夫婦共稼為苦。

馬都拉的結婚

荷印馬都拉男女的發育亦早。最早的七八歲便結婚，迎娶前有用鐵鋸截取新娘牙齒奇習，其痛苦殊甚，甚至有脫落全齒者。

結婚的聘禮，富戶送衣服、首飾等給女宅，貧戶則男宅送椰子，女宅以甘藷、糕餅作還禮。結婚前夜，新夫婦會同至結婚局取結婚證書，新郎至新娘家舉行結婚式。

婚後懷孕八個月時，至椰子林中，選擇生有八隻椰子的樹，採取其果實。並殺雞一隻，煮熟後作成盆形，供於祖先廟中，祈求幸福。嬰兒墮地後，放在竹籠內，讓她暫時哭泣，並亦有投諸室外者。

蘇門答臘的風俗，雖然把嬰兒投諸室外，然因氣候溫暖的關係，無感冒死亡等危險。此後，嬰兒在襁褓中必需把藍藍汁滴入眼中，把眼珠染成藍黑

色。女子在一次結婚以後，即不重視貞操，得與其他男子自由交際。並且結婚回數愈多，則愈為光榮。女子在未出嫁時，腳上帶着重四、五斤難以舉步的銀環，步行非常困難。苟非如此，即被一般居民輕視。

巴里島的結婚

爪哇附近巴里島婆來冷港的土著，大部是佛教徒。女子在二十歲左右便有幾個愛人，經過相當長期戀愛關係後，以男子的趣味作標準，選擇其中最適當的一人成為夫婦。結婚以後，對於自己丈夫發生嫌惡，別有新歡時，則被世人視若鬼

都頂着籠壺鉢等物，否則即被居民辱罵。

爪哇的雇妻

中國古時有借妻，典妻等風習，爪哇有雇妻風俗，爪哇在不景氣時亦頗多出賣妻孥。其甚者，有以香烟一包換取妻子者。因此，雇妻之例當亦不足為奇。雇妻契約為雙方決定期限及每月借款。妻子由中保人送至雇主處，被雇期間，妻子為雇主所占有，滿期以後得重行訂約，請求延期。期滿以後，由丈夫領回，也有終身屬於雇主者。原夫領回妻子以後，所生雇主之子，由雇主負養育



泰 族 之 女 子

魂，遍遭排擊。

該地更有一特別風俗，不問女子之有否出嫁，出門時頭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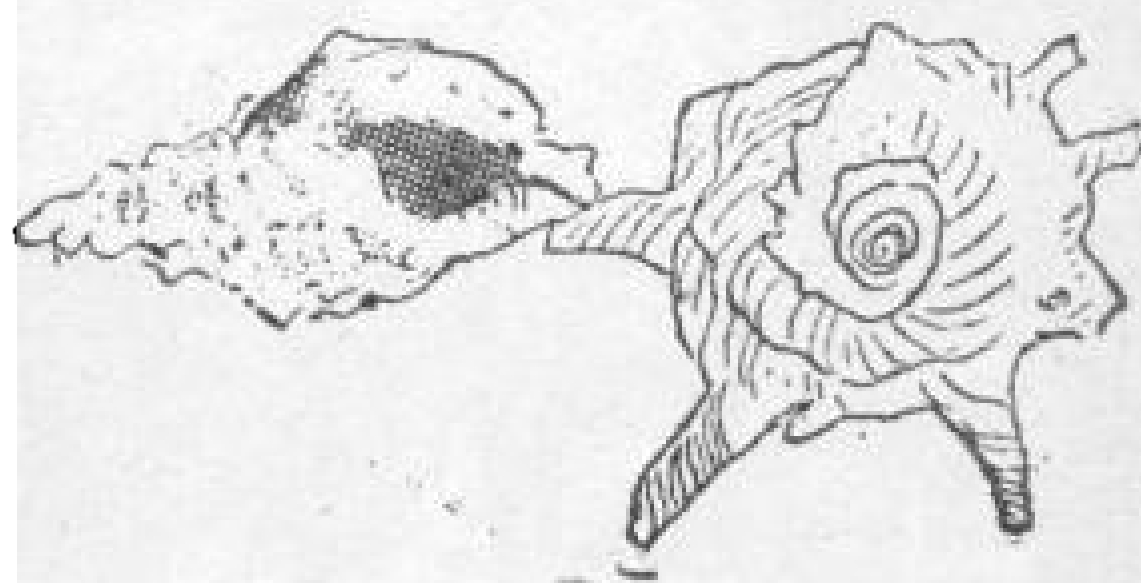
婆羅門洲的結婚

責任。雇主大多為富裕華僑。

婆羅門洲也屬於熱帶，男女早熟，男十六歲，女十二歲即結婚，達結婚年齡時，大多由男子向女子求婚，順序為男子請求女子代編草帽，不答應時即為表示拒絕，答應時男子應贈送禮物給女子。

結婚的儀式，大概選新月如鈎的晚上，於椰子林下舉行。當時，如果本村或隣村有人死亡時即改變日子，這因為她們相信惡魔會來擾亂婚禮。結婚第一夜，把活雞一隻連斬三刀，將雞血塗在新郎新娘臉上以表示吉兆。新郎新娘在飲酒以後，即跳入河中洗澡，相信如此便能去病延年。新婚之夜，有惡夢時請求村長裁判離婚，難於決定時，不問彼此事由，由雙方各出一雞令相關，雞勝者亦勝。

在婆羅門土著中，更有食人的大野族，大野族的結婚是以取得敵人首級為條件。取得首級後，即包以椰子之葉，向上高舉，以祭祀勝利之神暨彼此中的犧牲者。愛人則在河邊等候，接到首級後彼此攜手跳舞，以利祝戀愛成功。



最年幼之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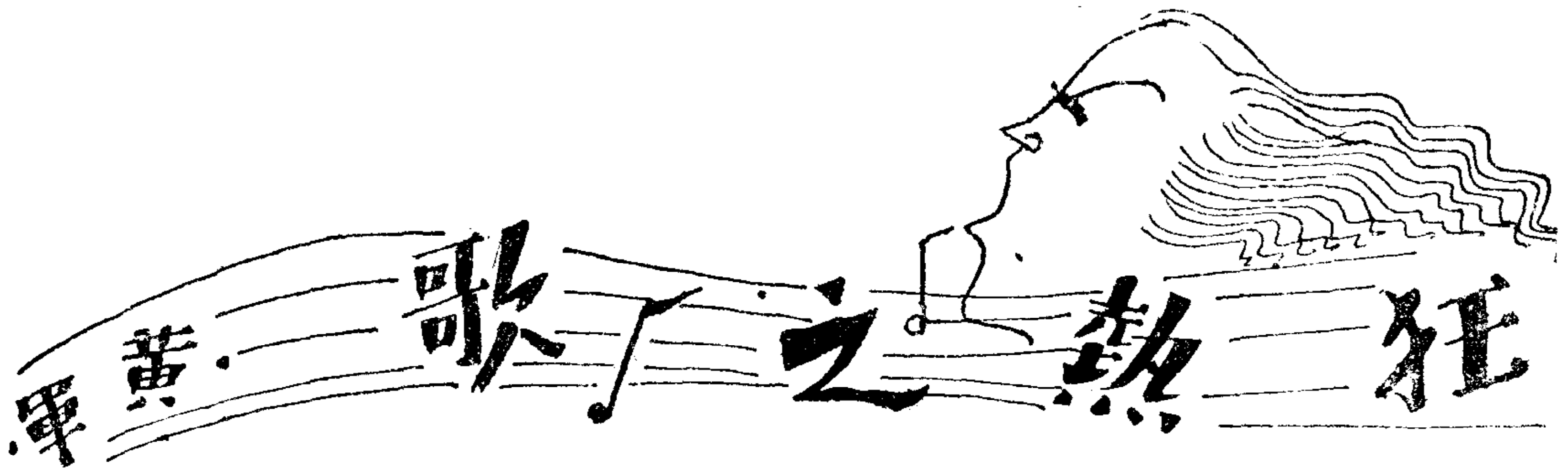
傳說 那人類的發源地，位於美索

不達米亞 (Mesopotamia) 地方，南北貫流着底格里斯 (Tigris) 和幼發拉的斯 (Euphrates) 兩河的伊拉

克王國的當今陛下弗衣沙爾二世 (Feisal II)，為現在世界上最年幼的國王。他在西歷一九三五年誕生，一九三九年四月三日在伊拉克首都格達 (Baghdad) 近郊，伊拉克王國加其一世以二十七歲的青春，因不可思議的汽車事件崩駕後，翌日即由弗衣沙爾二世即位，是時年僅四歲。

伊拉克的第一代國王——弗衣沙爾二世的祖父——弗衣沙爾一世也是一個薄命帝王，他急逝在從倫敦到伊拉克歸途上的瑞士的旅館中。父祖二代的不可思議底命運的遭

遇，當時盛傳是英國的陰謀，人情憤慨非常。伊拉克的面積共計三十萬二千平方公里，人口三百六十萬人，首都巴格達雖僅擁有人口三十萬，然而從前為薩拉遜的國都，當時人口突破二百萬，成為了世界文化的中心地。伊拉克在過去三百年之間，是土耳其的屬領，而被擲置不顧的沙漠國。產業最有名的是以摩蘇爾 (Mosul) 為中心的汽油。年產四百萬噸，為世界第四位產油國家。探得後汽油由一千八百四十公里長的送油管，送至地中海岸的港灣。伊拉克在前年五月，為想排除英國的壓迫，會驟然奮起，然結果因力量薄弱，終於屈服，目下，伊拉克和軸心國家在國交斷絕關係中。



——答室伏高信先生——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咀咒的地方，擊退了可咀咒的時代！」

——魯迅——

我知道，你在奔放狂熱，從讀到你的「寄中國青年」，神經上便受到挑撥，胸膛裏堆着的灰燼，被你給翻了一個滾，復燃起熊熊的餘火。可是這裏的刊物和報紙，卻不見誰答覆你一個字，但你這封信確落在，廣大的中國青年層裏，自然已經引起，廣大的中國青年們注意，你却沒聽到一點聲音，也許鄙夷這無聲的靜寂！

如果你是對於中國青年，有了解，有期望的友人，快在嘴角上掛起微笑，挺起胸膛，驕起腳，把視野遠遠的放過海岸，仔細的向中國青年們看！

每個青年的臉還是紅的，

却不是守着世紀的屍體，如果能觸到我們的溫度，那便是胸膛裏燃燒的言語。火般的言語，梗在喉頭，我要把它放出給你，

雖然我不配你所稱的，中國的知識階級，但我紅着臉，溫度也不減，總還不失為一個中國青年。可是我沒到過日本，也沒會過日本的要人，只是傍着自家的殘山剩水，像一個螃蟹，像一條蚯蚓，在血肉混成的泥沼裏，打了幾個翻身。

你對於中國的咆哮，我想是已經聽到，四年前你還來中國一次，後看到大地的波濤。可惜你不會到中國農村，看一眼頂着血珠的青苗，你在都市裏所看到的，是晏會席上的中國菜，或是貼在牆上的和平標語，掛在要人們嘴角上的歡笑。你把這些都收在眼底，

給日本青年們帶去？

你要想觀察中國，了解中國，非把行李搬到農村不可，

憑着和要人談過幾次話，你也許會相信自己的耳朵。

尤其是你想要了解中國青年，中國青年不像標語那樣簡單，你應該扶着中國青年的肩膀，他們穿短衣，你也不穿長衫，那麼他們所在想的，他們所要求的，才能在你面前沒有遮掩。

你寫「寄中國青年」的信，是和時事隔絕，蟄居在僻遠的山村，你願與自然為友，養晦你多年荒廢的心，幻想着淵明在南山脚下，來安慰你的愁悶！于是我要向你說一說，那個時代的中國；那時誰的胳膊粗，拳頭大，誰就要爭着稱霸，那時中國有篡，有殺，認為是一個不太平的天下。然而那時可以躲避。離路膊粗，拳頭大，

爭着稱霸的人遠一些去，躲避的人們也往往組成一個團體。

所以魏末有七個文化人，躲避在山脚的一片竹林，他們都整天的飲酒，表示他們也有苦悶，其中以阮籍和劉伶，被酒麻醉的程度最深，阮籍一醉能過兩個月，在床上聽不到外面的聲音，劉伶也醉得瘋瘋顛顛，光着屁股在屋裏陪着客人。到了晉末，篡也篡過，殺也殺過，隱士們的氣魄，才漸漸平和，

于是淵明住在南山脚下，偶而飲酒也比較輕，朦朧的醉眼裏閃出詩境，雖然他窮到買不起鞋穿，到東籬下採菊，還悠然的望見南山。可是他也有苦悶，「陶集」里的「述酒」，是對當時政治的感憤。這在現代中國青年的眼裏，

是應該感到不合時宜，
因為現代的中國，
需要青年們的清醒，
需要青年們的氣力，
而且是山河破碎，滿目焦土，
青年們也不忍私自躲避！

高山樵牛先生說的很對：
「吾人不能超越現代」。

按不住幾千年的狂熱，
中國青年是歷史的命脈！
啊！大地啊！草原，
啊！山羣啊！樹海，

啊！長江和黃河的澎湃，
都在緊調着民族之琴，
聯彈出自由平等的歌音！
為這癱軟的，傷痛的祖國，
每個青年都伸出痠癢的手，
捧着鮮淋淋的血，
提着硬崩崩的頭，
彌補這歷史的決口！

現在我要答覆你問，
中國青年是有怎樣的苦悶，
如果你的感情，
能有太平洋的水深，
同時你的眼睛，
也有蒼蠅的翅膀那麼慫慫。
但這不像你解釋「八紘一字」，

可以引證中國的古典：
「八紘八尺之雲」，

你討論中國人民的思想，
又依據中國的王道精神。

現在中國青年的苦悶是：

一場風，
一團火，
一座山，
一片水，

是風火和山水合奏的音樂，
是血流和肉泥築成的境界，

奔跑，

跳躍，

撕撲，

擁抱，

在風中，

在火裏，

在山巔，

在水底，

衝破五千年的傳統，
是無可壓制的熱情。

如果你以為，

苦悶是心頭上的秋雨，

可是燃在心頭的火啊，

反把秋雨給蒸成熱氣。

能燃燒俄羅斯的雪原，

還是那普式庚的言語！

擺在眼前的事實，

不會逃出中國青年的眼睛，

歐洲人利用科學與技術，

伸張霸權，統治世界，

在中國青年的眼裏也很顯明。

霸權是一個噴嚏，

歷史是人類的呼吸，

萬世不朽的基業，

一個噴嚏不會有那樣的偉力！

所以叱咤世界的拿破崙，

終於作聖海倫島上的囚人，

聽着歷史的呼吸，

悵鬱的度其殘生！

路易十六抱着祖先的罪惡，

在斷頭臺上貢獻了生命，

至于威廉二世流亡，

尼古拉二世受刑，

這都是在歷史呼吸下的犧牲。

啊！現在的歐洲，

還繼續着可怖的苦鬥，

霸權的鐵爪，

握着歷史的咽喉。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

還有在萊茵湖畔，

冷眼看人家苦鬥的羅曼，羅蘭

，

可是這一次的生死關頭，

羅曼，羅蘭也捲入戰爭的漩渦

。 決不是理想的東西，

而日本是為了

八紘一字，

萬世一系，

但不比中國的辛亥，日本的明

治，

用自身的血刷洗自身的血跡。

而這種悲劇自然也有訓練，

有劇目，有設計，也有導演，

出場，是萬眾的臂膀，

是萬眾的歌聲激顫！

驚人的劇目，

悲壯的演出，

中國與日本，

血肉的構圖！

這裏面有字，

這裏面有詩，

這裏面有歷史的信號。

信號響了，

在亞細亞，

小舟上的悲劇，

迎着風，

冒着雨，

怎還不捲起這悲劇的尾巴！

然而請你不要發急，

從歷史上翻出來的劇目，

收場也有一個目的，

雖然歷史的動向，

平等，
和獨立，
不要看作「歷史的宿命」的
一張收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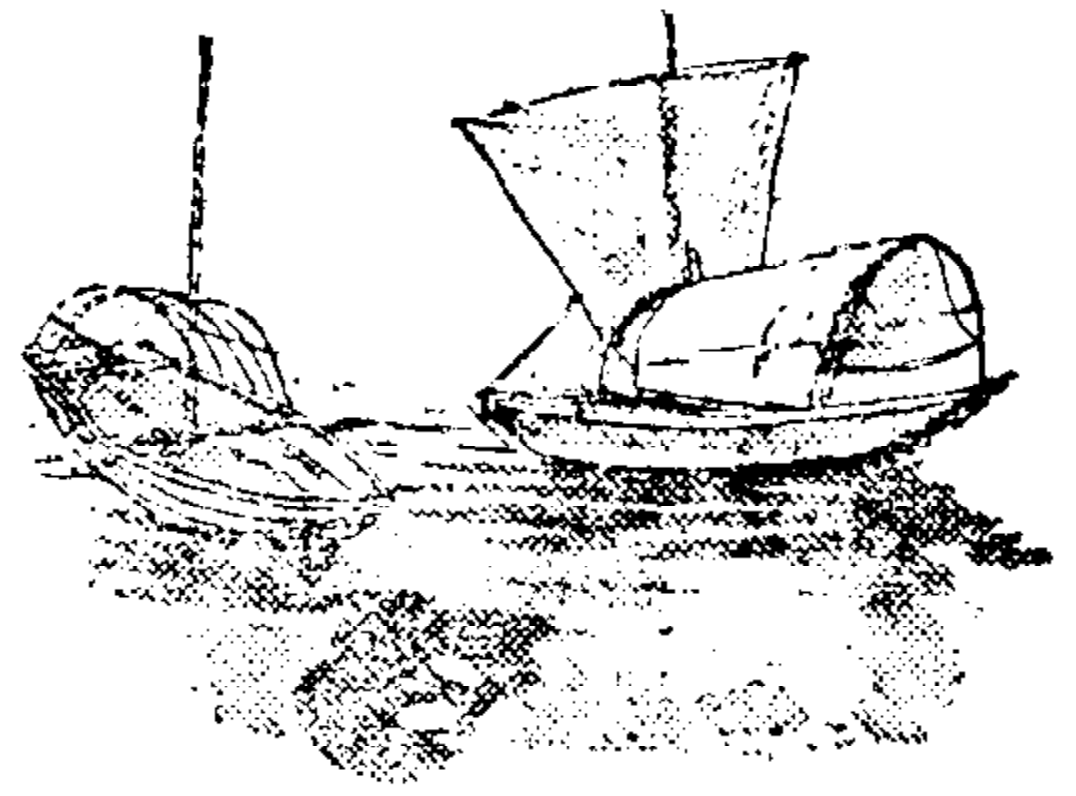
▽後 記△

室伏高信先生發的「寄中國青年」，我是在六月二十一日從上海出版的「新中國報」上讀到的，距現在已經是整整的兩個月了。

我從南京到上海之後，有些青年朋友時常和我談及此事，皆以苦無所覆為憾，便慫恿我寫點東西響應一下。我當然答應下了，却迄未動手，因為想說的太多了，反覺得說不出來。

茲趁夜靜，寫成這篇短詩，其實我是會寫詩的，本來想用別的形式寫點什麼，可是我能說出來的言語，反覺得用詩的形式適當，所以我就把這篇詩寫成了。

但不知道室伏高信先生能不能看到它，我却希望日本青年是能夠讀到它的。



憶西湖

陳柱尊

予客江兩約三十餘年，游西湖者不過三次而已。以西湖之高名，加以予之好游，與滬杭鐵路之迅便，計自今以前，游西湖者只此數而已，豈非異事？然而有故焉：蓋予於佳山水，不游則已，游則必欲淹留歲月，不然，不如其已；而讀書講學，輒無暇日。三次之游，皆無不稱意，故不欲多游也。浮生似夢，風景難常，城郭已非，湖山豈舊，執筆連如，追爲記此。

西湖古稱明聖湖，或稱金牛湖，以漢時金牛見於此，以爲明聖之瑞，故名。又以其在錢唐，又名錢唐湖。又以其委輪於下湖，故又名上湖。又以其在杭城之西，故又稱西湖。海內以西湖名者三十有一，而是湖獨著。蓋山水之勝，史蹟之盛，以斯湖爲獨著也。開濬西湖，當始於唐李泌，成於白樂天。樂天別州民詩云：「耆舊遮歸路，壺漿滿別筵。甘棠無一樹，那得淚潸然。稅重多貧戶，農饑足旱田。惟留一湖水，與汝救荒年。」樂天居西湖作詩，盛稱西湖之勝

，佳作甚多，如錢唐湖春行云：「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腳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纔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裏白沙隄。」西湖晚歸回望孤山寺云：「柳湖松島蓮花寺，晚動歸櫂出道場；盧橘子低山霧重，棕櫚葉戰水風涼；煙波淡蕩搖空碧，樓閣參差倚夕陽；到岸諸君回首望，蓬萊宮在水中央。」宋時蘇東坡知杭州，疏濬西湖，功亦甚偉。其乞開杭州西湖狀云：「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七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杭州，湖之葑合者蓋十二三耳。而今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積，如雲翳空，條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爲人乎？」東坡前後在西湖，佳詩亦甚多。其去杭

三絕，題云，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日自覺出處老少，盛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別南北山諸道人，而天下竺惠淨師以醜石贈行，作三絕句云：「當年衫鬢兩青青，強說重臨慰別情；衰髮祇今無可白，故應相對說來生。」「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便從洛社休官去，猶有閒居二十年。」「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記幾回來；還將天竺一峯去，欲把雲根到慮栽。」蓋白蘇二公不特儒雅風流相似，其有功於西湖，亦甚相似也。游西湖者安得不諱之邪。

由湖邊放掉，直至三潭印月。三潭者，西湖名勝志云：舊湖心寺外，三塔鼎立，相傳湖中，有三潭，深不可測，故建浮屠以鎮之，塔形如浮瓶，蕩漾水中，所謂三塔亭亭引碧流也。舍舟而上，石橋曲欄，下臨綠水，青荷迎風，芙蓉吐艷，四圍垂柳，臨水婀娜，頗似美人對鏡弄妝，臨風鬢髮也。明禡大年詩云：「纖雲掃迹浪風收，塔影亭亭引碧流；半夜冰輪初出海，一湖金水欲鎔秋；龍宮獻璧神光吐，蛟室遺珠瑞氣浮；浪說影娥池上景，不知此地有仙舟。」

由三潭印月，放掉至湖心亭。古湖心亭本在今之放生池，屬於三潭印月者也。今之湖心亭，乃在三潭北塔之北，內有湖心寺，地以湖心名者，以其在全湖之中心也。四望綠水，波影蒼茫，每念風詩「所謂伊人，宛在水中央」之句，爲之低徊不忍去云。由是回舟小酌，酌

金陵名蹟略述

門言

金陵爲山水之窟，六朝以來名蹟甚多，今大部已不能實指其處，明以陪都之盛，士大夫麗都閑雅潤色承平，名園輩出，時至於今，亦皆無跡可尋矣。今略舉其較爲著名而遺跡尙可依稀彷彿者於下：

石頭城在清涼山西，卽楚之金陵城，三國吳大帝重築，諸葛武侯嘗駐軍於此，自晉至唐，爲歷史要地，卽所謂：「鍾山龍蟠，石頭虎踞」者，故南京城至今仍有石頭城之名，城北有石壁陡出，遠望有如鬼臉者，故亦有鬼臉城之稱號，今已廢圮。臺城在鷓鴣山北，帝時侯景困於此。新亭在三山門外卽周顛與麓，梁武諸名士遊宴相對流涕處。冶城在臺城西，今名朝天宮，周圍以廊壁，建築宏偉，宋名天慶觀，元名玄妙觀，明始名朝天宮，後改爲文廟。明故宮在朝陽門內，爲明洪武帝之宮城，宮城悉燬於洪楊之役，革命後，廢垣殘壁，亦多爲蔓草。中山陵在明孝陵之東，爲 國父中山先生之墓，規模宏壯，氣象萬千，其背卽爲鍾山也。明孝陵在獨龍阜上爲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埋骨之所，墓所殿宇，多燬於洪楊之役，今惟石人石馬雙立斜陽而已。鍾山岡巒盤環，岩泉既清且秀，有宏覺寺、虎跑泉、一人泉、文殊洞、觀音閣、飲馬池、七佛庵、辟支洞、獻花岩、華岩寺、通雲亭、芙蓉閣、靈岩寺、招隱館、琵琶街、太子岩諸名勝。覆舟山在太平門內，東連紫金山，北臨玄武，西爲鷓鴣山，其頂鷓鴣寺在焉。遙挹鍾山之秀，近攬玄武之勝，風景遐曠，實爲怡情勝地。覆舟山之北則有北極閣，明初建觀象臺於斯，名曰欽天臺，今於其址建氣象臺。清涼山在漢西門內，樹木深幽，可爲避暑之地，有掃葉樓翠

文

友

酈大醉，夜宿丁家山康莊。

康莊者，南海康長素有為之別墅也。族姪實夫，師事南海，故與同寓於此。亭臺幽雅，內有日游堂，聯云：『陵谷多賢，山海多變，宗教多劫，國土多淪，高閣難蟲看得失，無一物當情，覺來栩栩。天地不大，毫末不小，大椿不壽，朝菌不短，微塵世界何愛憎，觀我身自度，想入非非。』跋云：庚申秋冬，營西湖別墅於丁家山，舊鳴琴石巖，石屏十丈，高聳二丈，為康山。築室成，名人天廬，內為開天天室，外為天游堂，上為寒天一廡，落成，寫此自娛云云。時適暑假，西湖氣候甚熱，宿丁家山，至夜半始稍涼。

翌日，由丁家山而下，仍泛舟游湖，由玉帶橋經西冷橋游孤山，息放鶴亭，宋處士林和靖故址也。至元間，余謙既葺處士之墓，因植梅花數百本，構梅亭其下，郡人陳子安以處士妻梅子鶴，不可偏舉，乃持一鶴放之，後人遂建放鶴亭。由亭而上為四照閣，稍憩，茗於西冷，石徑高低，小山瘦逸，印人丁敬鄧石如及書家吳昌碩之石象在焉。

嘗於暮春三月，清明節假，借繼室鄭麗玄同遊西湖，由花港觀魚，緩步蘇堤，於時桃紅柳綠，或疏或密，青紅相間，至曲院風荷而午餐。餐後一路覽勝，至平湖秋月而晚酌。於時春而非秋，初月微明，與麗玄左手持杯，右手持竿，且飲且釣，至夜深大醉，宿於湖濱旅館。

翌日，乘籃輿至靈隱寺，亦名雲林寺

，在靈隱山麓。靈隱山亦名虎林山，羅處約重修虎林山靈隱寺記：所謂羣山環倚，一峯中斷，平湖鑑物，洪濤駭人，雲生若趨，石怪欲語者也。陸羽記：東晉咸和初有梵僧慧理由天竺而至，歎曰：茲山靈鷲之一峯耳，何代飛來乎？故其山又名飛來峯。山旁多石刻佛像，其山多石，石隙草木蒙茸，頗似桂林諸山。山下有清溪，當寺門之外，瀦而為池，滿而後流，潺湲有聲，上有古樹，綠陰蔽天，羣鳥飛噪其上。樹下有亭，亭中有碑，游人多息其間。寺宇宏敞，齋堂衆美，杭州寺廟，斯為首屈。程敏政詩云：『飛來峯下舊祇園，勝覽平生第一番；方丈雲深疑伏虎，洞門風冷罷呼猿；天開畫史丹青筆，水雜游人笑語喧；相對東皇須盡醉，一時那得聚高軒。』

由靈隱寺行里許至中天竺講寺，由下天竺寺復里許至中天竺講寺，由中天竺禪寺再行二里許至上天竺講寺，是為三天竺。三竺各擅其勝，而上天竺寺宇尤為偉麗。吾尤愛者，沿途山澗清淺，潺湲作聲，澗邊山花艷發，星星欲然。

翌日，游大慈定慧禪寺，試虎跑泉，相傳昔有二虎跑地作穴，泉遂湧出，故名。境地幽清，旁有濟祖廟。游龍井九溪十八澗，經理安山，息理安寺。沿途花鳥迎人，清芬撲鼻，地既幽僻，而寺觀池亭，玲瓏巧妙，時點綴其間，真似雜花生樹也。久居塵海，到此令人不欲歸。

又翌日，獨登南高峯，麗玄不能從。

峯與北高峯相對峙，稱雙峯插雲，蓋環西湖之山，以此西峯為最高，遙望如雙塔之插天，身登其上，如飛鳥之凌空。王世貞北高峯望大江暮歸即事詩云：『捫蘿直上驚峯頭，縹緲平沙枕碧流，匹練中分吳越地，雙峯對表帝王州；憑虛霽景驕相襲，入暝湖光炯不收；扶路嘯歌那覺晚，麗樵清響滴銀虬。』

嗟乎！人之游也，自其表而觀之，一而已矣；而吾之游也則稍異焉。當吾之游湖也，湖中之勝，雖身歷之，而吾之心乃在乎山，愛其環於湖之旁者，雲煙變滅，朝暮不同，晴雨異態，或隱或見，或遠或近，似虛實有，疑真實幻。及吾之游山也，山中之諸勝，雖目賞之，而最愛者乃在山下之湖，湖水如杯，湖船似蟻，天上之雲下沈，湖畔之煙忽起，沈者如飢鷹之隨人，飛者如輕鷗之逐浪，俄而凝目靜觀，又忽如四山皆岸，四圍之天空皆似西湖之水，凡飛鳥之翔於空際者，皆疑沈魚之游於水中。詩云：『鸞飛戾天，魚躍於淵，』不知其孰為天乎？孰為淵乎？斯一奇矣！及其久之，又凝目而思，九溪十八澗，孰似吾鄉之斗口；南北高峯，孰似吾鄉之大容；靈隱飛來，孰似吾鄉之天竺；則吾身雖在西湖諸山之上，而吾之神已游乎故鄉之內，游萬松園，謁吾父母之墓，登獨山之麓，弔吾亡妻之墳，升一嶺之巔，望吾平生登臨游釣之所，斯亦足樂乎者耳。他日淨洗紅塵，當重游而詳記之。

微亭諸勝，亭為南唐後主之避暑宮，今已傾圮，樓為明末龔半千隱居之所，至今尙歸然獨存。袁子才之隨園故址，亦在此山之麓。雨花臺在中華門外，一名梅岡，又名聚寶山，相傳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講經於此，天雨賜花，天廚獻食，故名。滿山產五色小石子，佳者斑斕晶瑩可為玩賞之品，附近有天下第一泉。玄武湖在玄武門外，亦稱後湖，堤柳塘蓮，紅綠掩映，清流蕩漾，花木扶疏，留連其間，莫不佳趣橫生焉。莫愁湖在三山門外，本名橫塘，南齊時有盧家少婦名莫愁者居此因以得名，臨湖面山，素稱勝地。秦淮河相傳為秦始皇所鑿，始皇東遊，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於是，始皇塹北山以絕其勢，所塹即今之秦淮也。水自東而西，貫南城一角，兩岸為歌樓畫舫所集。夫子廟一段，尤為熱鬧，秦淮風月，為千古之艷稱。半山寺在鍾山之南，王安石之故宅也，寺前有雙楹，相傳為安石所手植，由城東至鍾山，此地適為半途，因以半山名之，安石亦因以自號半山。燕子磯在觀音門西，峭壁千仞，俯臨江水，登高遠眺，豁人心胸。幕府山在燕子磯西，亦瞰臨大江，有五峯十二洞，俱清幽絕塵。棲霞山又名攝山，以多產藥草，可以攝生而名之，在城東四十五里，奇峯突起，怪石嵯峨，有紫峯閣，千佛岩，明月台，以及白鹿泉諸名勝。清高宗曾題為江南第一明秀山。山上鑿佛，數以千百計，靈宮梵宇，彼此皆是，而以達摩洞為最奇。茂木滿山，尤多楓樹，每至深秋，殷紅一片，蔚為奇觀，士人有「春牛首秋棲霞之謬」。湯山在城東六十里，有溫泉七處，浴之可療瘡疾。牛首山在城南三十里，有東西二峯，東峯以岩洞勝，西峯則以石窟著。愚園一名胡園，在花盞岡之東南。劉園在雨花台側。韞園在鍾山之麓。薛廬在漢西門蟠龍里，皆以亭榭花木，佈置得湖山自然之雅，而薛廬山水尤佳，夙有小西湖之稱。



西湖秋色

蘇奇

秋天該是爲每個人所喜愛的季節吧！而我自覺喜愛秋底程度較他人深一層。因爲在那秀麗的西子湖畔，消度了三個秋天了；這三個秋天裏，飽嘗着全國最美的風景區——杭州與西子湖所賜予我的最高貴最佳的禮物，領略着無限自然界新鮮活潑以及靜美的境遇，這豐盛的感受，委實不是拙筆所能形容盡致的。

由於這一種倖運的遭際，使我在腦海中深深鐫刻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從此在我生命的旅程上，將是一件最值得提起的有價值的史蹟了。

如今又在極濃厚的興趣中，讓秋底翅翼載着我翱翔在挺秀美的西子湖旁，那是夠我多麼陶醉的時令呵！

假如你願意聽我細訴一番她——西子湖底秋色的話，我不妨先從外表上描出一個輪廓來，儘你神往。

高朗的碧藍的天空，沒有纖毫雲影，在純潔的陽光之撫護下，有如聖處女底明亮的眸子，靜靜地睜着大地；被殘暴的夏底魔鬼，威脅了長時期而不能舒一口氣的可憐的大地，對着這默默含情的眸子的顧盼，會怎樣的得到安慰而恢復了固有的精神，孕育着花木，愛護着昆虫。

所以在西湖之濱，有濃綠得可愛的高大的樹木，也有濃綠得可愛的軟綿綿的草地；風過處，細密的樹葉簌簌的振響出一陣低微的音樂，含有湖水的清芬味的涼風襲上身來，多暢適，多開懷！濃綠的草地上如果沒有陽光照射到，——那全是廣大的樹蔭底恩惠，那便是依舊非常涼陰的談天所在，儘可能坐在軟褥似的草上，整半天地不想走開。

澄碧的湖水，反映着蔚藍的天幕，愈覺得清澈見底。微風

吹皺了她底外衣，閃爍着鱗樣的波紋，靜靜的，沒有一絲聲息，一種端莊靜穆的性情流露在不知不覺間。

然而偶然也有迫使她憤怒的時候，只要風勢較大的陰霾天，以狂暴的風力，掀簸得柔靜的湖水終日無休止地起伏着波浪，有時候浪濺上石階，石階濺濕了，一次，二次……只是她底怒意是很罕見的呵！

至於那崗巒起伏，雄壯又蜿蜒地三面環繞着湖域而作爲屏障和增添其秀美的山峯，渾然一團翠綠的色彩，掩隱在白雲之間。它底倒影映入湖中，尤能呈顯出異樣的情趣；當湖面被風吹動時，山影會隨着左右的搖晃起來，像一幅傳神的油畫，而畫中的影兒可還不能和它同樣的有活潑之感。這時候，如果還在清晨，陽光不甚討厭的時候，扁舟蕩漾在這兒，幾疑置身在畫中了！

遠山也許有些不能親近西子之苦，只間接地給她添一分媚；可是像寶石山却是最鄰近她的一位了：山上那一幢高高的保叔塔，給倒映入湖中，更比正看來得有趣，因爲正看只能覺到它的雄偉，而湖中的倒影更具有玲瓏嬌態；要是你粗

心地只瞥一下平凡的保叔塔時的，相信夢中也不能想像到倒影的逗人興味吧？

除此以外，該提到湖中的點綴了。

小小的遊艇，張着潔白的布棚，白影點點分散在寬闊的碧波上，以及綠成一片的白堤邊，分外醒目；湖心亭的紅牆被綠樹蔭圍護着，清靜幽雅，兼而有之；三潭印月的殘荷，鋪滿在紅欄干圍成的池內，憧憬盛放時的豔麗，夠多麼悅目賞心的！現在雖已飄殘，但已結成果實，似乎並不虛糜了造物的提攜之力，完成了使命。

中山公園內的花木茂盛，也相當陪襯得西湖之不落寞；那裏四季有美麗的花朵開放。現在，雞冠已無甚別緻；而鳳仙底嬌姿可惜生得太低矮，也太匆迫；還是海棠粉紅色的小花朵，似醉美人的酡顏，靜靜的顧盼着，却是令人留連的。總之草本的鮮花，在秋天是頂多的，可惜香來不久長，不能多供人們欣賞。待等桂子飄香，那清幽底芳香，散播得很遠，由是，西湖更顯得有特殊的風韻了。

原上之歌

路易士

暮雲的彳亍，
若原上之牛羣。
以是牧兒之俚唱，
遂使葵實頻點其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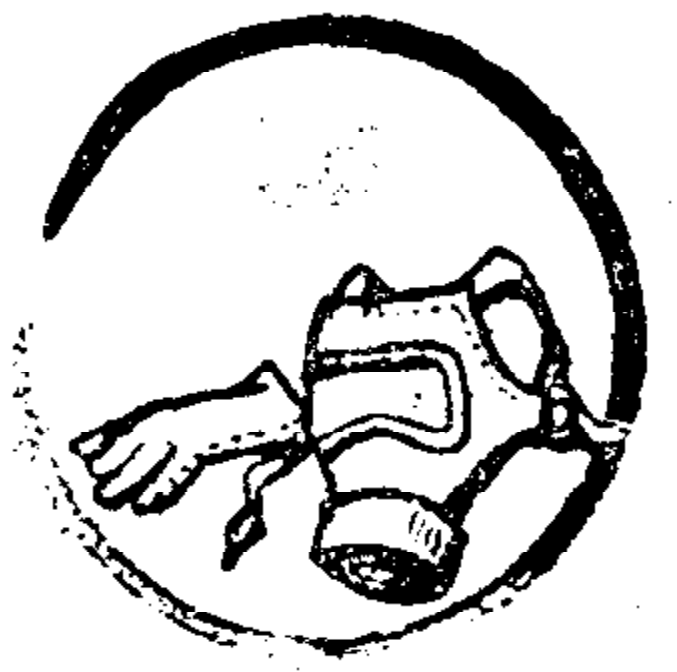
說這裏是江南嗎？
聽九月風步之逡巡吧。
但一個刈稻女的眸子，
却是那麽溫柔的。

當暮幕下降，
虫聲亦四起了，
乃有充滿了好奇心的小
河浜，
筆直地，奔向低矮的地
平線。

括風天

前人

括風天。
你教我唱些什麼呢？
少年的燈全熄了。
世紀的飄搖啊！



生之流浪

莎 蕾

流浪，流浪！……
整年整月，我奔波着，從地角到天涯

何處是路的盡頭呢？好讓我歇下這一副擔子。

文

嚼着榴槤，椰子，浴着海水浴，穿過闊葉子樹叢，度過充滿羅曼蒂克氣味的月夜，從南國我又流浪到北方，長白山的皚皚白雪，刮鼻子的風，撲面的沙，重的皮裘！……

從爛漫的春天，到炎熱的夏，梧桐滿階葉，彤雲的天空，飄着片片雪花，一個個年頭打下溜過——我生活着。

友

在一個地方停下脚，剛跟周圍的人們厮混得有些熟悉，一種力，又無情的將這種關係硬生生的拆開。疏遠，淡漠，時間的齒輪漸漸磨平了記憶的痕跡，印象在雙方的腦膜上漸漸退去，沒有蹤跡！

於是又到了一個新的地方，陌生的人羣。

(41)

生活真是個苦痛的擔子！沉重的壓在肩，壓駝了背脊。幾根瘦弱的骨頭吱吱的叫痛，脚底磨穿了泡，抬起羞澀的眼皮，我不敢望一望前方，伸展在面前的永遠是這樣一條無盡長的路！

……爲什麼我的命運是這樣坎坷呢？

在流浪的途中，我得着一個知音，一個同伴。她有着南國女性的熱情，活潑，勇敢。她帶給我熱烈，奮發，前進的勇氣。從她黑色的瞳仁中，淺淺的笑渦，我獲得了生活的源泉，我深深的愛了她——寂寞的旅途上得了同伴！

生活下去，生活在光明的孕育中。然而，終於病魔無情的來攫去了她年青的生命。

生活的火花幻滅了！

我已鼓不起一點生的興趣！人世是冷酷，無情，生活是一杯辛酸的苦酒！

心尖上的創口，滲着殷紅的血水，永遠沒法彌補的烙痕！

捧着這顆創痛的心，我已搬不動重滯的脚步——我疲累於這樣流浪的跋涉，我要休息。

在一座山脈，荒僻的一個鄉村裏，我留了下來。

我愛牠的卑塞，古老，荒涼，寂寞！

我要逃避開人世的煩囂，虛偽，浮華！……

一直流動着的一般水流，雖然是這樣渺小，但也越過了叢山，峻嶺，河海，江沼，翻滾着，躍動着，永遠活潑。如今：却做了蓄滿的死水，靜靜的沒一點聲息，子不作了遊戲的天地，垃圾，枯草，汚布，……沉澱在心底，清的面轉成黑濁，泛濫起陣陣腐朽的氣味！

蟄伏在這荒僻的鄉村裏的一間陰潮濕的小屋子裏，我成了隻怕光的鼯鼠，讓蛀虫在黑暗裏噬啣着我的生命！

我畢竟後悔了，我不能讓生命之流停止而腐朽，我也不能讓生命在這小屋子窒息呀！

我要動，我要亮光，我要溫情，我也要歡笑！……

我重搬動麻痺的脚，衝出了那座小屋，毫不留戀的離開了那荒僻的鄉村，再踏上了征途。

我重新聽見沙沙的脚聲，和着心弦跳動的共鳴。

夜幕遮蓋了大地，漆黑一團，前路一點也看不出，我變了失明者。用緩慢的腳步探測着地面，摸索着前進。

風吹着哨子，天空下起冰涼的雨點，狗的吠聲像狼嗥，我感到恐怖！……我渴望一星火光！

我終於看見一閃一滅豆樣的火光了，我狂喜！

雨點放大了，風緊緊的吹，我奔了起來！

我絆了一交，被一塊堅硬的石頭。我爬起來了，繼續撲向火光，忍着疼痛，我知道膝蓋上一定有了創口，血正在流！

敲開了門，我向一位慈祥的老者道着歉意，懇求借宿一宵。他毫不遲疑的答應了；還從灶下搬出了粥菜。

我感到人類並不完全沒有同情！

狂風伴着激雨，像山洪爆發，像怒馬奔騰！

天空響起了雷聲，閃電劃破了黑漆的天空。突然有生命的歡呼從房內發出：「天亮了，天亮了！」

在結着黑色的穗子的燈草的黃弱光焰裏，我看到老人的眉心打起結，輕輕的吁口氣：「這是我小兒子病中的囈語！」

我含糊的點點頭，沒有說一句祝辭！

天亮了，陽光洒滿了一屋子。

我由衷的道了謝，那慈祥的老人誠懇的留我再住一宿！我那乾涸的心湖激動起微笑的漣漪；旅途之家溫慰了我遊子的心海！然而領受這一份超然的熱愛，却使我更增深深的慚愧！我終於謝却了這盛情與厚意而登程。

增田書向秋

山本夫人几下：

台翰收到矣。我是好寫散文的人，所以不大喜歡詩，只是在幼時曾偶而讀過唐朝李賀的詩，因艱澁不可解，所以很佩服，現在已經連這位李君也不佩服了。中國詩中不常見有「病雁」，「病鶴」倒是很多，「清六家詩鈔」中也一定有罷。鶴是被人飼養着，牠是野生，即使病也恐怕無人知道吧。「棠棣花」是由中國輸去的名詞，「詩經」中既已有之，這究竟是怎樣的花，論議頗多。普通的說法是，棠棣花今名「郁李」，日本不知叫它什麼，總之，它是類似李子的，著花明與花形均與李相同，花作白色，只是比較小一點。果實很像櫻桃，小孩們常吃它，但一般不以它爲果物；但是，也有人說棠棣花是「山吹」。

上海冷了，室外三十度左右，內山老板，拚命地繼續寫他的漫談，已經完成了三十篇。我們都很平安。

魯迅頓首（一九三五）一月十七夜
 （註）：山本夫人爲改造社主幹，山本實彥氏之夫人山本茂枝女史。山吹亦名棠棣，花黃色，不結實，高四五尺，屬薔薇科。

增田兄：

十日來書敬悉，令愛及令郎的相片已先此拜收。他們長大起來，增田第二代在世界上的位置是要廣大了。「斯文」

靜土菴



碗人

靜土菴的山門外：

太陽高高的，孩子們一窩蜂似的湧上來，唱呀！罵呀！老遠就可以聽得着。山門板上，畫上一個圓溜溜的大王八。

孩子們爬上牆頭，偷着折牆裏的龍鬚柳，佛堂門響了一下，孩子們嘆通一聲，懼怕的從牆頭滾下來。搶了一鼻子乾土。

大家隨着佛堂的磬聲，經聲；一齊哼起來，像六月的蚊子，嗡嗡嗡嗡……

三月天，太陽暖烘烘的照遍了所有的地方。當然也照着靜土菴的殿角，照着靜土菴的門，照着靜土菴的佛堂角路。三兩個尼姑的頭皮，也同樣受着太陽光的洗禮。

一一

「老尼姑，

小尼姑，

腦袋像個禿葫蘆；

禿葫蘆，不長毛，

到年開個小水瓢。」

孩子們敲着山門板，一遍兩遍……反覆的唱，太陽快落了，孩子們有點累了，坐在石階上講連環圖。

「三俠劍，怪女俠，荒山老尼！」講到老尼姑，怎樣騙人家小姑娘，怎樣剖開孕婦的肚子。

孩子們一個個氣得眼紅，立刻站起來，拿起石頭砸靜土菴的山門，要老尼姑出來，給孕婦償命，把小姑娘獻出來。

花啦一聲，山門開了，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小尼姑，從門縫露出半面臉一隻眼睛，罵一句：

「野孩子，快滾，小心菩薩怪罪你頭疼。」

孩子們一羣闖上去：

「呸！小東西，不是你，你沒有那樣本領，請你師父出來，我們有話說。」

流浪人沒有家！

穿過了平坦的原野，涉過了濕草的水流，又攀上了一座高山。荆棘刺破了我的衣服，岩石割破了我的手指，流出滴滴生命的紅血！

人生的旅途，是多麼的悠長而遼遠，更是多麼的艱難！

沙沙的前行！

山野，森林、叢莽、平原、流水、小橋，……夕陽影裏，又沒入溟濛的彼方！

企望着溫暖的陽光，悅目的花草，一撮歡樂，一握生之興趣——一個希望。

希望像一個動人的火球，旺烈的燃燒着。憧憬是一塊磁鐵，吸住了脆弱的生命搖搖不墮！

流浪，流浪！……

整年整月，奔波着，從地角到天涯！

爲了找尋實現腦海深處織着的夢

本刊歡迎

投稿

批評

所載的大作，拜讀之下非常痛快，想日本青年大抵如此吧！可是，那樣的文章能刊於別的雜誌麼？畢竟是「斯文」的關係。

「文藝春秋」內山書店代售，但終未一讀。「堪稱杜甫（佐藤春夫在文藝春秋介紹蘇曼殊，文中曾把魯迅比做杜甫，堪稱杜甫——是增田涉寫的笑談）」可是，詩不如金，豈不難堪？今後將大作厥詩麼？

吳組湘是北平清華大學的學生，淑文則不知其為何許人，總之決非女流，中華全國男流之不景氣，其內情是可想而知的。

家人大體都很健康，惟我因受風正在發燒，不久便會康復吧？但，每一發燒便有身體增大之感，未始不是有趣的，西班牙風的事。

洛文上（一九三四）十一月十四日

增田兄：

今天接到四日來書，藉悉令祖母仙逝，誠可悲也；不過，八十八歲實可稱為高壽了，即使不死，也很難生存吧？

上海熱度，一週前是九十六度，這幾天是八十七八度，有時也稍高一些。我總是熱汗頻出頻退，實在有生有難之感，不過我想還沒交「頰蓮」，許是不會死罷！家人都很健康。

我今年是虛度時光，什麼也沒做。張天翼的小說，滑稽得過火，恐怕引起讀者的反感，不過，一譯成日文，也許可以減少些原文的討厭。

迅拜（二一九三）八月九日夜

人譯

孩子們自己覺得簡直是連環圖裏的人物，至少是劍俠，一定要找出來老尼姑的真贓實犯，不然砸碎老尼姑的山門，一同闖進去，看她們的機關，到底有幾處地牢！

「喂！老尼姑的毒劍，一定藏在炕席底下，」一個孩子提議。「對的：炕席底下有煙火，不能生鏽。」一羣孩子附和着，角門早被小尼姑關得挺緊。

一羣孩子還是噙噙噙噙……

三

一輛黑油油的汽車，停在靜土菴的山門外，汽笛剛必兩聲，一個小尼姑忙跑出來，打開兩扇角門，向汽車裏的女眷們作了一個手勢：

「阿彌陀佛，施主來了。」

孩子們一眼看到，不是昨天那個，昨天那個眼皮上沒有一塊紫紅色的瘡疤。

孩子們沒敢聲張，心裏在想：

危險！也有一個小姑娘，不過太小，

老尼姑是靡用，老尼姑靡有奶給她吃呀！

好在那個女人，不是大肚子，老尼姑也許不能挖開她的肚皮。

誰也沒敢聲張，大家作了個鬼臉，仍然坐在石階上，等着，等着看她們到底

被老尼姑害了沒有。

四

孩子們天天來在靜土菴門外，靜土菴

一點變故靡有。龍鬚柳漸生嫩葉來，拂着簷角的鐵馬，小草從石階縫裏鑽出來，太陽仍是照着。

殿上照樣起來鐘聲，孩子們照樣的噙噙噙噙……

一枝將才冒紅的杏子花，從西牆裏吐露出來，盪漾在春的氛圍裏。

孩子們底心，緊在提防着老尼姑的舉動，但是始終沒有看見老尼姑的影子；連老尼姑的聲音，孩子們也沒有聽見

一回，孩子們心，漸平靜下去。

然而，他們始終不相信尼姑們是善類。

五

早晨，一個春雨晴過了的早晨。

孩子們沒有來，一個也沒有來。

山門外圍着幾個人，踢着地上的脂泥，老尼姑指天劃地口裏喃着：

「我們這裏，是清淨地方，平素靡有甚麼歹人來往。老菩薩有眼，呵！阿彌陀佛！報應不爽，她，她是佛門弟子呀！」

靜土菴的山門仍然緊閉着，階下的草，比較高了些，龍鬚柳拂着簷下的鐵馬，叮噹，叮噹的響，孩子們照舊的噙噙噙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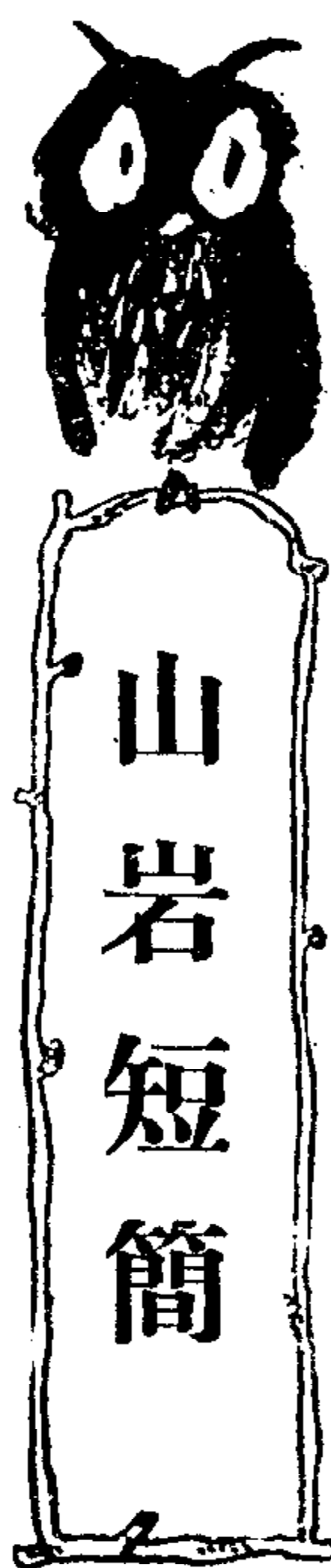
不過一枝將才冒紅的杏子花，不知被春風給吹到那裏去了。

商 易 貿

廠 粉 麵 江 鎮 行 洋 井 新

號一街河新江鎮場工
號十三路口漢海上所業營

號十三百路口漢海上店本
州揚·江鎮·津天·島青店支
湖蕪·州蘇·京南·錫無



關

山

笛

在這世界上刺目！

可是我爲什麼這樣暴逆呢？我不得不懺悔和痛哭了。

今夜，我真有興趣，如酒後的豪放和心境，來訴說我坦白親切的幸：……

夜深了，願你明天有個早起之晨！

二

今天雨，你想下雨天氣的山中，該是多麼的涼快呀！或許你已想像到；我已套上兩件單衣了，可是，我喜看雨的景緻的。

站在東樓窗前，瞭望到遠方深藍山背脊，罩上乳白色的厚雲，風來了，撲向每個山頭，朦朧之間，我聽到松枝哀調，搖拽的翠竹掙扎和潺潺山溪，因風流而更雄壯了。

前夜的暴風雨繼續着，使山谷的居民，因天時而挨受飢寒。

屋上零落的雨滴，從瓦楞間射下，清脆的，響亮的，如古寺裏的鐘磬和伴着木魚的節奏，使我思緒裏不斷徘徊着。

雨又來了，又隨着黝雲去了，在青色水氣返光下，山谷的人開始掛起笑臉，含着煙桿，快樂地又踏上了工作的行徑，小松抖擻擺去葉上水，又蔥蘢地直立着，山谷中一切又恢復了。

我們又選了個新的山地，這裏生活比前更清寂了，住在岩間古刹內，老了的朽木建築，是醜陋不堪，可是，一坐高高的僧舍，放在四圍皆山，一泓溪水之前，綠陰遍天，松竹搖風，涼快極了。

正午，當赤炎的浩日，靜靜地烘着山谷裏的茅屋時，有一種大自然的沉默，這沉默使你聽到金屬鼓動之聲，起自竹林，生在調蟬的翼下。接着是快樂的風，響過殿角的銅鈴，若一顆晶瑩凜冽的冰珠，使你有冬節的寒禁。木魚顫動的聲音似一個孤澀的命運在思索時的午夜獨語，我殊不憚其悠長！

黃昏，當淡淡的明月，照着木桌上零落的書籍，使我想展開胸懷，盡意傾瀉，對現實的情景，作「柏拉圖」的設想，於是握起筆桿，伸舒稿箋……

一瞬之間，正觸着我悽惻的心弦，多少夜，我爲了描摹我的情感，像個愚拙的繪畫者，對自己寫生的運用，竟會失了信心，可是臨寫成的圖象呢？我又不注意的把它撕碎，拋棄，如同任何年青的事物歸宿一樣！不過因我對它不滿，便更迅速的把它催殘了，與我對所有不

喜歡的事物一樣，別讓它多留一秒鐘，

太陽悄悄地出來，遍照山谷之中一切生物，又開始活動了。

三

天剛曦曉，我就起來，在山之晨，尙爲一個霧的國度。

淺碧色的晴空，浮着金黃色雲霞，觸着巒連起伏的山崗，從岫嶙峋峭的半壁巉岩，紆綉縹緲白色的蠕行動物似的，有着輕舒飄渺的裙環，盈盈的沿着懈澗上升，反射的金光，噴向着白霧，罩上了青蔥的山崗，顯得更神祕而優美了。

我冥想那些古人所說：「遁雲駕霧，羽化登仙」的超於人羣之樂，漫遊於白雲之上，飄御到極樂之世，白玉爲牆，翡翠作柱，黃金鋪路……

霧，已消散了，青山像沐浴一般，金色的光，透自松竹之間，隱約的聽到了山谷裏浮盪着一縷歌聲，這是「山之子」們，已在開始獲得了工作的快樂了。

四

幽靜的古刹裏，寂寞的我是從早晨到夜晚，就浸漬在這深沉的思索與徘徊裏，怎樣安渡這重圍的寂寞呢？簡直使我不敢想像。

寺前的草坪邊緣，是巍巍兀立楓樹的陰道，在細碎的不規則鵝卵石道上，無數的徘徊來埋葬我的寂寞和思索。

我的生活，與思想，是沐濕於山寺的漪流中，來憧憬於生命的線索。

楊萍，黎冷，白里予，告訴我，你們生活怎樣？

電發光
省光度
耐用
明准
瞭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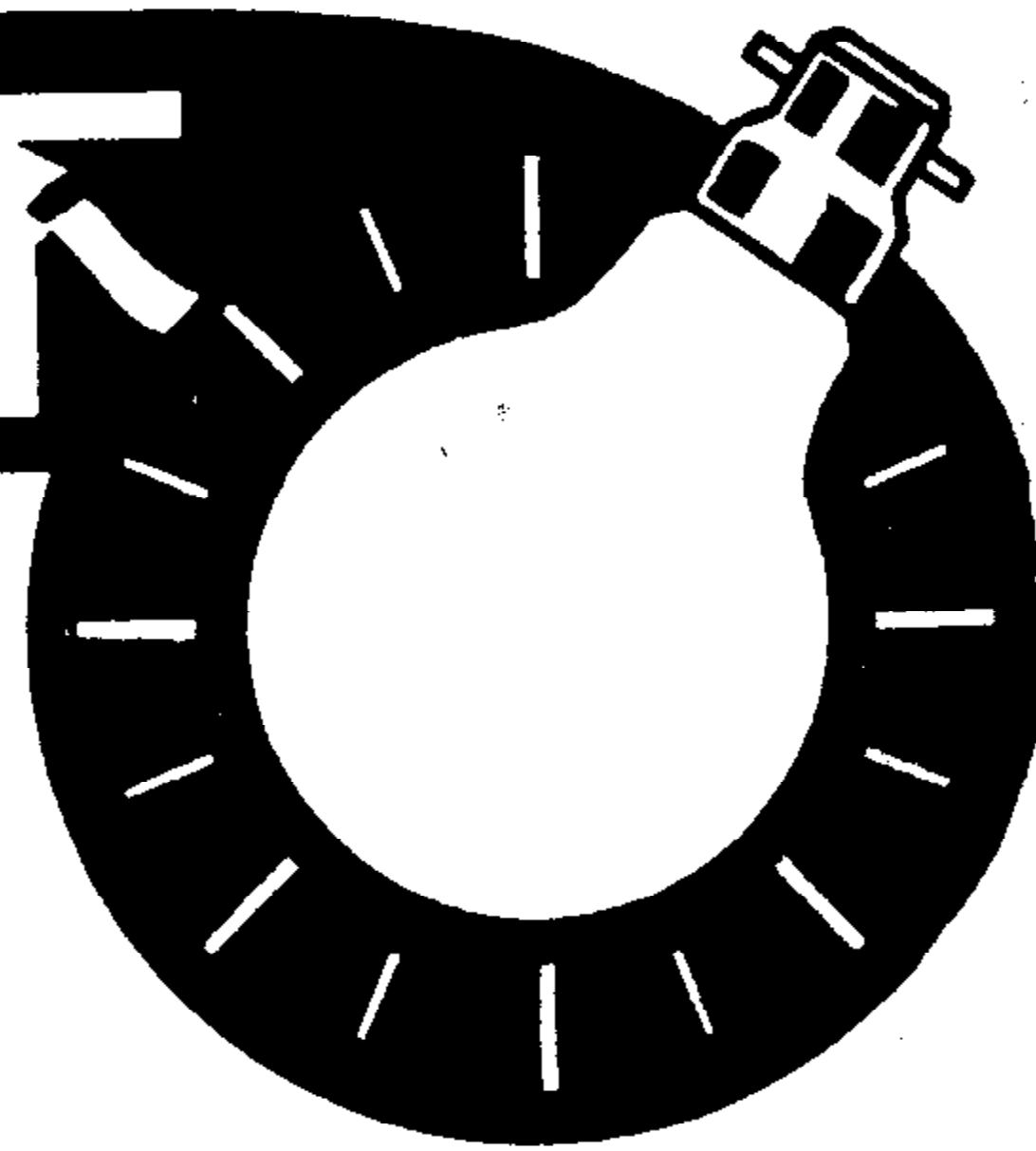
不夜牌燈泡

細田公司燈泡製造廠

營業所 上海廣東路二〇號東亞海運大樓五樓

電話二一六二九〇番

工場 上海楊樹浦平涼路九〇號自一八號至四〇號
電話二一五二番(呼)



英雄



平野東

若干年以前，在美國也許是在英國，總之是多產英雄的國家。有位某英雄，爲了慶祝自己某件偉大功蹟，舉行了一個堂皇的宴會，被邀請的自然均爲英雄之流，濟濟一堂，異常熱鬧。席間高談闊論，自在不免，更因爲高興，對於禮節小事，絕不顧忌，所以儘有些講自己英雄事業而得意忘形唾沫四濺者；至於主人，也忘去身份與賓客們爭論着，於是英雄空氣，瀰漫全室。

此時，有一人獨默默無語，看他身材矮小，毫無英雄之氣，因而座中人即有觀其異態而料其獨非英雄者，遂起立質問主人，爲何召來此人而減我等英雄光彩？此問題發出後，一時興奮場面竟爲之轉換，變得寂靜起來，顯然座中賓客均爲此詫異，眼光都落在主人身上，望他對這件事有所剖白。

「諸君。」主人站起來向大家用介紹的口吻說：「此公之英雄事業足堪驚人，提起來恐怕大家也知道，他就是刺殺十年前某財閥的兇手，也即是義士。」

主人說到這兒，衆皆哄然。「豈非當時反對政府最力之某財閥？」

「然。」

「政府下令緝捕刺殺該財閥者，即是此公？」

「然。」

至此，所有賓客，情緒熱烈，不克自持，羣趨此人左右，擎杯敬祝他的健康，因他果是英雄，果爲大我勇敢不計者。狂歡之下，當然也請他說些輝煌故事。

於是他立起說了。下面就是他所說的故事——

十幾年前，記得是春天，我流浪到這個城市來，生活實在太見不得人了，以致衣冠不整，朝無夕食，祇好每天在街頭徘徊，企圖找一個職業，即使臨時也不計較，但終無着落，使我日益難堪下去。

那一天，我已經飢餓捱到的

第三日，我神志已不清，胡亂地各處走着，我不知道這樣走來走去會達到某種目的，最後，在本城一座富有名氣的橋上停住了。自然，我那時思想異常紊亂，跳河自殺的這個念頭，幾乎佔據了我的腦子的全部，並且盤踞了不少時間，支持這種理念的最有力的，便是餓斃不如溺斃的痛苦來得少，豈知這樣思索下去，神經過於興奮，又使我對於這件事畏怯起來，心想如此做去，無疑的我一切就此終止，在這人羣里也絲毫起不了任何波動，彷彿死了一條狗，而且是一條癩皮狗，如果是一位英雄突然死掉：我想到這兒，英雄兩個字特別在我的意念里印得十分清楚，並且這個字眼好像在我眼前跳動着，引誘着，這時我反爲它開始苦惱着了。

我看見橋上的來往行人，個個都興高采烈，個個和善滿面，我明白他們都是循規蹈矩的善良人，但善良有什麼用，循規蹈矩又有什麼用？於是我明白，我明白他們所以遵守法律道德，因爲他們已經有了安定的住所，每天兩餐可以很不要費心的放在自己面前，因而對現實感到滿意了，法律道德對他們已經發生了效力，自然他們

活得非常安份。我則不然，天天被現實迫害着，恨不得將它一拳打破，像我這樣被迫害的，自然尚有許多人，我敢担保，他們都不會滿意現實的，然而爲什麼不連合起來去流血，去打破現實，沒胆量，沒胆量，沒胆量，誰也不去憐惜他們，接受憐惜也是可恥辱的事情，讓我去先破壞它。想到這兒，我忽然提醒了自己。

無論如何，這是一種英雄氣概，我認爲這就是英雄的解釋，即使當時的法律道德如何走在正軌上，破壞不啻流氓行爲，但，流氓也是英雄的另一代表詞。於是我又想，與其自殺，不如搗亂，亂子小入獄，亂子大死刑，於我不足恐懼，結果尚可落得英雄行爲。我預備開始搶奪，搶奪目標以食物最迫切。

我被犯罪思想煽動着，走下橋，走近附近一家伙食店，（請注意我的說話，這裏正是我生活及思想的轉機。）當我正欲決定衝進店裏攫取食物的時候，伙食店門口，正發生下面這件事，數個工人模樣的大漢，扭打一個穿得十分整潔的人，彼時此人被打得異常狼狽而無人問津此事，看他一副可憐無告的樣子，我不覺又生出維

護秩序的舊根性來，立刻放下我欲搶奪的意念，走去通知了警察，把幾個大漢捉了去。

承他在受辱之餘，還有一副好心情對待我，爲報答我的好意，在他把衣服整理好之後拿出幾個錢來給我，塞在我的手裏，但是我並沒有去接受這好意的代價，這倒不是我在尊重自己，實在當時覺得這交換的代價過於渺小，我頗憤恨，我幾乎反而也去毆打他一番了；看他樣子倒像富翁，我知道富翁反是最吝嗇的人物，因之我十分憎惡他，寧願枵腹，寧願不知有這回事，讓我暗地裏跟隨着他，看清了他的住處，設法洗劫他一番。這時他問我：

「嫌少嗎？」

我搖搖頭，我自自然然裝出不注意的樣子。

「看你樣子似乎是落魄的。」

「不錯。」

「假使你不嫌棄的話，在我可能範圍之內要儘量幫你忙的。」

「問我嗎。」我告訴他：「我是商科大學畢業，是專會算計別人的學科。」

「那好極了，我正需要這種人材，請你留下住址，過一天

我定來拜訪的。」

於是我毫不躊躇的寫了一個住址給他，並且我傲慢的說：「假使你需要的話，不妨來找我。」

他走後我即聽到路人的言論，批評他是本地最不安分的聞名的一個工廠廠主，適才毆打他的大漢，即是他廠中的工人，想是他諸般虐待了他們，然我管不了這些，我有我的理想和計劃，目前正迫切需要這般不安分的人來幫我的忙，別人的非議，是因為他們衛道的關係，而我目下正想破壞這些。

果然，沒有幾天他即來找到了我，不久即信任了我，如此我脫離了窮困，我非但有飲食，而且富於飲食，我足可因之心曠體胖起來，然而過去我過於痛恨法律道德，因之破壞搗亂之殘餘意識仍然存在，況且我的生活完全由非安份人配給，自當協助他做若干事業。數年當中，我曾給他學劃過如何組成某企業的托辣斯，而後可在議會裏弄得若干位置。又給

他用很少的錢創辦銀行，使他在若干買賣事項內取得大批的利潤。所以說他能在不數年中，所經營的企業飛黃騰達，並能獲得某個政黨的經濟支柱，其中我自然佔有大半功勳的。

隨着他已成了財閥的時候，我也成了一位富翁，我很有錢，有錢時即是需要法律保障的時候，我覺得這樣壓迫反對政府的財閥混下去，實在太危險，那末我的錢就跟時時放在賭盤上一樣，說不定什麼時候便又從我手中失去，這時我不願意再去破壞法律道德，我倒想到如何方能使財產得到維護，如果說世界上有兩種人存在，一是安份的維持現實，一是不安份的破壞現實，我寧願前者，我以為我很可以就此安份了的。然而雖仍可以做一個英雄，如果把英雄兩字解釋到正統上去的話，比方說，我設法與政府接近，遠離了這位財閥，我想這樣在我財產上的保護份量着實要增加不少呢。

之後，果真我逐漸與政府走

近，並且我極力表示擁護政府及其黨的元首，結果呢？結果就是十年來事實傳述的結果，我暗殺了他，我獲得了英雄的頭銜，雖然政府是下令緝捕我，一直到現在，但實在政府不營保護了我。

他把故事說到這裏為止，最後問衆英雄說：「各位大概知道，十年來我過得很舒服。他們——有些人，很多——把這件事，無論如何誇張以及樹立了不少冠冕堂皇的理論，但事實是這樣的。祇有這一點點。試問各位的輝煌偉大的英雄事業，其梗概是不是這樣的呢？」

全室寂然，無人回答，即使有些人移動餐具也是輕輕地，恐怕弄出聲音來打破這奇異令人不舒暢的空氣。這時却有一人仍然懵懂，懊悔剛才會敬酒給他，因而故意跟這空氣反抗似的，搖動着其碩大的身體咕囁着說：

「我早就看他不像英雄式樣。」

另一位英雄則暗地扯動他的衣袖，遞個眼色給他。



大鐘之歌

胡波

「叮！噹！叮！噹！」

江海關大鐘唱了。

它在哼什麼歌？

——回憶之曲：

「百數年前這塊土地，

還是漁夫叢雜村落。

後來，來了洋人，

看中了這個肥肉：

建築、

營造、

矗立起高廈大屋！

從此、騷氣佈滿街頭角落

；

過去的主人呢？

——祇贏得街頭露宿！」

「叮！噹！叮！噹！」

江海關大鐘唱了。

它在哼什麼歌？

——得意之曲：

「古老的民族：崛起了，

古老的國家：再興了，

普天下高擎起

正義大纛！

向榨油壓血的鬼子，

拔出尖劍銳刀：

索還原是我們

田地、

廬屋！」

「叮！噹！叮！噹！」

江海關大鐘唱了。

它在哼什麼歌？

——勉勵之曲：

「新生的國家！

再興的民族！

此刻，你們高唱凱歌了：

但是，切不可自滿、自足

，

驕傲、貪得；

要知道：這世上

等待着

我們救援的，

多少?!多少?!



鴉聲

悠然

「哇！——哇哇！」

早晨在床上，就聽見隔壁那個園林裏，傳來一陣老鴉的叫聲。我們一家人，對於那些世俗傳流的「鴉鳴吉鴉鳴凶」的迷信，雖然從來沒有轉一轉念頭，但是，那個老娘姨張媽，却已經在樓梯下吐着唾沫。

這一點極細微的事，我一走出家門，就把牠忘記了。

下午三點鐘，我因為會和一位朋友預先約定，要到他那裏去取一筆借款，所以，等不到Office散值，我就把寫字檯上的稿件收拾一下，一逕到庶務處去，打算在那本早退簿上簽個字。

剛把那頂呢帽拿到手裏，那玻璃窗外的一株槐樹上，忽然又傳來一陣老鴉的叫聲：

「哇！——哇哇！」

坐在我旁邊的小章，首先開着玩笑似地說：

「怎麼，要出去嗎？你不聽見老鴉在那裏叫，留神路上出

環上，碰了幾下。

「誰呀？」門裏邊發出這個沙啞的喉嚨，我很熟悉地叫得出，是那位置不多論爲老管家地位的老太爺。

「是我，老伯，我是姜慕白！」我的語氣顯得分外的謙卑。

「找誰？」他好像沒有聽見似的，又接着問。

「找蘭岩兄，我是前天和他預定約好的！」

「不在家！」那個蒼老而帶驕傲的聲音，彷彿就是剛才在槐樹上叫着的「哇！——哇哇！」

我並不厭惡那真的鴉聲，不知道爲甚麼，對於這類似的鴉聲，倒反會立刻感到一些憤懣。我是他家常來的熟客，而且，報了姓名，喊他「老伯」，似乎不應該這樣冷冰冰的對付我。即使我曾經向他的兒子掉過幾次款項，但是，他總也不至於會忘記：在戰前，我是怎樣的幫過他家的忙。

我不願和他多說，就這樣離開了那對黑漆大門。一出街口，細雨濛濛地已在開始飄着，我的眼鏡上加了一層模糊的薄霧；脚上的一雙布底鞋，也在臆部感到一些涼意，這分明是已經給水濺進去了。我想，剛

才要是他讓我進客堂去坐一下

，那麼我那裏會碰到這樣的遭際呢！再回到戰前，他們常常到我家裏來，那一次不是喊出差汽車送客的！現在……

於是，剛才小章和老係的話，又緊迴在我的腦中了，難道鴉聲真是不吉利的嗎？我不能使他們獲得勝利，我決計要盡我的能力，完成我的願望。我打算喊一輛人力車，變更一下路線，到××公司去找另一個朋友老施。當我正在街口的過街樓下，除下那副眼鏡來拭去雨點，忽然，從後面伸過一隻手來，拍拍我的肩膀：

「喂，老姜，對不起，我剛才驟然發生了一點要事，出去了一趟，你可會到我家裏去過？」——現在，我們一同進去！

「我不必回頭去看，只要聽清了「老姜」兩個字，就知道正是我所要找的吳蘭岩。」

「哦，你回來了，好極，好極！」我跟着他回進第一條街裏去。走到剛才我曾經敲過那個銅環的黑漆大門前，現在是輪到吳蘭岩自己來敲門了。

這好像是一種暗號似的，他只是一個「拍——拍拍拍」的敲了一次，那扇黑漆大門便開了開來，當然，來開門的，仍舊是那

位當差式的老太爺。

「哦，你回來了！」他垂着兩手，站在一旁，「啊，還有姜先生，請進，請進！」他好像完全忘記了剛才那一回事。

我聽到他那從鬆弛的聲帶中逼出來的話，更加酷肖那些老鴉「哇哇」的叫聲了；我憎嫌他，因此想起了早晨聽到的鴉聲而發生憎嫌。

「啊，老姜，真不湊巧！」吳蘭岩招呼我在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前天我會答應：預備借二千塊錢給你，可是，剛才，我的一個親戚打電話來，把我叫了去，據說，我們做的

一筆生意，發生了問題，非得再墊些本錢下去不可，因此，那二千塊錢，我暫時又得派一派川場了！」

我頓時吃了一驚：這一筆借款要是變了卦，不但好幾項欠賬不能了清，甚至連今天下午六點鐘就要截止的戶口米，也只好犧牲了。

「那……那……可不可減少……一些……」我囁嚅地說。

「你別急！我不過告訴你：這幾天是恐怕不可能了，再過一個星期，我一定替你辦到……對不起！」吳說着，表示十二分的抱歉。

……

我猛然地醒悟過來，剛才小章和老孫的話，的確見了應驗了，難道老鴉的叫聲，真的會這樣不吉利嗎？我還是經濟自己的時間，決計實行找另一個計劃：上××公司去找老施。

老施是××公司唱片部的主任。我從升降機一直載上四層樓，走出鐵柵，很順利地就遇見了他。老施招呼着我，一同到他那張寫字檯邊坐了下來。

旁邊一位小夥計，正在搖動一架唱機，從機中所發出的尖銳的歌聲，確是那闕黎派歌曲「因為你」，我只聽得幾聲斷斷續續的歌詞：

「空庭樹，不開花……烏鴉……烏鴉……我不是在烏類之中偏偏恨你啊……因為你……不管朝朝暮暮，儘是叫哇哇！」

「倒霉，怎麼今天老是碰到了鬼，老是聽那「哇哇」的聲音？我雖然還沒有和老施開口，但是，那不幸的結果，我好像是已經預先知道了的了。我對於小章和老孫的預言，即使不相信，也不由得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一些戒心。

「近來很忙？今天到我們公司裏來，一定是採辦一些甚麼貨物！……」老施開始寒暄起來。

「不……不……不買甚麼！我想……」

話盒子又開了一遍，我聽得那「叫哇哇」的唱詞，彷彿在昭示着我：這交涉又會失敗了；我不想把我的意思，再往下說。

「老姜，你說啊，有甚麼為難？至少，我也許可以代你解決幾分之幾，你說呀！」老施表顯得很熱心的。

「我……我想向你那借五百塊錢！……」我終於大胆地說了出來。

「啊，五百塊，那真是，我身上湊不出這些？……少一點，怎麼樣！」

我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老施便從他的口袋裏，掏出兩張一百元的鈔票來，「先拿這一點去應應急，等我發了薪……」

二百塊錢，雖然是不經一用，可是，買戶口米當然是沒有問題了。早晨出來的時候，我不是很有把握的告訴過妻：儘今天一天，一定弄一筆錢回去。要是連這二百塊錢也不拿，回到家裏，這在妻面前的第一關，就不能過去。我只得觀瞻地伸出手去，接過了那兩張輕飄飄的紙頭。

「叫哇哇！……叫哇哇！……」

「話盒子裏還是繼續地唱着，我真是恨極了這哇哇的鴉聲。我在這唱機部裏，無論如何也耐不住了，立刻向老施告了辭，昏昏沈沈地走到××路去乘電車。

候在那個站頭上，眼看着車子一輛輛的過去，車廂裏全是擠得像沙丁魚的罐頭，弱不禁風的我，那敢和他們一起去拼！數着，數着，直等到開過去十七輛，我才在第十八輛上佔到了一個據點。

車廂裏真是嘈雜得可以！我聽不清他們的談話，但覺得有更多的老鴉，正在「哇哇」地叫着。我記起了剛才的遭際，戰戰兢兢地生怕有甚麼不幸的事，會向我襲來。實在的，我的心有些被搖動了，我漸漸地相信了小章和老孫的話，我也很想學着那老娘姨的樣，恨恨地吐幾口唾沫出出氣，可是，

一抬頭，便看到車窗上釘着的一塊佈告牌：「請勿吐痰」，我要是這樣做，旁人一定會誤會我在吐痰了。

好容易，車子快要到站了，離我的寓所，恰好還有三分之一的路程；我準備着，再挨過一霎苦悶的時間；不料，還沒到應該停止的前站，車子突然不動了。望望前面，接連

還有好幾輛，同樣地正在等候甚麼似的休息着。於是，一陣「哇哇」地好像鴉聲一般刺耳的談話聲，又起來了：

「甚麼事？」「甚麼事？」兩位攀着車頂上木杆的紳士，互相在詢問着。

「甚麼事！一定是出了甚麼花樣景！」一個夾着一隻大皮包的大胖子，把坐在旁邊的一位女學生擠得皺緊了眉頭，他自己還是滿不在乎地說着風涼話。

「有甚麼花樣景？左右不過是恐怖演習，一會兒就會開放的！」那個穿着白制服的賣票人，敲着他那隻票夾子，態度非常開適。

「喂，六十八號……觸那，……又出了事……」前面那輛車子上的賣票人，和我們這輛上的搭訕着。

「啊，你怎麼知道？……」六十八號也有些出驚了。

「剛才有人下車去瞧過，在前面，自警團已經把繩子攔了起來。」

「是不是？我知道一定出了花樣景……」那個大胖子毫不關心地又自言自語。

「你，別像老鴉似地瞎說！出了花樣景於你有甚麼好處？要是真的封鎖起來，大家也許

要在這車子上過夜了……」一個削瓜臉的中年人，用了吵架的口氣，瞪着那個大胖子。

大胖子似乎想不出甚麼話來回答他，只是哈哈地假笑了幾聲，彷彿表示：「瞧着吧！」但是，他那笑聲，太和他「哇哇」的鴉聲相像了，我又記了小章和老孫的話，惴惴然，惟恐那大胖子所說的，也會變成了不祥的鴉聲。

幸虧，最後傳來的消息，只是爲了兩個醉漢的互相爭鬥，因此打破了其中一個的頭顱。等到事情調查清楚，電車重行行駛，時間已經耗費了一小時又三十二分鐘。當我由最後一站，慢慢地踱回家裏的時候，恰好經過那家「大有」米號門口。一眼望到店堂裏的那架大自鳴鐘上，只見兩枝長短針，却好在最中央的地位，垂直地成了一直線。那銅欄杆上的小洞門，自然是已經封閉了，上面掛着一塊厚紙板，「本號第××期售米時間：自一日起至九日止。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六時。」啊呀，今天不是九日嗎？此刻現在，又不是正六時嗎？完了，這一期戶口米，自然只好犧牲了。

我噙着一包眼淚回到家裏，

那躺在床上的病妻，正閃着一雙滿含希望的眼睛，盯着我問：「怎麼啦？」

「錢是借到一點，可是，米店的售米時間已經過去了！」我懊喪地這樣直說了出來。

「輕聲，別給那個勢利的老娘姨聽到了！……」妻搖手關照着，「只是，連燒晚飯的米也沒有了！」

「買幾碗陽春麵來點點飢，怎麼樣？」在無可奈何中，我居然想着了這應急的辦法。

忽然，遠遠地傳來一串唱歌似的喊聲。「聽啊，買甚麼的？可是賣洗沙方糕？方糕挺好吃，我情願不吃飯，吃方糕！」我們那個不知世故的寶貝孩子，歡喜得直跳起來。

喊聲漸漸地近了，更近了，我才聽清楚，是「杜米要哦杜米！」

「喂，賣杜米。買不到戶口米，就買一些杜米吧！」這主意是由我提出的。

「杜米，你知道要多少錢一斗？你這二百塊錢，能買到多少？」妻表示反對。

「不管，有多少好買，就買多少！」我連忙喊着老娘姨，「張媽，張媽，快去把那賣米的喊來！」

後門開動了一下，一會兒，張媽就回進來了；她後面跟着一個中年的貧婦，和一個梳着雙辮的鄉下姑娘。她們的肩上，都負着一個枕頭樣的米包。

「我的米好，買我的吧！」鄉下姑娘搶前了一步，把那米袋塞到我的面前。

「先生，我也有二斗，你統通買了吧！」那個中年婦人也擠了進來。

「用不了這許多，我只要買二斗，多少錢一斗呀！」我先得打聽一下價錢。

「八十三！」雙辮姑娘把米袋往地上一扔，屁股就坐了上去。

「剛才不是和你們說好八十塊，怎麼加了價？」張媽當場就戳穿了這謊話。

「好，八十就八十，只是，我們兩袋，要一同去的！」中年婦人狡猾地笑着。

後門碰的一聲響，這大約是剛才張媽沒有把牠拴好，所以外面的人一推就推開了。

「杜米要哦？我們這裏還有！」又是兩個鄉下婦人和一個眯細眼的姑娘，嘻嘻哈哈地闖了進來。

「誰叫你們來的？」張媽，你把後門看守好了！」我一邊問她們，一邊和灶間裏的張媽打招呼。

「我們賣米的，都是規規矩矩，不會偷東西的！」——喔，為甚麼這樣看不起我們？」一個高個子的鄉婦說。

「我們和剛才進來的兩個是同伴，我們一淘出來，當然要一淘回去；在這裏歇一歇腳，難道不可以嗎？」那個矮胖子婦人加以解釋。

「碰碰碰！」後門又敲得很響，由那個高個子自動地去開了門，一下子，又挨進了五個背着米袋的婦女來：為首的，是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太婆；一個是在假髻上插上一朵紅花的鬚鬚婦人；一個是瘦得只剩皮包骨的癆病鬼姑娘；一個是麻臉的風騷少婦；最後，却是一個穿花布旗袍，燙過頭髮的姑娘。

「出去，出去！我們要不了！」

這許多米，不用一起進來！我忙伸開手去攔阻。

「先生，你別動手動腳？要知道，她還是黃花閨女呢？」麻臉少婦指着那個燙髮姑娘，存心想誣陷我一下。

「對你們說，買不了這許多米，你們在門口等着，不是一樣嗎？」我有些發火了，「照這樣亂糟糟的，我連一粒也不要買了！」

「那可不能夠；喊了我們進來，難道這樣攔我們出去就算了？對你說過了，我們不會偷東西的？」那個矮胖婦人，學着我的口氣。

一霎時，客堂裏，後客堂，樓梯下，直到灶披間裏，全擠滿了賣米的婦女羣。她們有的自動地端起茶杯來喝茶；有的打情罵俏地開着玩笑；更有翻弄我寫字檯上的書報的。

寫真應用 高級美術印刷

上海印刷有限公司

本社 上海赫司克而路三十三號A 電話四〇〇三七 四五九二 四〇一四
第二工場 上海華盛路一一〇〇號 電話五一一三七 五一二三一
第三工場 上海昆明路四〇五弄三七—四三號 電話五一九七七
漢口工場 漢口日本租界和平街一一五號 電話二二七九四

「噲，噲，噲！怎麼這張椅子，坐下去會彈上來的？不要緊，妖怪吧！」那個縫紉機姑娘，伸開了四肢，像酒醉似的倒在那張沙發上了。

「這是鄉下人，不怕笑話，連沙發也不認識！」那個燙髮姑娘混充內行。

「算你是城裏人，燙了頭髮，至多，也不過給城裏人做姨太太……」縫紉機姑娘反抗着。

我聽着她們亂七八糟的爭論、閒談，似乎已經把賣米的一會事，整個地忘記了。她們的說話，到了我的耳朵裏，漸漸地由清晰而模糊，漸漸地，竟變成了「哇哇哇！」「哇哇哇！」的老鴉聲，使我厭惡得想對準她們的臉上，吐幾口唾沫過去。

「啊……這把廚刀是你們的嗎？」後門口發現了一個粗喉嚨。

我連忙擠出這個娘子陣，趕了出去；原來是衙口擺皮匠攤的小六子。

「剛才一個塌米的女人，從你們這裏出去，我看見她拿着這把廚刀，所以將牠奪下了，請認一認，可是你們的？」小六子很有禮貌地把刀交給我。

這是六年前，我親自從杭州張小泉買來的，那有認不清楚的道理，我當時就向小六子道了謝，並且，摸出一張五元法幣，送給她的孩子買糖吃。

「你們說，不會偷東西，怎麼連我們的廚刀也拿走了！」我氣呼呼地回進來，無目的地這樣說着。

「自然，我們都是清清白白的，誰偷了你的東西來！那個偷東西的，並不是我們的同伴，你們自己不照顧好，還埋怨人！」那個鬍鬚頭咆哮着。

「你們都給我滾出去，誰的米都不要！」我也氣得忍不住了。

「哼，你喊了我們進來，可以不買嗎？我們是做生意的，你應該賠償我們的損失……」聽不清是那一個說的。

「啊，慕白，算了吧！」妻在床上招着手，喊我過去，「煩極了，我的心又跳起來了，你摸摸我的手腳冰冷，冰冷的，也許又要發病了！」——唉，吃不消！」

「哇哇哇！」「哇哇哇！」老鴉聲似的談笑，還是沒有停止下去，我痛恨這種人爲的鴉聲，好像比真的鴉聲，更爲不

詳。

「張媽，你把這二斗米秤一下，買下來就是了！」我給妻切着脈，一邊指着那雙辮姑娘的一袋米，把這件買米的事，完全委託張媽。

不到五分鐘，張媽走過來報告我：已經分做兩袋秤好了，每袋是十四斤。只要分量不錯，米質當然不去問他。

「倒在那裏？快些，我們還要趕回鄉下去呢！」那個燙髮姑娘代那雙辮姑娘提了一袋米，找來找去找盛器。

「喏，倒在這鉛桶裏就是了！」張媽指揮着她們。

「不可以，不可以！鉛桶吃不住，脫了底，修修起碼要五隻洋！」那花白頭髮的老太婆，很有經驗的，立刻走到天井裏，拿進一隻大腳盆來，「還是倒在這腳盆裏吧！」

我覺得她的形跡很詭巧，因此，便堅決地阻止她，一定要把米倒進鉛桶。那個燙髮姑娘似乎拗不過我，只得勉強服從了。

「我頭暈極了，快些，打發她們走吧！」妻閉着眼睛，精神很萎靡。

我一心注意了病人，也顧不到鉛桶裏的米了；急急地打開了皮夾子，數了兩斗米的代

價給那個販米的姑娘。

「哇哇哇！」「哇哇哇！」她們那嘈雜的談話聲，漸漸地遠去了；只留下那個矮胖婦人，向我懇求着：

「先生，我還有兩斗米，你買了罷，我家的孩子正生着病，你做好事！」

「你怎麼這樣糾纏，對你說不要了，還有甚麼多說的！」我推着她那雙辮着補綻的米袋。

「我的米，分量實足；她們的做過手脚了，不相信，你再稱稱看？」

「去，去，去！說過不要，一定不要了！」我把她送出後門，連忙回進客堂，幸虧妻的精神又好轉了，我才稍稍地放了些心。

想起了這矮胖婦人的話，把電燈開亮了，重行叫張媽把米裝進米袋，用秤秤了一秤，「啊，怎麼一共只有十七斤呢！剛才不是有兩個十四斤，應該是二十八斤啊！」張媽瞪着眼睛，也表示着驚奇。

「你看她倒下鉛桶去，是一隻怎樣的袋子？」妻問我。

「是一隻醜陋的白布袋！」我記得很清楚。

「哼，掉了包了！我看見張媽秤好了，是併在一隻有綠色

英文字的面粉袋裏的！」妻雖然病着，却還是這麼精細，「我剛才就想說明一下，不料心跡得那麼厲害，因此，倒便宜了她們！」

「她們原來故意造成這個紛亂的局面，趁這機會來撈摸一些外快的。唉，鄉下人，誰說鄉下人誠實，看了她們，真比都市中人還狡猾！」——這種有組織的團體，自然，連剛才偷刀的，也是他們的同夥！」

「我才恍然大悟，想不到在這大都會中住了十多年，還會在這批鄉下女人手裏，上一次當。」

「晦氣，晦氣！」妻也嘆着氣，「我連買一瓶藥水都捨不得化錢，一下子就損失了幾十塊錢，唉！」

「我不是早說過了：老鴉叫是不吉利的；大清早就「哇哇」地叫了這許多時候，我料到一定有禍祟，現在，真的應驗了……」張媽自言自語的，嚕嚕一個不的了。

我無聊地打開桌上那本通俗詩文集，却好那一頁上，有這麼一首五言詩：

鴉噪爲爲吉，鴉聲豈是凶！

人心最可怕，變幻永無窮。



△綜合問題，自中日事變以來，已日趨嚴重，現在已達極點。國府參戰以後，綜合問題的解決，更成當務之急。仁林先生的「論中國綜合問題」一文，首先對綜合缺乏的因素，及過去統制失敗的因素，加以詳細的闡明，最後則提出具體的改進方案，實可供當局之參考。

△在新中國的建設中，華北問題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因為華北與中央關係的變遷，足以影響到新中國的發展。汪向榮先生的「中央與華北」一文，對於中央與華北的關係，有詳盡的論述。凡關心華北問題者，務希對此問題發表高見。

△文學研究會原是個根基較固，成立甚早的女藝團體。牠在中國新女藝運動史上自有輝煌不朽的業績記載着；尤其關於竭力提拔新人一點，更值得作為目前一般編輯先生們的明鏡吧。

△涼秋時節，覺得西湖更可回憶了。「憶西湖」，是一篇有史有韻，音趣橫溢的珍貴散文。作者陳先生現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日前邂逅時，蒙陳先生笑應將來為一篇新的遊西湖記，編者敢在此為譯者們熱誠期待着了。

△本刊第一次大徵文截稿期，原定為九月十五日，茲以南洋遠地讀者紛紛函請展期，爰將截稿期延至十月十五日，希各地作者注意。

△本刊第五期隨筆欄內「橋」一文，業經各地讀者來函揭發，確係抄襲。嗣由本人來信承認，並懇求原諒，本刊姑念初犯，從寬處置。至請君此種愛護本刊之熱忱，不勝欣感，嗣後還希繼續支援為幸。

△本期封面「西湖秋天」執筆者近藤吾郎先生，係東京文化學院美術科畢業，曾於民國二十八年來滬研究關於中國風景，人物的繪畫美術，發表許多傑作，此次在東京參加一水會展覽會，在上海任日美術家聯盟，中日文化協會美術委員，在中日畫壇上，頗有名。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百老匯路二一九號
廣告部接洽
文友總社
電話四四二二二號

文友半月刊 (本刊文字嚴禁轉載)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册定價 二元五角 郵費在內

工部局警務處登記證 C 字一〇九一號
官傳部登記在申請中
編輯及印刷發行人 鄭 吾 山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五號
發售所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約售處 全國各地每日販賣店及各大大書局

本刊價目 (郵費在內)
每月 (二册) 五元
半年 (十二册) 二十九元
全年 (二十四册) 五十七元

理經總支中

，活胃，藥眼篤老，湯將中，丹仁
散効回，補兒海，飴田淺，兒比利
海，膏用百油人萬，丸應奇屋樋，
。兒諾佛爾，酒新新，粉痛止克的

亞東亞公司

阪大—京東 · 號二九路山中京南 · 號九三三路南河海上

公 司



新 新

場商大貨萬利薄一唯上海

最廉 售價 · 美備 萬貨

◀ ○ ○ 二 七 九 : 話 電 ▶

先 施 公 司

路 京 南 海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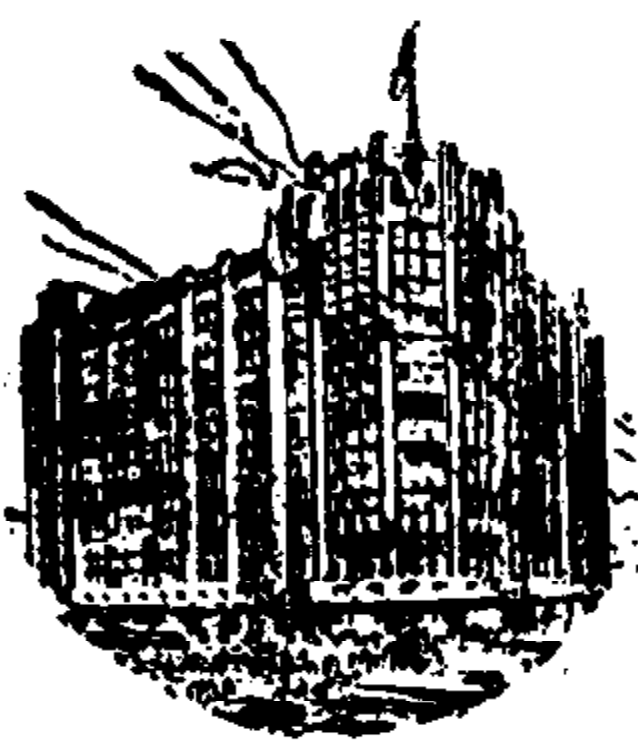
店商元一施先

設 附

分 霞 飛 路
電話八四六五八
西摩路靜安寺路
電話三五四五三

東亞旅館
東亞酒樓
東亞咖啡室
屋頂樂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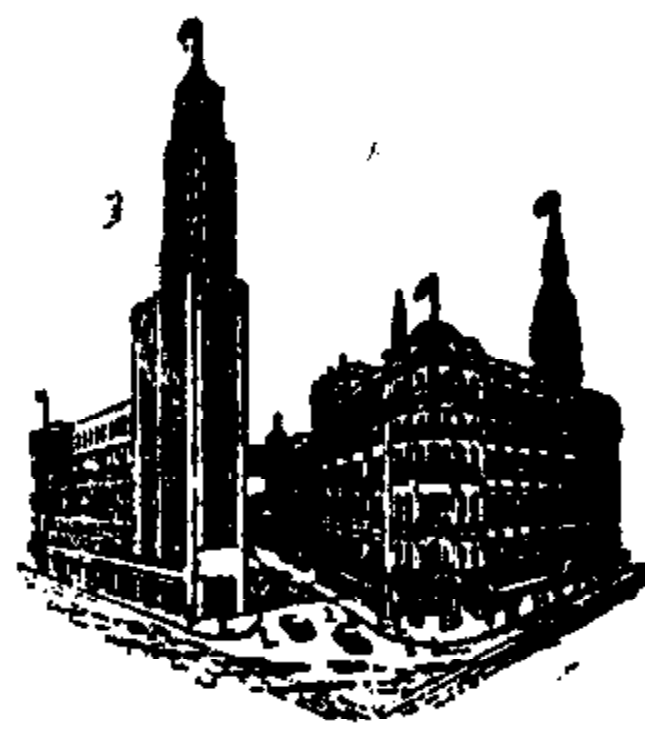
大 新 公 司



環 球 百
貨 商 店
屋 頂 大 新
遊 樂 場

路 京 南 海 上

永 安 公 司



美 搜 貨 環
備 羅 品 球

設 附

大東旅館
天 韻 樓
大東跳舞場
永安跑冰場

上 海
南 京 路